北方有佳人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故事一(1)
- 故事一(2)
- 故事一(3)
- 故事一(4)
- 故事一(5)
- 故事一(6)
- 故事一(7)
- 故事一(8)
- 故事一(9)
- 故事二(1)
- 故事二(2)
- 故事二(3)
- 故事二(4)
- 故事二(5)
- 故事二(6)
- 故事二(7)
- 故事二(8)
- 故事二(9)
- 故事二(10)
- 故事三(1)
- 故事三(2)
- 故事三(3)
- 故事三(4)
- 故事三(5)
- 故事三(6)
- 故事三(7)
- 故事三(8)
- 故事三(9)
- 故事四(1)
- 故事四(2)

- 故事四(3)
- 故事四(4)
- 故事四(5)
- 故事四(6)
- 故事四(7)
- 故事四(8)
- 故事四(9)
- 故事四(10)
- 故事五(1)
- 故事五(2)
- 故事五(3)
- 故事五(4)
- 故事五(5)
- 故事五(6)
- 故事五(7)
- 故事五(8)
- 故事五(9)
- 故事五(10)
- 故事六(1)
- 故事六(2)
- 故事六(3)
- 故事六(4)
- 故事六(5)
- 故事六(6)
- 故事六(7)
- 故事六(8)

故事一(1)

这是1925年5月的中国，济南。

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声，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徐徐驶入了济南站。零星的乘客待火车停靠稳当，便提起行李缓缓地走向车门。站台上的小贩们也抓起各式的商品跑近车窗，急切地向车上的乘客出售自己的商品，并不时东张西望，

神色紧张而谨慎。

今天的济南车站有些清冷，还透着一丝紧张的气息。其中一个车窗上，一双眼睛正透过玻璃努力地向外张望，饶有兴趣地看着站台上的景物。他叫夏希尊，一个三十来岁身着西服马甲的男人，浑身散发着一股子书香文人气，倒

与整个车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本在上海教书的他这次是携全家去北京赴职的，说起这一新的工作，且不论其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单说是由段祺瑞段总理亲自任命的，夏先生便不免有些傲气。在他身边坐着的二十多岁的女人是他

娶进门不久的妻子艾美，她身穿一袭鲜艳的旗袍，左手举着镜子，右手翘着兰花指，细捏眉笔，高挑柳眉，不时用眼角扫过自己的丈夫。对面的铺位上坐着一对姐弟，八岁的姐姐寄萍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如同纯洁的小公主，但眼神中却

又透着一股子倔强与机灵。弟弟子建比姐姐小两岁，同父亲一样穿着西装马甲，稚气未脱的他正紧紧地依偎在姐姐身边看着一本画书。

姐姐，给我念，给我念。 子建央求着姐姐。她没有理会弟弟的要求，径自说： 你先告诉我这个字念什么。 姐你给我念嘛。 你不说我就不念 。看到姐姐这么坚持，子建很小声地说 我不认识。 寄萍有些生气：

姐昨天才教过你的

就在姐弟俩争执的时候，艾美眼皮不抬地冲这边说： 寄萍，把上面的包递给我。 寄萍同样头也不抬地用眼睛盯了她一下，没有任何动作。艾美停下手里的眉笔，不满地看着寄萍，小姑娘毫不示弱地和她对视着。没办法，艾

美只能恶狠狠地瞪了女孩一眼，自己站起来去拿包。

在济南长大的夏希尊此时心里十分兴奋，都说近乡心怯，夏希尊却是一腔荣归故里的骄傲之情，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致，情不自禁地指点给自己的妻子看。艾美却十分不屑，一边从包里换支口红继续忙碌，一边不在意地往外面瞟

了一眼： 有什么好看的，老土的。 父亲的话引起了子建的注意，丢下手里的书，爬过去趴在父亲的身上伸长了脖子和他一起往外看。夏希尊慈爱地搂住儿子，继续给艾美讲解： 你知道什么，这个火车站，那可是德国人造的，在我

们江南可没有几处能比得了。当初送你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车站前拍的，你还记得吧? 不记得了， 艾美干脆的回道。

火车好像停得太久了，艾美有些不耐烦，正要出门质问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列车员，陪着一脸笑告知夏希尊一家今日火车会晚一些发车，原因是张宗昌成了山东省督办了，今天是他正式进驻济南的日子，全城戒严，

为他让道。

听说是段总理任命的。今天就要从天津到济南。津浦线上所有的火车都停开了， 列车员解释道。 他张宗昌什么了不起啊，不过一个胡匪 一边的艾美听不下去，气恼地抱怨。 艾美，不要胡说， 夏希尊赶快制止她

，回头又对列车员说： 那要停多久知道吗? 上面说，到晚上才能知道。晚上能不能走，全看这位张督办什么时候到了。 看样子火车真要停上一阵子了。

列车员走后，夏希尊关上包厢的门，妻子还在不满地嚷嚷： 什么世道啊，老段任命的又怎么样？你不也是老段任命的吗？给老段打电报，说你不去了，咱们这就回苏州去。 夏希尊好脾气地劝道： 你看你看，这一路上都高

高兴兴的，可别让这点小事扫了兴致啊，是不是饿了？我叫人送点饭过来？ 不饿。 艾美赌气地说。夏希尊又转头问两个孩子，寄萍和子建齐声回答不饿。这时候，车上的乘客因为无聊已经三三两两地下车活动了，夏希尊忽然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看情形恐怕白天是走不了了，与其在车里闷坐着，还不如下车玩玩，也算是故地重游，艾美你说如何？ 艾美显然提不起兴致： 这穷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济南可是名城啊，号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有名泉七十二，什么趵突泉、黑虎泉、金线泉、漱玉泉、珍珠泉，个个都是举世罕见。还有大明湖、千佛山，古人有诗言：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啊艾美似乎被他说动了，将信将疑地看着他，寄萍被他们的对话吸引，突然插了句： 这些我们课本上也学过的。 艾美仍然不服气： 吹吧，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比苏杭更美的地方。 夏希尊笑起来： 苏杭有着南方城市的灵秀，自然是美的，但济南也有济南的别致，不一样的韵味。你若不信，何不跟我下去看看？ 容不得艾美迟疑，夏希尊继续哄她： 走吧走吧。我自十七岁随父亲离开济南去了苏州，再也没机会回来过，此番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回来看看。寄萍，赶快领着弟弟，跟爹下车走走。 艾美还在犹豫： 可?总理让你赶快到任呢，这万一车开了 夏希尊打断了她的话，书生气的清高又显现出来： 段祺瑞有什么了不起，这等闲差我本就看不上的，远不如回上海教书乐得清闲。多说无益，走，咱们痛痛快快先玩够再说孩子的玩心是最大的，子建已经忙活着要下车去玩，寄萍却显出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冷静，试图揽住已经站起身的子建： 你愿意跟她去？你愿意？ 子建抬头看看艾美，便停止动作不动了。 寄萍，怎么还坐那儿不动呢？

故事一(2)

夏

希尊催促女儿，艾美侧过身子小声嘀咕： 她不想去，就让她和子建在车上吧。 夏希尊同样小声但耐心地说： 艾美，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母亲了，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啊，总不能自己也像个孩子，嗯？ 然后回头命令式地叫了一声：

寄萍。 寄萍没有办法，又盯了一眼眼神早已经望向别处的艾美，没好气地跟着下了车。

一家人先后上了一辆带布棚的马车。夏希尊从车里探出头交代车夫先去南边的商埠转转，车夫惊讶其对济南的熟悉，夏希尊心里暗笑：我可是在济南长大的啊。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城南的商铺，沥青铺就的路面干净整洁，马路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商号店铺，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和熙熙攘攘来往的人群向世人昭示出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寄萍从车窗里露出小脸，大眼睛里写满了好奇，认真地打

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也正是这个城市，注定改写了这个小姑娘的命运。马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夏希尊探出了半个身子，一边贪婪地看着路上的一切，一边在自言自语： 我走的时候，有这么多商铺啊，一转眼十五年的时间就过去

了，济南的变化可真大啊！ 说着又去回头问车夫： 有处叫做轩致茶庄的所在，你可知道？ 车夫连忙点头： 知道知道，那可是个雅致的地方，就在那小纬二路上是不是？我一个赶车的，来来回回地在那里走过，可从来没进去买过

茶啊，那里的茶都是专门伺候达官贵人的，哪是俺这样的下等人买得起的。先生为什么问起那里啊？ 夏希尊不由得直起身子： 不瞒你说，那就是家父开的。可惜后来他老人家一病不起，只好盘给别人回了苏州，不然的话，也许我们

一家现在还在济南呢。 一直没说话的艾美听了不高兴地撇撇嘴：不会的，那样你就没机会认识我了。

正说着，远处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朝这边跑来，嘴里惊慌地连声叫道： 岁儿，岁儿，你在哪儿，岁儿岁儿 跑到跟前看到夏希尊的马车，不由分说扒开布棚往里看，寄萍下意

识地侧过身搂紧弟弟，女人看到两个孩子，空洞的眼神忽然一亮，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嘴里念叨着 不是岁儿，岁儿，岁儿 ，自顾自地调转头叫着又跑远了。

车夫望着女人的背影，叹了口气： 唉，这几年兵荒马乱，你来了我走了，倒霉的是老百姓啊，这丢孩子的几乎天天见。先生，你看看你这对小儿女玉人似的，可得看紧了啊，真要丢了还不疼死人啊！ 夏希尊看了看自己的孩

子，笑了： 我这俩孩子，可是没人能拐了去。真想去看看轩致茶庄啊，又怕睹物伤情，罢了罢了。艾美啊，济南可是号称曲山艺海，说书的，唱戏的，热闹得很啊，好多的新鲜玩意，是你在苏州也不曾见过的。这新市场更是一处热闹

所在，咱这就瞧瞧去。

故事一(3)

马车拐了弯，远远地传来了嘈杂的吆喝声。只见得偌大的场子里，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什么店都有，什么人都有。这边一溜是商家店铺，那边一侧全是书棚，里面传出弦歌阵阵，夹杂着连连的叫好声。远处还有两个戏院，锣

鼓震天。中间的空地上，有人在摆摊卖唱，也有人在耍把式卖艺，还有人算命、测字，卖大力丸和狗皮膏药，热闹非凡。

夏希尊挽着太太，另一只一手领着子建走进场子，他们不同于平民的穿着和气质立刻引起了众人的目光。子建一进来就被吸引住了，东瞧瞧西看看新鲜的很，但他无论去哪儿，都被寄萍紧紧地扯回来。此时空地上有个吹糖稀的

引起了子建的注意，小商贩看到子建那专注的劲头，马上从锅里弄出一点糖稀，通过一根吸管一边吹、一边用两根熟练地摆弄着，很快糖稀就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孙悟空，炫耀地向子健展示。子建央求姐姐，寄萍不为所动，一刻也没

有放松拉着子建的手，嘴里连声制止： 不要，咱不要，脏！ 子建一步三回头，但最终还是被拽走了。

夏希尊兴致勃勃地给艾美介绍着济南的曲艺，可惜艾美并不感兴趣，皱着眉头直嫌吵闹。夏希尊兴致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依然热情地介绍着。他忽然抬头看见了庆顺茶园的牌子，嘴里笑道： 没想到这个茶园还在，倒比原来

还大了，来来来，咱们且进去坐坐。 这边一个伙计早已高高地挑起门帘，笑容可掬地把他们迎了进去。

庆顺茶庄是一个很大的场子，能坐一百多人。前面是舞台，下面是茶座，有茶客们正在喝茶；舞台上有个俊秀的女子正一手执板一手敲鼓，唱着山东大鼓。夏希尊一家捡了一张桌子坐下，马上就有伙计殷勤地过来伺候。夏希尊

热切地看着台上的演员： 她唱的不就是山东大鼓吗？ 伙计赔了笑答道： 是是，先生可真是好运气，她就是白大玉，唱山东大鼓里最有名的角儿！刚从天津赶回来就让先生您赶上了。 夏希尊面露喜色： 艾美，你且听听，和咱们

的苏州评弹相比，那可是丝毫不差的。 艾美没说话，只是撇了撇嘴。

子建此刻已经坐不住了，央求姐姐带他出去转转。寄萍正觉得无趣，看父亲不在意，站起身领了弟弟就想出门。夏希尊连忙制止了他们。一直没说话的艾美此刻倒插了一句： 你就让他们去吧，多大的孩子了还不放心，难不成

还日日捧在手心里？ 夏希尊无奈，得准了他们，还不忘叮嘱： 寄萍领好弟弟。 顺手递过几个铜板。寄萍答应着接过钱领了子建转身出门，留下了已经入戏的夏希尊和三心二意的艾美。

寄萍领了子建出门后直接来到吹糖稀的小贩面前，两个铜板就换回了子建喜欢的孙悟空糖人，并且认真地提醒弟弟： 只许看不许吃。子建兴高采烈地举着糖人，跟着姐姐在市场里闲逛，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

姐弟俩一会在书棚听说书的，一会又来到戏院里听戏，忙得不亦乐乎。这会儿子建正趴在戏院墙上的小洞往里看，寄萍怕父亲着急，催促弟弟该回去了。就在这时，面前的人群突然乱了起来，大家纷纷往一个方向跑，慌乱中只

听得有人在喊： 快看啊，张督办来啦 寄萍赶紧扯住子建，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望着望着，姐弟俩就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人群里走了。

人群在新市场的门外止步，路的两侧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寄萍和子建夹杂在人群当中。忽听得有人喊了声： 快看，来了！

远处走来十多名警察，一边走一边粗暴地把围观的人群往后推。随后是成列的礼仪士兵荷枪实弹而过；过去之后是马队，几十匹马排

成两行，整齐地行进。骑在马上的士兵穿着长靴，腰佩长剑，还别着盒子枪，十分威风。

故事一(4)

此时在茶馆听戏的夏希尊因久不见儿女回来，心中不免担忧起来，便来到了街上，奋力穿过人群挤到前面，焦急地四处张望。还好，他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寄萍和子建，松了一口气，隔着马路向姐弟俩招招手。寄萍发现了父亲，

也笑着向他招了一下手。

周围的人突然都激动起来，个个伸长了脖子，交口传递着： 过来了过来了，这就是张督办啊！ 夏希尊顺着声音转头去看，只见一个黑大个子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一手牵缰、一手扶着腰里的佩剑，威风凛凛、神情严肃地巡

视着人群。夏希尊看着他，不由得轻轻一笑，心中暗想：这个张督办也不过如此啊！

就在这时，从街对面的二楼窗户里突然撒出了数十张传单，飘飘摇摇地从马队上空中落下。一个警察发现了，猛地吹响了哨子，大喝一声： 赤党! 喊声惊动了张宗昌，他抽出佩剑，大喊一声： 抓住他！ 人群立刻乱成一团

，伴随着警察尖锐的哨声，有人跳起来抢传单，有人慌张地离开现场，警察和士兵一起往那座小楼冲

夏希尊吓坏了，连声大叫着： 寄萍，子建，快回来！ 然而汹涌的人流很快将他的喊声淹没，只见两个孩子被人群紧紧地裹挟着，惊慌的小脸一闪就不见了。夏希尊声嘶力竭地喊着他们的名字，拼命地朝那个方向挤，可哪里

还能挤得过去；人群一浪盖过一浪，反而把他越推越远

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奔跑的人群正慢慢散去。寄萍背转着身子，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子建的鞋子丢了一只，西装的扣子也少了几颗： 姐姐，我要找爹爹。 寄萍一边正色制止弟弟的哭声，一边四下张望，此时才发现

他们身处一条陌生的小街，周围的店铺正纷纷地关门。她连忙抓住一个正从他们面前跑过的人问： 叔叔，新市场在哪里？ 那人一把甩掉她的手说： 谁家的小闺女，还不赶紧回家，抓人哩 1 寄萍又去拦另外一个人，那人还没等她

开口就大声喊起来： 小闺女，快去找你爹娘啊，抓人啦！ 寄萍茫然地领着弟弟这边走走，又那边走走，不知何去何从。

这一切都被路边一个四十多岁的瘦子看在眼里，他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一直在打量着这姐弟俩。旁边停着一辆驴车，车上放着几个空筐，看样子好像刚刚送货回来。子建此时又哭了起来，喊着要找爹爹。瘦子走上前去搭茬：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兵荒马乱的怎么不回家还在外面转悠啊 1 寄萍如遇救星，忙向他打听新市场怎么走。瘦子大惊小怪地叫道： 新市场啊，小孩子家去新市场干什么？ 寄萍忙把刚才的经过说给他听，瘦子故作神秘，告诉姐弟俩

新市场如何远，还假惺惺的告诫他们： 幸好你们碰见我啊，要是落到人贩子手里，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爹娘了。还是我带你们去找吧。 寄萍和子建高兴的爬上驴车，瘦子诡异的一笑，招呼他们坐好，调转方向赶动了车子。

幸好是碰上了我，你们要是碰上了人贩子可这完了，再也别想见你们的爹娘了。 这里有人贩子吗？ 寄萍问道 有，咋没有？哪儿都有人贩子啊。 瘦子的话吓坏了子建，他紧张地往寄萍怀里靠了靠。觉察到弟弟的恐慌

，寄萍安慰道： 别怕，有我呢。

街道的混乱已经慢慢的停止，拥挤的人群也散开了，而夏希尊依旧没有找到儿女的踪影，心中不免更加恐慌起来，加快寻找的脚步，大声地喊着： 寄萍！子建！寄萍！子建！ 街上的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他抓住一个就

问： 大哥，看见一对孩子了吗？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高。 那人摇摇头，夏希尊又问一个蹲在门口洗菜的女人，女人同样茫然摇头。 夏希尊愣了愣，回头又跑

夏希尊满头大汗地跑着，正好看到艾美正坐在一个修鞋辅前修她的高跟鞋。 艾美，找到孩子了吗？ 艾美没好气地说： 上哪找？把我的鞋跟都跑断了。 面对妻子的冷淡夏希尊有些生气，但是确实也是，就他和艾美两个人

要想在这么大的济南城找人，就如同大海捞针。突然他想到了张督办，也许能拜托他帮忙找孩子，对艾美说了句： 你在这等着。 回头就拦了一辆洋车急急地走了。

故事一(5)

车刚停下，夏希尊匆忙从车上跳下来，往洋车夫手里塞了几个钱，回头就跑到门口，在门口站岗的两个士兵枪一横拦住了他。

哎，干什么的？ 其中一个士兵厉声问道，夏希尊陪了笑： 我找你们张督办有急事。 一听找张督办，士兵的口气松了，枪也收起来。 你是什么人？找张督办有什么事？ 夏希尊打开皮包，在里面找了找，找出张自己的

名片来递过去： 你把这个给张督办。我正在上任的路上，经过济南，孩子在今天的混乱中跑丢了，请张督办帮我找找孩子。 士兵看了看转身去报告。而此时的张宗昌张督办正在他华丽的办公大厅里为 赤党 的事而火冒三丈，对着

手下大发雷霆。 他奶奶的，老子打了半辈子仗，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地盘，弄这么个入城式，就叫几个小毛贼搅了。老子养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到用你们的时候了，你看看你们干的这好事！ 手下满头是汗，恭敬地低头不语。一个

军官喊了声报告出现在门口。 进来！抓到了吗？ 张宗昌问道，报告督办，一共两个赤匪，抓到了一个，跑了一个。 先把抓到的那个劈了再说！舅子，敢搅我的好事 1 张宗昌恼火地命令道。另一个军官又出现在门口： 报告

。 什么事？那一个也抓到了？ 一块劈了！ 这军官过来，把夏希尊的名片送上来，张宗昌正着看看，又倒着看看， 这是谁的爹娘起的名字？这不是欺负俺不识字么？这是谁？ 军官陪了笑说： 他叫夏希尊，说是段总理新任命的

教育部的官员。他说他正在上任的路上，路过济南，刚才那一阵乱，他的孩子跑丢了，请督办帮他找找孩子。 张宗昌把名片丢在地下： 他奶奶的，俺张督办是来给他看孩子的吗？张宗昌要个山东，老段推三阻四，教育部这种吃闲饭

的地方，他任命的官儿倒多。不理他！ 夏希尊还在门口等着，不时焦急地踮脚向里张望。夏希尊陪了笑，对士兵：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信儿？麻烦您再去问问。 士兵： 等着。 背了枪进去了。夏希尊心急如焚却只能继续在那儿

干等着。

珍珠泉门口是一条小街，小街伸展出去，接到一条大街上，以珍珠泉为界，分别为院东大街、院西大街。此时，那辆小驴车正慢悠悠地从大街上经过珍珠泉门口，从院西大街上了院西大街。远远的，可以看到夏希尊穿长衫的身

影站在珍珠泉门前。 怎么还不到啊？ 寄萍心里有些不安， 马上就到了，马上。那边还在乱着，咱们得绕着走。 瘦子哄道。就在寄萍说话的时候，夏希尊一惊，似乎听到女儿的声音，刚想回头，那个士兵回来了。 督办说了，他

没空。

夏希尊一听急了，也顾不得回头探个究竟，张宗昌可是他找到儿女唯一的希望啊， 他怎么可以这样？我是教育部的官员啊。你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亲自和他说。 他说着就要往里冲，两个士兵一起把他拦住。 哎，哎，你

干什么？你再闹对你不客气。 在争执中，载着寄萍与子建的驴车驶过了街口。

驴车缓缓的行着，在一个简陋的小院前停下，院子中有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瘦子从驴车上跳下来，回头陪着满脸的笑： 先进来歇歇吧，喝点水。 说着推开院门，朝里面叫了声： 他娘，出来，来客了。里边有女人答应了

一声。寄萍怀疑地看着面前的小院，搂着弟弟不肯下来： 不是去新市场吗？为什么到这里来了？ 新市场那边还在抓人。咱们一歇，马上过去。走了这么远的路，渴了吧？ 寄萍半信半疑地从车上下来，把弟弟也领下来： 你告诉

我们地方，我们自己去。 子建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口渴难耐，对姐姐说： 姐姐，我渴了。 听到子建的话，瘦子赶紧接话说： 这孩子，真是的。你不心疼你弟弟吗？进来喝口水，咱们马上就走。 正在说话间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屋里走出来，看到眼前的孩子，一怔。瘦子冲她使了个眼色，女人顿时明白，亲热地过来一手扯住一个孩子。 哟，这是谁家的孩子哟，长得这个俊俺家的拴儿正好想找个伴玩儿呢，赶快进来玩会儿。

故事一(6)

瘦子说： 你赶快弄点水让孩

子喝点儿，一会儿我得把他们送新市场去，他们的爹在那里等着呢。 寄萍抬头打量着女人，面前女人脸上的笑容和他们的对话让她打消了顾虑，跟着女人进去了。进入院子，寄萍四下寻找着，然后停下来，抬头问女人： 你说的小孩

呢？ 什么？ 女人一时没有明白寄萍的意思， 你不说有个小孩吗？ 寄萍瞪着女人问道， 噢，出去玩儿了。 女人支吾地说。看到女人的反应，寄萍一个寒战，领了弟弟回身就走，可是瘦子已经把院门别上了。寄萍害怕地大嚷

， 你干什么？你放我们走！ 瘦子还想哄她： 急什么？歇会儿，歇会儿。 寄萍哪里还能听进去，扑上去和他撕打： 骗子！你让我们走！ 瘦子挡住她，寄萍又撕又咬。她打不开门，瘦子也甩不开她。子建吓得在一旁大哭，被女

人紧紧地搂在怀里。突然，瘦子大叫一声，捂着胳膊松开了她，寄萍趁机打开了院门： 子建，快跑 1 子建大叫一声： 姐姐 1 寄萍一回头，愣住，子建被女人抱住了。女人笑着： 跑，你跑呀。小东西，没想到你还挺厉害。你跑

吧，只要你跑了，我立马把你弟弟卖了去。 寄萍浑身冰凉，再也迈不动一步，愣在那里。

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夏希尊坐在耳房里焦急地等着，本指望请张宗昌帮忙寻找孩子，可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来到了警察局。一个警察进来， 夏先生，长官让您进去。 夏希尊赶快站起来，随他进去。拜托

了警察局，塞了钱，说了好话，再加上再怎么说夏希尊是段祺瑞指派到北京的任职官员，警察局方面总算派出了一部分人去搜寻两个

孩子的下落。可是经过几天的寻找，无论在街上还是城门口，都没有寻到孩子的踪影，甚至一点点线索

都没有。

此时的夜已经深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夏希尊回到了旅店，望着近在咫尺的房门，夏希尊却一步也不想再往前迈，因为里面没有了寄萍与子建稚嫩的谈笑声，想到这里，夏希尊心口疼得如同刀割。

艾美正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百无聊赖地正在对镜化妆。化了几笔，又心烦地丢开了，站起来拿起暖瓶，发现是空的，提着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门开了，夏希尊进来。几天的功夫，他老了好几岁，胡子拉茬，很是落魄。 哟

，回来了？有信儿没？ 艾美故作关心的问道，只见夏希尊绝望地摇摇头，一屁股坐在床上，双眼无神，就那么呆着。 这都四天了，怕是不好找了。不过你也别太着急了。寄萍都八岁了，也不是那么好骗的。说不定带着子建回苏州了

呢？ 夏希尊突然捂脸哭起来： 如玉，如玉，我对不起你。你去的时候，我答应你把两个孩子好好养大，让他们有出息。可是我..... 我..... 艾美看着夏希尊，脸色沉下来。 唉，哭有什么用呢？你打算怎么办呢？ 找，找不

到这俩孩子，我也不活了。 夏希尊绝望地说道， 可是，警察把济南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着。你上哪找去？ 夏希尊呆着，回答不出，又哭起来。艾美偷眼看看他： 要我说，这俩孩子丢不了。寄萍这么机灵，怎么能丢了呢？要不

就是回苏州了，要不就是去北京了。哎，对了，一定是去北京了。 夏希尊抬起头： 你说什么？ 你想啊，你找他们，他们一定也在找你。找不到你他们会怎么办？寄萍知道你是要去北京的，她不会带着子建去北京找咱吗？说不定

，他们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夏希尊怀疑道： 怎么可能？她不知道我去北京哪儿，身上又没钱。 那孩子有办法。她的小嘴这么巧，和人家说她是去找爹爹的，人家还能不让她坐车吗？到了北京，她说不定会去警察局，一报案，不就找着了吗？依我说

，咱们赶快去北京。一来，你老是不去报到，说不定你这职位就成了人家的；二来，万一寄萍子建到了北京，找不到咱们呢？ 艾美一心想让夏希尊赶紧去北京，孩子丢了就丢了，可要丈夫把工作丢了，自己的生活可就没保障了， 孩

子都丢了，还挂记什么职位哟。 听到夏希尊这样说，艾美急了，可你辞了上海的教职，再把北京的职位丢了，以后咱们靠什么生活？退一万步说，希尊，就算俩孩子真的丢了，你就不活了？你不活，我怎么办？

故事一(7)

一边说着，一边靠

过去，搂住了夏希尊的脖子。夏希尊呆呆地看着她。艾美亲他一下： 你不是还有我吗？ 夏希尊想着，打了个寒战： 不行，我得找着这俩孩子，找不到他们，我绝不离开济南 1 可是这样的决心与誓言并没有坚持多久。

随后的几天寻找无果使夏希尊接受了现实，在艾美的软硬兼施下提起了他们皮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站台上夏希尊低着头，他没有想到这一行会把一双至爱的儿女遗失在济南城，艾美挽着他跟在后面。 快上车吧，车

就要开了。 艾美催促道，夏希尊没动，呆立着回身，看着面前的城市。 寄萍，子建，爹爹对不起你们。爹爹总有一天会再回来找你们的。爹爹会回来的。 艾美拉他一把，二人上了车，随着车门的关合，夏希尊与他的儿女从此被分

割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那简陋的小屋子里，寄萍和子建紧靠在一起，坐在床上，屋子里很暗，并不时地散发着霉味，这让两个孩子更加地紧张。为了不让两个孩子被认出来不是本地人，那对夫妻让他俩都换上了别人的衣服，打扮得象当地的孩子。

外面什么地方一响，子建吓得哆嗦了一下，往寄萍身上又靠了靠。 姐姐，我怕。 子建的声音里夹着浓浓的哭声， 别怕。爹地一定在找我们，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寄萍也十分害怕，但她现在必须安慰好弟弟。院里传

来脚步声，寄萍赶快搂紧了弟弟。

门一开，那一男一女进来。 这孩子，就认准了这床，不下来了。走，跟娘走。 听到那女人这么说，寄萍小脸气得通红， 呸，谁叫你

娘！ 咦，这孩子，真是个狼羔子。我不是你娘，你这几天吃的喝的谁的？告诉你们，

你们的爹爹不管你们，早就走了，以后，你们就跟俺们过了。 呸！ 寄萍一点都不信，又对显然信以为真，撅着嘴就要哭出来的弟弟说道， 别信她的，她骗我们的。 这孩子，咋就不信呢？以后，你们就是俺们的孩子了。放心

吧，俺们自家没孩子，会拿你们当亲生的疼着的。赶快下来，爹娘领你们赶集去，给你们买新衣裳。今天是山水沟集，集上可热闹哩。 子建听了姐姐的话，抹了抹眼睛，学着姐姐对男人说道： 呸，我们才不去呢。 寄萍却在动着脑

筋，扯了弟弟一下： 走吧。 子建疑惑地看着寄萍： 姐.....

寄萍扯他一下，二人下来。那一男一女看两个孩子就范，就忙着收拾着赶集的东西，把一些破铜烂铁之类的东西往两个筐里放着。趁他们不注意，寄萍一回身，从身后被子底下拿出她和子建原来穿过的衣服，情急地四下寻找着

，似乎想藏起来。这时瘦子对女人问道 西屋里还有几件旧衣裳，装上一块卖了吧。 在哪里？ 你这样的女人，连东西放哪里都不知道。说完二人一块出去，还没忘了把门锁上。

寄萍赶快跑过去，把两件衣服藏到了筐底下。刚藏好，二人又回来了，把一个包袱放到筐里。女人一手牵上一个孩子哄道： 听话。到集上给你们买好吃的。走吧。

瘦子挑着担子，女人一手领一个孩子在街上走。清晨，街上人并不多。寄萍东张西望着，寻找着机会。她眼睛一亮：一个警察背着枪，睡意还没消尽，东倒西歪地过来了。

寄萍偷偷看看女人，突然挣脱了她的手，拼命往警察跟前跑，同时大喊： 救命！救命！ 女人和瘦子都被她的举动吓住了。警察清醒过来了，寄萍已经跑到了他跟前，抱住了他。寄萍： 警察叔叔，救命，救命。 警察：

怎么回事？怎么啦？ 寄萍指着那对男女： 他们把我们拐了。那个是我的弟弟。警察叔叔，救救我们吧，帮我们找爹爹。

故事一(8)

警察对着瘦子问道： 怎么回事？ 瘦子稳了稳神，陪着笑过来： 老总，听小孩子瞎说呢。在家里不听话，她娘打她两下，她就说不是亲生的。这丫头，过来，别给老总添麻烦。 说着去扯寄萍。寄萍抱紧了警察的腿： 胡

说，谁是你亲生的？警察叔叔，我们是苏州来的，跟我爹爹去北京。我爹爹叫夏希尊。 女人抱上子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过来了： 这孩子，可真是个白眼狼埃你说娘就打了你那一巴掌.....

瘦子往警察的手里塞了两块大洋： 老总，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管呢？你就不敢动她一指头。 警察把大洋装进了口袋里，把寄萍的手扯开了： 你这个孩子，爹娘打你一巴掌，你就这么说，是对你爹娘忤逆不孝知道不

？老子高了兴把你关到局子里去。赶快跟你爹娘走 1

瘦子赶快扯了寄萍走，寄萍还挣扎着： 他真不是我爹，我爹叫夏希尊。警察叔叔，救救我们吧。

警察把枪一横： 他娘的，老子最看不惯不孝的人。赶快走！ 寄萍绝望了，愣愣地看着警察，被瘦子拖了回去。

集沿山水沟而设，卖什么的都有，人熙来攘往，十分热闹。女人把两个筐放到一旁，两个孩子在她身边。其中子建被女人搂在怀里。寄萍沉默在蹲在那儿，眼睛还在东张西望，不知转着什么念头。瘦子领了一对四十来岁的夫妇

过来，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把子建指给他们看。二人上下打量着，看样子十分满意。寄萍注意到他们，紧张地观察着。

那女人取出一个手绢包，打开了，取出几块大洋给了瘦子，瘦子装好了，领着那女人过来。瘦子和颜悦色地对子建： 孩子，给你买了件新衣裳，在这位婶婶摊子上哩。来，爹爹领你到这婶婶摊上试试。他抱起子建欲走，寄

萍看着心里明白马上扑上去，死死地扯住了弟弟的腿。嚷道 放开！放开我弟弟 1 瘦子： 咦，你这丫头，给你弟弟买新衣裳哩。

女人也从后面抓住寄萍，想把她拖下来，但寄萍象是和弟弟长在了一起，任凭她如何扯，就是扯不下来。寄萍： 骗人！又在骗人！你们是人贩子！谁敢买我弟弟，我就去告官，我送你们坐牢去！ 两个大人累得气喘吁吁，就

是无法把她和子建分开。子建哇哇大哭，再加上他们的撕打，引来旁边的人围成了一圈观看。

想买孩子的女人吓了一跳，赶快地： 你不说孩子是你自己的吗? 赶快，把钱还我。 瘦子无奈放下子建，陪了笑： 真是俺自家的。家里穷，养不活。 女人不信道： 赶快，把钱还我！ 瘦子看看围观的人，只好把钱还给

了她，女人匆匆走。瘦子对周围没好气地： 看什么看? 没看见过爹娘教训孩子的? 周围的人散去，瘦子怒目看着寄萍，寄萍毫不畏惧地和他对视着。瘦子： 再敢坏老子的好事，先把你卖了 1 寄萍瞪着瘦子咬牙道： 你敢 1 女

子小声地： 咋办? 叫她喊得全听见了。 瘦子想了想： 你在这儿看好他们，我再找个地方去。 说着匆匆走了。

女人讨好地对寄萍笑着： 你这孩子，咋不懂事呢? 给你们找个好人家不好啊? 他这个人，又嫖又赌，你们跟着俺们有啥好呢? 寄萍不理。她小脸绷得很紧，神情很紧张的样子，看样子也在动着自己的脑筋。子建哭着： 姐

姐，怎么办啊? 寄萍严厉地： 别哭 1 继续想着。

突然，她看到一位相貌周正、神情慈祥的五十多岁的老者（王大福），赶了一辆小驴车，正在旁边的粮食摊上问价。老人衣着整洁，看样子家境不错，人也不错。寄萍紧紧地盯着他。大福一路问着价过来，目光无意中和寄萍对

视了一眼，又别开了。可只有这一眼就够了，那是一双善良的眼睛。寄萍不再犹豫，隔着一条路一下子扑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大福的腿。 大伯，救我 1 老人被吓了一跳，一回身，看到了寄萍。寄萍抬着小脸： 伯伯，我和弟弟被人

拐了，还要卖了我们。伯伯，救救我们吧。 女人已经过来了，去扯寄萍： 这孩子，又在瞎说。 对大福慌乱地一笑： 俺家的孩子，别听她瞎说。

故事一(9)

可她无法把寄萍和大福扯开。刚刚两次呼救都没成，寄萍心里明白这可能是她和弟弟逃出去的最后希望了，她死死地抱住了老人的腿： 伯伯，救救我们吧，我爹爹会报答您的。求您了。 大福弯腰去扶她，对女人：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 她胡说的。这是俺家的闺女。不听话，打她两下，她就出来胡说。 女人又胡诌道，可街道上的人们已经看明白了，质问道， 你闺女咋说的不是济南话呢？ 刚才你咋要把男孩卖了呢？ 子建跑过来，抱着寄萍大

哭着。瘦子回来了，一看到这情景吓住了。

大福听明白了，很为难地： 这闺女，俺不是不帮你，是俺帮不了你。你这事儿，得找官府啊。 寄萍忙说道： 我找了，警察收了他们的钱不管。伯伯，求您，把我和弟弟一块买回去吧。等找到我爹爹，他会把钱加倍还您的

。 大福一听，吓得回身就走： 穷人家，谁能买两张嘴回去？ 寄萍心一沉嚷着： 伯伯..... ，可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和子建一起被瘦子和女人及时地抱住了。寄萍徒劳地伸着手大喊着： 伯伯，伯伯，求您了！

大福赶着驴车走，身后的声音使他忍不住回头。瘦子正在打寄萍，试图把她和子建分开，二人好抱着两个孩子离开。可他越打，寄萍和子建粘得越紧，一边搂紧了弟弟，寄萍还能忙里偷闲地伸腿踹他。两个大人累得气喘吁吁，

也无法制服这个女孩。看到这儿大福走不动了，站在那儿呆看着。惨烈的撕打在他面前继续着。大福把手伸进口袋里，犹豫再三，终于还是回来了。 停停，停一下。看把孩子打坏了。 大福对那两个人说道，撕打的人同时停下了。

大福看看寄萍，寄萍正用那样一种充满了希望的目光恳求地看着他。大福不忍地别开了脸。 伯伯！ 寄萍看到了希望， 你这孩子，俺哪有钱买孩子？ 大福为难的说， 伯伯，我爹爹有钱，他会把钱加倍还您的。 明白了

大福的难处，寄萍大嚷道。 你们这两口子，卖孩子不怕犯法吗？ 瘦子听大福这样说，赶紧陪上笑脸遮掩道， 这位大爷，你听小孩子瞎说呢。他俩就是俺们亲生的。送到南边亲戚家养了几年，回来不认了。家里实在养不活，这才想

给他们找个好人家。 大福不听他胡诌，直接问道： 你要多少钱？ 瘦子一看有戏，眼睛一转，心里一盘算说道： 你看这一对孩子，多水灵，都长到了七八岁，回家就能干活。没有二十个大洋是领不走的。 大福一听，吓了一跳，

回身就走。寄萍看得明白，奋力一扑，又把他抱住了。伯伯，求您了！我爹爹会还您的。

大福对瘦子： 你就是说下天来，我也没二十块大洋给你。我这儿有十块，你要，我就把两个孩子先领着；不要我就走，从这里出去我就去找警察。你看着办吧。 瘦子嘴硬地说道： 咦，你吓谁啊。我自家的孩子，警察管不

着。 福做出一副要走的架式： 你要这么说，咱就别谈了。 女人在后面扯了瘦子一把，恐惧地： 要不..... 周围的人也插上了： 告警察！告警察！ 瘦子还装强硬，声音已经虚了： 告就告，我怕谁。 又转向大福： 十二

个。少一毫也不行 1

大福低头看看，寄萍还用那样一种眼神看着他。大福叹口气道： 这闺女，总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袋，把里面的钱全倒了出来。 只有十一块了，原来打算买粮食的。 瘦子迫不及待地接过去： 归你了

。 寄萍大喜，赶快把子建拉过来，一起给大福跪下。 谢伯伯。 二人给大福叩头，大福急忙拦祝

瘦子和女人急忙收拾了担子欲走，寄萍却在后面叫了声： 等着！ 二一愣，看着寄萍过来，在一只筐里翻了翻，翻出了她藏好的衣服，见状二人目瞪口呆。寄萍瞪他们一眼，抱着衣服领着弟弟像王大福走去。

故事二(1)

大福在狭窄的城外小路上赶着小驴车，载着俩孩子往回走，一路走，一路回头打量这俩孩子，唉声叹气。刚刚看到这俩孩子在人贩子手里受苦实在是不忍心，一狠心就买了下来，可买了心里又不安起来，不禁自己嘟囔着， 你

说说，这是咋回事，去买粮食哩，买回来两张嘴。回去这还不杀了我?

听到大福说的话寄萍赶紧保证道： 伯伯，您放心，我爹爹可有钱哩，您刚才花了十一块大洋，我叫我爹爹还您二十二个。 大福笑道：这孩子，倒会算账了。几岁了？ 八岁。 转头又问子建： 你哩？ 寄萍替弟弟答

道： 我弟弟六岁。 大福听后又不禁皱了眉头， 八岁、六岁。正是能吃的年纪。天哪，回去怎么说？ 伯伯，我会给我爹爹好好说的，我爹可有钱哩。 可大福已经不理她了，愁眉苦脸的，一个人在那里嘀咕， 就说白捡的？不

行不行。这年头，有病啊捡两张嘴？再说，十一块大洋上哪去了？就说掉了？不行不行。一掉掉十一块大洋还不叫她吃了我？下馆子了？不行不行，长个什么肚子啊能吃进十一块大洋去？下窑子叫鸨儿坑去了？天，王大福，我看你是不

想活了.....

寄萍搂着弟弟，听他在那里嘀咕，不由得嘻嘻笑起来。大福被两个孩子的笑声拉回了魂： 你这丫头，笑什么哩？ 伯伯，您怕谁啊？寄萍问道， 我怕谁？我谁也不怕。唉，还不是为了你们这两个小东西？天哪，图了啥

呀。

说着话驴车拐进了一条不宽的巷子，两侧一溜全是店铺，间或夹杂着几户住户的大门。店铺以铁器居多，另外还有饭馆、杂货铺之

类。地面是青石板的，这儿那儿，有泉水从石板缝里冒出来，顺着石板缝汩汩地流。

车子顺着巷子往前走，大福还在一个人嘀嘀咕咕，子建则发现了新大陆， 姐姐，你看，地下冒水哩。 寄萍也好奇地看着： 怎么回事？哪里漏了？ 见到两个孩子那么惊奇大福说： 真是少见多怪。那是泉水，从地下冒出

来的。 寄萍大悟，对子建： 你忘了，爹地说过，济南是泉城呢。

两边铺子里的人见了大福纷纷招呼，看样子，大福是个好人缘。大福赶集回来了？ 咦，这哪来的俩孩子啊？赶集买回来的？ 大福赶快地： 可不敢胡说。 大福，家里来客了，晌午还得多要二斤馍馍。 大福爽声道

： 你就家里拿去吧。

大福家开一个馍馍铺，是那种前店后厂模式。前面临街的屋是作坊兼营业房，后院有一间没门的小屋，小屋里是一盘磨。后面还有几间房，就是他们的住处了。在小屋的另一边，有一个棚子，是拴驴的地方，里面有喂草料的槽

子。看上去，这是所谓的小康之家。多了没有，自给有余。

这院子里，应该还有一条小水沟，泉水就从水沟里汩汩流过。水沟上平常盖着青石板，用的时候，把石板掀开就能从里面打上水来。大福一家吃饭、蒸馍、洗衣全用它。

此刻，又一锅新馍馍出笼了，王大福的老婆，三十来岁的女人洪喜娘觑着眼睛，一下子把巨大的蒸笼掀起来，一大笼馍馍露出来。是济南特产的高桩馍馍，一个个又细又长，油光发亮，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洪喜娘面相刻薄，比大福小很多，看上去是个厉害又是非的女人。此刻，她喜孜孜地看着一锅馍馍，一边往萝筐里捡，嘴里也不闲着。

哪辈子造了孽哟，嫁给了这样一个死老头子。吃饭的时候一个赶仨，干活的时候见不到他了。好，好，好，叫他去买粮食，他正好有个机会上外面逍遥去，我看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看他回来的时候还吃饭不.....

正嘟哝着，门口有声音响起： 婶子，拿馍馍。

洪喜娘赶快放下手里的活，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来人是个青年，扎一个涂满了煤灰的围裙，脸上也抹着煤灰，看样子是从铁器铺里直接过来的。洪喜娘笑眯了眼，边往外走边说道： 来了来了。二乖，干到这会儿了，还没歇着

呢。回去和你娘说说，别挣钱挣迷了，孩子是自己的。

故事二(2)

二乖笑着： 俺娘还说婶子挣钱挣疯了呢。 啧啧啧，是馍馍值钱啊还是洋铁壶值钱？你娘那张嘴。多少？ 还是十个。

洪喜娘利索地给他往袋子里装： 刚出锅，你就来了。你娘的鼻子可真长。 拾完，又回身，找了块裁缝用的画粉，在墙上挂的小黑板上二乖的名字下面画了一道。二乖的名字，是写了一个二，下面画了一个圆脸，圆脸上两条

眉毛是往下顺着的。在这名字下面，已经画上了一个 正 字。这黑板上还写了好多人名，几乎每个人名里都有一个图案，人名下面有多少不等的 正 字。二乖看着她画，问道： 婶子，这是俺家的吗？你别和二愣家混了。 洪喜娘

自信地说： 混不了。你瞧，这才是二愣家的。看这两条眉毛了没？他这两条眉毛是往上立的。 二乖放心地笑了，夸道： 婶子就是有办法。婶子，俺娘说了，下一集就过来把账结了。 不慌不慌。老街坊了，什么时候钱凑手了给

就行。

二乖提了馍馍走了，洪喜娘回来继续捡馍馍，心里想着还没回来的丈夫继续骂着，突然听到后院的门一响。洪喜娘头还没抬就是一嗓子嚷道： 还知道死回来。

大福正赶了驴车进门，一边赶，一边担心地回头看两个孩子，迟疑地说： 要不，你们俩先在外面躲..... 话还没完，洪喜娘已经一阵风似的从前面旋回来了，一掀开门帘子，张口就骂， 叫你去买粮食，你死哪去了？下窑

子了，去赌钱了？你可算逮着机会了啊你..... 话还没说完，突然一愣，发现了车上坐着的两个孩子。洪喜娘的相貌不讨人喜欢，很有点象拐了他们的女人。寄萍不由得戒备地把弟弟搂紧了。

这.....这是咋回事？哪来的两个孩子啊？ 大福心里紧张的不得了，心想躲不过了，赶紧陪了笑但又不知道说啥，支支吾吾， 喜他娘，你听我说，这俩孩子.....俩孩子.....俩孩子..... 洪喜娘突然明白了，扑上去

抓住他就去抓他的脸，又哭又闹： 王大福，我还当你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谁知道你这么大胆啊，居然在外面养出孩子来了，还一养就是俩。说，那小狐狸精叫你藏在哪里？天哪，我不活了，怪不得我累死累活的，家里就是存不下

个钱呢。王大福，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一边哭闹，一边就低下头往王大福怀里撞，王大福被撞得踉踉跄跄，好不容易站住。大福一听赶紧说道， 喜他娘，喜他娘，你听我说，你想哪去了？我就是有天大的胆，除了你，人家也没人看

上我埃 洪喜娘闻听此言，抬头端详他，好象突然才明白过来， 天哪，我就嫁了这么个没人要啊，当初怎么就瞎了眼呢？老话说得好啊，今日捡，明日捡，捡了块牛粪糊住了眼啦。咦，不对啊，那这俩孩子哪来的？ 大福吭哧着：

这俩孩子.....俩孩子..... 洪喜娘一看，抓住他又要给他闹，大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我买来的。

洪喜娘愣住，不相信地看看他，又看看这俩孩子，再看看空着的驴车。 叫你去买粮食，没买粮食，把买粮食的钱买了俩孩子？ 就是。早起给了你十一块大洋呢，叫你买几袋子麦子再给我买件洋布褂子。你都花了？

我说十块，人家不干，十一块大洋全拿走了。

洪喜娘仍然不敢相信地看看他，看看驴车，再看看孩子。大福陪着笑： 喜他娘，你听我说..... 洪喜娘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下，拍打着两条腿就哭起来， 天哪，我不能活了，我得找个地方死去。这是什么人哪，又老，又丑

，还是个没人要。蒙着眼嫁给他，指望过日子的，他就敢这样胡作非为埃十一块大洋，买回来两张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哟。我不活了，我还是死了的好。我死去，我跳趵突泉去，我跳大明湖去。不许拉我，谁也不许拉我.....

一边说着，一边就爬起来，做出一副真要去寻死的架式。大福当然得又拉又劝： 喜他娘，喜他娘，你听我说嘛，你听我好好说。 洪喜娘很厉害地： 说什么说？你还有啥脸说？你到底按的什么心啊？这孩子的娘和你是啥关系啊？

故事二(3)

大福看看俩孩子，故做神秘： 他娘，你过来，你过来听我说。我可是做成了一桩大生意。 听到这儿寄萍警惕地看着他们。洪喜娘顿时注意起来： 什么大生意？你把钱全赔进去了还有什么大生意？ 你过来，过来我和你说嘛。

他的神情很神秘，洪喜娘终于禁不住诱惑，被他拉到院子另一角去。寄萍一直盯着他们，把弟弟搂紧了。大福小声地对洪喜娘： 我哪是给你买回来两张嘴啊，我是给你买回来两个大元宝。 洪喜娘一愣：什么？ 大福远远地指一下

俩孩子： 你看这俩孩子了吗？你看出和一般孩子有啥不一样了不？ 洪喜娘看着： 有啥不一样？多长了个鼻子？ 你这个婆娘。别盯着人家看，叫人家看出破绽来。 洪喜娘不明白了： 啥？你啥意思？ 大福： 我告诉你，这

俩孩子，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一时遭了难，叫人贩子拐了。她爹是钱人，路上说了，家里的钱都长了毛，天好的时候都得搬出来晒。这么大的孩子了，什么事都能记得清，还怕找不到他们的家吗？到那时候，咱十一块大洋买进来，他爹

不给咱翻一倍回来，咱不还他。 洪喜娘远远地打量着两个孩子：真的？ 大福： 不真的还骗你不成？你仔细看看这俩孩子，是不是细皮嫩肉的，和咱洪喜不一样。

洪喜娘过来，仔细打量着两个孩子，还搬起子建的脸左右看，寄萍看着厌恶地挥起小手，一巴掌把洪喜娘的手打开了，警惕地瞪着她，说道 别碰我弟弟！ 。洪喜娘哼了一声，对寄萍说道， 小丫头，花了我家的钱，看把你

厉害的。 转身回到大福身旁，频频点头： 是富人家的孩子。翻一番可不行。咋说咱也得给他要三十块大洋，起码也得二十五。 大福笑

着： 天底下没有比你更财迷的。 知道把洪喜娘安抚下了，走过来，对寄萍： 下来吧，到家

了。

可寄萍刚刚看到了他们背着她不知道商量什么，心里一紧，昂起头故作坚强地质问道： 你们想把我们怎样？ 咦，这小闺女，人小鬼不小。 怕寄萍再生疑心，大福急忙阻止洪喜娘，对寄萍： 不会怎样。不是帮你们找你

爹吗？ 找到爹以前，咱就住在这里。下来吧。

寄萍下来，回身又扶弟弟下来，接着把带来的衣服抱在怀里。洪喜娘眼尖，一眼看到了，伸手要拿： 咦，这是什么？ 寄萍把身子猛一转躲开了她： 我们的东西，你别碰。 咦，这小闺女，这么厉害。你可是在我家里。

寄萍气势一点儿不输： 将来我爹爹都会加倍还你的。 好好好，记着你的话埃 大福： 进屋吧。饿了吧？ 馍馍刚出锅.....

话还没完，突然一个女人从开着的院门里进来，一进门就嚷起来： 王大福，你只管生孩子，你还管孩子不？ 这孩子还有爹不？ 没人管我可替你们管了啊，到时候别说我没告你..... 大福赶快陪笑： 他婶，这是怎么啦？ 洪

喜又惹你生气啦？ 女人过去扯他：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干的好事去。俺孩子都快叫他摔死了。王大福我可告你，俺孩子要有啥事，我和你没完。俺全家上你家来住着去 1 大福害怕地： 啊？ 孩子没事儿吧？ 咱赶快找

个大夫看看啊。洪喜这个狗东西，他回来我饶不了他。 一听这话，洪喜娘却不愿意了： 你知道啥事啊你就先认上不是了？ 是咱洪喜惹的事吗？ 长顺家的你这也不是头一回了，俩孩子一块摔跤，谁不碰谁那还叫摔跤吗？ 动不动你就上

俺家来撒泼，有你这么护犊子的吗？ 你当俺家好欺负还是咋的？

女人放开大福，和她闹起来： 呸，还不知道谁护犊子。上回是谁因为俩孩子屁大点儿事就上俺家去寻死上吊啊？你还有脸说呢你。 洪喜娘眉毛一竖，叉腰骂道， 哎，不和你和般见识你还来劲了。你家欠俺的馍馍钱你还没

还呢。白吃着俺家的馍馍还上俺家来找事啊你..... 大福赶快扑上去把她扯开了： 算了算了，说俩孩子的事儿呢，咋又扯到馍馍上来了？他婶子，别生气，你先回去，等那狗崽子回来，我非好好教训他不可..... 洪喜娘心下大怒

，平时最受不了王大福的窝囊劲： 哎，你啥意思啊？是洪喜的错吗你就教训他？ 不管她在后面怎么闹，大福还是挡着她，把女人送走了。女人的嘴还硬着， 大哥，要不是看着你是个老实人，今天我就不算完。 大福赶紧接话道，

是，是。慢走啊您。 直到把人送远后，才回身把门关了。

故事二(4)

一回头，洪喜娘就在他脸上抓了一下： 天哪，我不活了。咋就找了这么个窝囊废啊。别拉我，我死了算了。 说着就要往门外冲，被大福死死地拖住。大福也不知道咋劝，只一味地喊： 他娘，他娘..... 寄萍用嫌恶的目光

看着他们。显然，这一切和她生活的环境相距太远了。

正吵得不可开交，门突然开了，一个穿着破烂，腰里扎一根草绳、长相很粗野的男孩从外面闯进来，还没进来就大喊大叫开了， 谁? 谁说是我的错? 我不在家谁替我认错了? 大福看见儿子洪喜回来了，放下老婆就过去抓住

他。 你这个狗崽子，叫你念书你说脑袋疼，叫你干活你说没力气，闲着没事去学什么摔跤? 学那玩艺是能吃啊还是能喝? 我看你就是欠揍。 说着举手就要打。巴掌还没落下就被洪喜架住了，动弹不得。大福努力了几次，根本不是儿

子的对手。还没摆脱儿子，老婆又从后面上来了，两个拳头在他背上擂。 我叫你个没出息的，我叫你个窝囊废，在外面叫人家欺负，回来照着老婆孩子使劲 子建看着这有趣的一幕，不由得嘻嘻笑起来，被寄萍赶快扯了一把。

正在和父亲纠缠不清的洪喜突然一愣，看到了站在一旁的寄萍和子建。准确地说，他现在看到的只是寄萍。八岁的寄萍，尽管此刻也是破衣烂衫，但那眉眼里，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一下子把这个粗鲁的男孩镇住了，洪喜

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寄萍注意到他的目光，戒备地把子建往自己面前揽了揽。被寄萍吸引的洪喜，放开了父亲，虚张声势地说： 娘，这是谁? 这是谁跑咱家来了? 还问哩，你爹干的好事，十一块大洋买来的。 啊? 洪喜觉得

简直不可置信，大福赶快解释： 不知谁家的孩子，叫人贩子拐来了。我看着可怜，先买回来，等找到她家，再把她们还回去。 洪喜还在愣愣地看着寄萍，不自觉地扯了一下自己的破衣裳。寄萍目光冰冷，倒是子建，却满是欢喜地冲

着洪喜一笑。洪喜注意到子建的笑容，便装着不看寄萍，只盯着子建过来了： 你叫什么？ 子建。 子建？哥给你个好东西。 说着，手伸到褂子口袋里去掏，子建好奇地盯着。 坏了。 子建惊奇地问： 怎么啦？ 只见洪喜

塞在口袋里的手慢慢地把褂子下摆反过来－－口袋漏了，两根指头从里面伸出来。子建被逗乐了，冲他嘻嘻笑着。洪喜这才装做很傲慢地撇了寄萍一眼： 你哩？你叫啥？ 你管不着。 寄萍傲气十足地说，这个蛮横的乡下小子她看

都不想看一眼， 我姐姐叫寄萍。 子建看样子挺喜欢洪喜的，寄萍训斥地： 你多嘴1 咦，你是俺家买来的。 洪喜瞥了寄萍一眼，而寄萍干脆把头一别，理也不理他。想起刚才来训斥王大福的那个女人，子建好奇地问洪福：

你刚才真把人家快摔死了吗？ 洪喜炫耀地比划了一下： 哼，就这么轻轻一下，他就趴那儿不能动了，真不抗摔。 真的？ 子建瞪了瞪大眼睛问，洪喜装做要抓他的样子： 要不要试试？ 见状寄萍马上护住弟弟： 别动我弟弟

1可子建一点都不在乎崇拜地看着他的拳头问： 你的劲很大吗？想试试？来，咱俩掰掰手腕子。 子建欢喜地把抓他的手，寄萍扯他回来，子建把姐姐的手扯开了： 你让我试试嘛。 他用两只手抱住了洪喜一只手，刚想用劲

，洪喜已经一抬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转开了圈子。子建大声地笑着： 哥哥，让我下来，让我下来。 大福和洪喜娘在一旁看着也笑了。 这小东西，认哥哥认得倒快。

故事二(5)

大福家共三间屋，分东西间。此刻，寄萍紧紧地搂着子建躲在墙角里，屋里挤满了人，全是街坊邻居。王家买回俩孩子的事把他们全招来了。一双双目光在两个孩子身上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七嘴八舌的说着两个孩子。 大福，

你好福气，一下子多了俩孩子。你看看这俩孩子，小玉人似的。天，这是谁家，一下丢俩孩子，还不疼死了？ 嫂子，还还人家吗？你看这闺女长这么俊，干脆留下，给洪喜当个小童养媳妇算了。

人们粗鲁地笑着，还有人试图伸手在寄萍或者子建脸上摸一把。子建吓得要哭，直往寄萍怀里钻。寄萍紧张而戒备地盯着这些人，努力往墙角里缩着，目光里充满了敌意。

洪喜远远地站在墙角另一端，透过人缝看着寄萍。洪喜娘满屋子张罗给邻居们倒水，一边和大家打趣着，大福则守在两个孩子身边，笨拙地保护着他们。

可不敢胡说。 大福赶紧解释道， 这是人家的孩子，得还给人家的。 看寄萍害怕，又温和地对寄萍说： 孩子，别怕。这都是些老街坊，和你们说笑话的。 突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俩孩子？我看看，叫我看看。

人群分开，进来一个穿长衫的。长衫已经破了，打着补丁，头上却戴了一顶水獭皮的帽子。来人有四十来岁，一副油头滑脑的样子。他就是街上说山东快书的老李。大家看他进来，一起起哄： 老李来啦。 又从哪里偷了顶

帽子？这什么天了戴狗皮帽子？

老李珍惜地把帽子拿下来，顶在手上向大家炫耀： 狗皮帽子？不识货了吧？告诉你们，水獭的。知道哪来的吗？县东巷赵家，不是印染铺破产了吗？当到当铺里，成死档了。要不是季节不对，咱能买得起水獭帽子吗？ 有人

说了句： 你看你这破长衫，配得上这帽子吗？ 那怕什么？有了钱再配呗。 又有人在外面喊了声： 老李，老李，你家里失火了。 老李动也没动，弯腰去看寄萍和子建。身边另一个人笑起来： 他不怕家里失火，就怕自己掉水

沟里。值钱的东西全在身上哩。 呀，就这俩孩子？王大哥，你发财了，发大财了。 老李故作神秘地说。洪喜娘一听赶快问道： 怎么？你会看相？ 我就是不会看相，也看出这俩孩子来历不凡。大哥，俺老李先给你道一个喜。

等你发了财，可别忘了俺老李埃 不会看相，你说了也不准。 老李说道 你不信？郭瞎子呢？你没叫郭瞎子算算？ 洪喜娘： 别提他。又有十天半月没见了，也不知道云游到了哪里。 有人撺掇老李： 老李，老李，这儿人多

，说一段，来，说一段。 老李： 说一段，你们给钱？ 说得好就给啊。

老李真从长衫里掏出一对钢板来，叮叮铃铃响起来： 说了个英雄叫武二郎..... 突然看见寄萍正盯着他，赶快收住了： 不行不行，有小闺女在这里，说不得说不得。 洪喜娘笑着： 这老李，就是嘴上缺德。

大福趁机站起来： 诸位，这俩孩子刚来，时候不早了，各位就回家歇了吧。明天再过来坐。 大家拥着老李： 走，上你家听书去。走走走。 老李被拥了走，还没忘了回头对大福说了句： 信我的话，这俩孩子值大价钱。

屋里静下来，大福看着紧张的寄萍和子建，说道， 放心吧，大爷不会卖了你们的。 这时洪喜娘扯上洪喜要去听书， 俺不去，你自己去吧。 大福看老婆要去听书埋怨道： 你这个婆娘，一天不听书就活不了咋的？两个孩

子住哪里，你得安排呀。 洪喜娘还是往外走： 那可不行，杨家将刚说到要紧的地方，一天不听接不上了。 一边说着就走了。大福无奈

地看着两个孩子： 没办法，她这个人就是个书迷。咱等着吧。 洪喜对子建招手： 来，跟哥

到东间里玩儿。 子建要去，寄萍不让，子建还是摆脱了她的手跟着洪喜去了。大福看着不放心的寄萍，悠悠地抽着烟： 叫他去吧闺女，小小子儿亲小小子儿。

故事二(6)

夜撑起黑色的帷帐将地上的一切遮盖起来，各家亮起昏暗的灯火点缀着黑幕。此刻的洪喜娘正在收拾西间里的床，准备给寄萍和子建睡，大福抽着烟袋蹲在门槛上。寄萍仍然把弟弟揽在怀里，依在墙角里看着。洪喜娘还沉浸在

书里，一边打扫着床一边抹泪： 你说说，那皇上爷咋就这么昏啊，不听忠臣的，专信奸臣的。 那都是书，书里的事儿你也信。 洪喜娘不理大福，接着说道 那说书的老魏也不是东西，一到要紧地方他就过来收钱，有心赶快走吧

，又惦记着后边的。 大福嗤笑道： 要不怎么说你傻呢。 洪喜娘一听厉害起来： 你才傻，你才傻。你去听戏，一出戏就要一两毛钱，回来还替戏里的人掉眼泪，你说说你不傻?

大福嘿嘿地笑起来。

洪喜扛了一床被子从外面进来： 来了，被子来了。 洪喜娘回头看看： 这孩子，把新被子扛来了。你娘还不舍得盖哩。 洪喜： 我知道该扛啥被子啊。 大福说道： 扛来了，就盖吧，反正早晚是要盖的。 洪喜娘不再

坚持，一边收拾床，一边心怀鬼胎地偷眼看着俩孩子。 寄萍，你是叫寄萍吧? 你爹爹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他叫夏希尊。 大福： 你看，我说了，八九岁的孩子，什么都记得。 洪喜娘： 他是干啥的? 寄萍： 爹爹原来在上

海教书，后来不教了，正准备上北京呢。 洪喜娘： 好好的上北京干啥去? 不是北京那边打仗吗? 寄萍： 我听爹爹说，是段总理任命他当什么官呢。 大福和洪喜娘都吓了一跳。洪喜娘： 你说是段总理段祺瑞? 寄萍： 不知

道，反正是段总理，我听爹爹这样说的。爹爹正领了我和弟弟去北京呢，在济南遇上什么督办来济南，车不走了，爹爹带我们下来

玩，就走丢了。 子建天真地插上句： 是好多人把我们挤走的。好多好多的人。

大福想说什么，洪喜娘阻止他，拿起寄萍放在床头的衣服，抖开了，是寄萍的小白裙。洪喜惊讶地张大眼睛，傻傻地看着。洪喜娘：这就是你来的时候穿的？ 寄萍： 是。那是我弟弟的。 大福和洪喜娘交流一个眼色，洪

喜娘显得很高兴。洪喜娘小声地： 还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洪喜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寄萍。洪喜娘：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你娘哩？ 寄萍： 我娘已经死了。 洪喜娘： 啧啧啧，可怜见的。 子建： 可是我爹爹又给我们找

了一个新的娘。 寄萍： 别提她！她才不是哩。

洪喜娘明白了，看看大福： 这要是亲娘，孩子准丢不了。 大福问道： 寄萍，你爹在北京哪里你知道吗？ 寄萍摇了摇头： 不知道。我们还没走到北京呢。 大福想了想，又问： 那苏州的家呢？苏州的家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了。我们家在苏州的书院街上，是一个大院子。爹爹在上海教书，我和弟弟就在那个大院子里长大。 大福听后嘴里嘟囔着：书院街，书院街。 对洪喜娘说： 你听听啊，一听这名，人家她爹就是有学问的。 洪喜娘

向寄萍问道： 书院街多少号你知道吗？ 7号。不过到了书院街，没有不知道夏家的。伯伯，你能帮我们找我爹吗？ 大福点了点头道：能，当然能。 说完就安抚着孩子们睡下。

同样一张床。洪喜贴着墙根睡了，大福和洪喜娘打着通腿坐在床上，还在嘀嘀咕咕。洪喜娘显得很高兴，连看大福的目光都有点妩媚： 真看不出，你老实得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还能平地里捡回大元宝来呢。 大福哼道：

我说什么来着？ 洪喜娘： 可上哪找她爹去呢？北京住什么地方她又不知道。 咱去苏州。丢了孩子，夏家总不能不着急吧？他一定得给

老家打招呼。找到她苏州的家，还怕找不到她爹？ 洪喜娘兴奋地说：你说，等找到她爹，

咱给他要多少钱呢？可是俩孩子啊。 大福瞥了一眼洪喜娘道： 你这个人，就是贪财。 可自己也忍不住算起来： 她家要真是大户人家，二三十块大洋又算什么？咱可是把两个孩子从人贩子手里救下来的。 洪喜娘说： 对。

故事二(7)

翻一

番咱肯定不答应。那你说咱给他要多少？两番？ 大福担心地问： 太多了吧？人家别说咱讹人家。 洪喜娘理直气壮地： 怎么是讹他？没有咱，他孩子这会儿还不知道被卖到了哪里。 大福犹豫一下： 说得也是。那就两番。到那

里再给他讲。 洪喜娘： 可就是路太远了，这路上还得花钱。 大福： 舍不得孩子也套不住狼啊。 洪喜娘也算了过来，看老婆想通了，大福笑着吹灭了灯准备入睡。黑暗里，响起洪喜娘兴奋的声音： 他爹，你掐掐我，你掐掐我

，这是真的吗？真把元宝捡回来了？不行，还不能睡。洋火呢？你把洋火放哪了？ 大福不知道喜娘要干什么，只听喜娘说， 几十块大洋，那还不得装半口袋？不行，我得给你裤子褂子上缝上暗口袋。穷了半辈子，可别一发财就叫贼

惦记上啊。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得老高，可寄萍和子建还在睡着，子建本就贪睡，寄萍却是因为晚上睡得太晚，昨夜东间大福里的声音时断时续，寄萍一直很警觉地支着耳朵听着。洪喜娘看两个孩子还不起，便来到她们床头，推了推他们

。 寄萍，寄萍，快起。今天你大爷就要去给你们找家去了。 寄萍本就睡得不沉，一听这话一下子醒过来，骨碌一下爬了起来。大福拿着一个馍馍，就着咸菜正在吃饭，洪喜端着口小锅从外面进来，里面是刚刚去买的甜沫。洪喜往父

亲碗里倒着甜沫，压低了声音问： 爹，你真要上苏州给他们找家去？ 啊。怎么啦？ 洪喜说不出来，憋了一阵： 凭什么呀？咱买回来的孩子，凭什么还他们呀？

正好洪喜娘领了寄萍和子建出来，寄萍听到了这句话楞了一下，然后就狠狠地瞪着洪喜。 不还人家，你养得起这两张嘴啊？ 随即又转向寄萍，温和地： 赶快吃饭吧。大爷今天就去苏州，帮你找家去。 谢谢伯伯。 寄

萍高兴的说，洪喜恼了： 就是找到，也不能白给他们。不给一百个大洋，别想领走孩子 1 伯伯，带我们一起去吧。 寄萍在心里骂着洪喜，赶紧对大福说。 想这么走了？没门，得押在这里当肉票呢。 听到这话寄萍盯着洪喜的

目光几乎要喷出火来了。 胡说啥呢？ 大福冲儿子吼道，然后转身对寄萍温和地说： 闺女，这回不能带你。这仗还没打完呢，路上不太平。再说，你大爷也拿不起三个人的车票钱。你放心，只要找到你家，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接你们

。 寄萍失望地低下头。

大福吃完饭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转头对洪喜嘱咐了几句，然后就出门了。寄萍搂着子建站在门口，看着背了小包袱的大福离去。洪喜娘也站在那里送着， 早回来啊。 大福回身向两个孩子招手： 放心吧，找着了我

就回来 1 寄萍用期待的目光盯着大福的背影很久很久，直到消失在视野里。

自从大福离开济南去苏州找寻寄萍的家人，寄萍每天都会搂着弟弟或者自己一个人站在馍馍铺门口，向大福离去的方向张望，等待父亲身影的出现。有时她会等到深夜，这时小巷里已经没了人，可寄萍仍然站在门口，向那个方

向张望。

有一天早晨，寄萍站在门口张望，晨雾里出现了一个人影，看上去很象大福，要见到父亲了，寄萍兴奋地叫着跑过去，近了，才发现不是，又失望地回来了。她并不知道，在另一座城市里，大福为她寻亲的道路走得并不顺利。

大福经过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寄萍所说的地方，在一条清静整洁的小街，果然有一个大院子，黑漆大门紧闭着。大福看到黑漆大门停下来，抬头张望着，没找到门牌。

故事二(8)

正好有个提了酒的伙计经过，大福赶快陪了笑过去。大福问道：这位兄弟，这街上有个夏家吗？ 伙计冲黑漆大门一呶嘴： 这不就是夏家吗？ 大福： 当家的是叫夏希尊吗？ 伙计： 不知道。这街上就这一家夏家。

大福连连道谢，伙计走后，大福壮壮胆子，过去拍打着门环。门内传来轻碎的脚步声，片刻，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花衫上衣，看上去象佣人的中年女人出现在门里。大福急忙陪笑： 我是打山东济南府来的。我找夏先生

，夏希尊先生。 这里没姓夏的。这家姓苏。你再上别处问问吧。说着就要关门。大福急了，赶快过去推住门： 这位大嫂，求你，进去通报一声。我问的明明白白，这家姓夏。我有急事，夏家的两个孩子丢了，现在都在我家哩。

你等着，我给你进去问问。可这家不姓夏。 说着关上门进去了。不一会儿女佣回来对大福解释道， 哎，我给你问清楚了。这家原来住着姓夏的，现在卖给我家主人了。 大福急了： 什么？那夏家的人呢？搬哪去了？ 我家

主人说，夏先生一家去了北京。 大福急问道， 不是他走了以后还有亲戚在这里吗？亲戚呢？ 我问过了，我家主人说不知道，你再上别处问问去吧。 女佣说着要关门。大福赶快把门推住： 大嫂，大嫂，夏先生的两个孩子丢在

济南了，在我家里放着呢。他回来打听过吗？你家主人没说？ 没说。我们家也是才搬来不久，你再上别处打听去吧。 哎，哎..... 大福还没来得及说完，门在他面前关上了。大福愣着，回过身看看面前陌生的街道。 天哪，

这可怎么办呢？连回去的盘缠都没了。

大福家的院子里子建正蹲在地下看蚂蚁玩，洪喜从大门里伸头探脑地伸进头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了声音叫： 子建，子建。 子建一抬头，赶快跑过去。 你姐哩？ 洪喜小声问道，子建指指馍馍房那边，也神秘地问：

干什么？ 洪喜笑道： 不在啊？不在就好办了。子建，你不是想跟我学摔跤吗？走。 子建一听高兴地问： 真的？你教我？ 然后就兴冲冲地跟他走了。

洪喜领着子建顺着泉边跑向前面，正有一伙人围在那里，叫好声不断地传出来。二人挤进人群，只见人群中两个孩子正在摔跤，一个十四五岁了，长得很壮，另一个个子比他还高，但比较瘦，两人扭在一起，一会儿的功夫，瘦

的那个就被壮的摔在了地下，引起一片叫好声。

两人看来都是有师傅的，瘦孩子的师傅把瘦孩子叫到身边，向他嘀咕了几句，拍了拍他肩又推进去。与此同时，壮孩子的师傅也把壮孩子叫到身边说了几句，两个孩子又扯到一起扭起来。这一次瘦孩子坚持得时间很长，围观的

人不断给他打气，师傅也紧张地守在一旁大声地提醒着他战术。

洪喜和子建站在人群中看着。洪喜很会摔跤，看出了壮孩子的破绽，大声给他出着点子， 腿！腿！绊他的腿！ 瘦孩子没领悟，呆头呆脑地一抬头，就这么一愣，被壮孩子抓住，使劲一摔，瘦孩子再度被摔在地下。洪喜遗憾

地说道： 嗨，笨蛋，叫你绊他的腿呢。 瘦孩子师傅一听不愿意了： 你这个孩子，懂规矩吗？多嘴多舌。有本事你和他摔摔。

洪喜打量一下壮孩子，比自己要高上一头。壮孩子也炫耀地向他示意一下。 摔就摔。 洪喜边说着边脱下上衣，交给子建，光着膀子就上去了。

子建抱着他的褂子紧张地看着。两人象斗鸡一样互相怒视着转着圈子，寻找着机会，壮孩子几次想下手，都被洪喜机灵地躲过。围观

的人不断给他们加着油，子建也大声地叫着： 洪喜哥哥加油！ 壮孩子有点急，挑衅地对洪

喜： 来啊，孬种，你来埃 洪喜嘻皮笑脸： 你来啊，上啊小子，白长了一身肥肉。 壮孩子被逗急了，不顾一切往上扑，洪喜瞅准了机会，身子一让，壮孩子扑了个空，洪喜趁他被闪过去的空，一把扭住他，同时脚下一绊，壮孩

子被重重地摔在那里。

故事二(9)

人群一片叫好声，子建也激动地上窜下跳。子建： 洪喜哥哥，打得好！洪喜哥哥，打得好！ 壮孩子恼羞成怒，爬起来就向洪喜冲，洪喜让开正面，抓住他一条胳膊，一下子把他抡起来，再一次把他摔在地下。子建的眼睛吃

惊得张得老大，不敢相信地看着洪喜把壮孩子抡上去，又摔下来，直到身边叫好声一片，子建才醒过来，更加起劲地叫起来。洪喜很得意地站在那里，故做潇洒地拍拍手，很不可一世的样子。子建拼命地鼓着掌，骄傲地为洪喜叫着好。

突然，子建停下了，吃惊地张大了眼睛：他看到从人群中出来两个人，服装和发型都很奇怪，其中一个扯了洪喜一把。洪喜一转头，不明所以地看着他。那人的中国话说得很生硬： 你的，我的，来。 看到他们奇怪的样子，

洪喜问道 你是哪里钻出来的？ 。一个看热闹地偷偷扯他一下，小声地提醒道： 快走吧，日本人。 洪喜看看对方人高马大，也有些胆怯， 你和俺小孩玩什么？ 说着领着子建就要走。另一个在后面的日本浪人看到后耻笑道：

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个的。 说着竖起了小手指头。洪喜一听转头就回去了： 摔就摔。 围观的人纷纷劝着： 孩子，回去吧，日本人惹不起啊。 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摔得过他？快走吧。

洪喜不理，拉开了架子和浪人周旋着，紧张地注视着对方，寻找着机会，两人转着圈子。正当洪喜经过耻笑他的那个日本人跟前时，那个日本人突然伸出了一只脚，把他绊了一下。洪喜马上一个踉跄，与他摔跤的日本人趁机冲

上来，一把抱住他，举过了头顶，重重地摔在地下。

子建大叫一声： 洪喜哥哥！ 见状，围观的人愤怒地朝那两个日本人质问道： 有这么摔跤的吗？ 你把孩子往死里摔啊？ 这不是欺负小

孩吗?

与洪喜摔跤的日本人并不理会，呵呵地笑着，挑衅地勾着小手指示意让洪喜爬起来再来。洪喜被摔得半天爬不起来，子建过去扶他，劝道： 洪喜哥哥，他们耍赖，咱们不和他们摔了。 洪喜盯着那个浪人，咬着牙爬起来，

你们不讲规矩，那就别怪我了。 浪人听不懂，问道 你说的.....是什么？ 洪喜大喊： 我说我是你大爷，来吧！

两人又拉着架式转开了圈子，洪喜这一回有意地躲开了绊他一脚的那个浪人。转着转着，洪喜有意卖个破绽，浪人冲了过来。洪喜突然一弯腰，浪人大喜，伸手就来抱洪喜。没想到，洪喜倒是抱住了，浪人却直不起腰来了，原

来洪喜在下面把他的裆抓住了。浪人抱着洪喜疼得哇哇大叫，动也不敢动，周围的人全笑起来。另一个浪人急了，冲上去，从后面抱起了洪喜，但他也不敢动，因为他一使劲，被制住的那个浪人就跟着大叫。场面就这么僵持着。叫好声

、加油声一片。壮孩子的师傅一直在看着这一切，走过来拍拍洪喜，小声地： 孩子，还不快松手，别惹出祸来。 洪喜这才松开手站起来，浪人痛苦地抱着裆倒在地下。洪喜得意地说： 谁叫你先不守规矩？走！ 说着领着子建就要

走。没想到，另一个浪人趁机从后面抱住了洪喜，把他举了起来，眼看着就要往地下摔。人群一片惊叫声。子建在一旁看着急了，冲上去，抱住那个浪人就在他腿上咬了一口。那人疼得大叫一声，手松了，洪喜趁机拉起子建，两人钻出

人群群跑了。

两人跑到剪子巷，看到后面没人追他们，渐渐地放慢脚步，兴冲冲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谈论着。 哈哈，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洪喜哥哥，他怎么就突然疼起来了呢？你抓他哪儿了？ 子建兴奋地问着，洪喜得意地笑

着，张着两只手： 要不要我抓你一下？ 子建吓得赶快捂自己的裆，笑着跳开。

突然，一个声音： 子建！ 两人一抬头，寄萍跑过来了，小脸绷得很紧。洪喜一看到寄萍，赶快从子建手里拿过自己的小褂，往身上套着。子建见到姐姐，兴奋地要把刚刚发生的有趣的事说给她听，寄萍却看着子建浑身上下

一身土的样子，不由分说一把把他扯了过来。 你看你，象个野孩子。走。 说着，扯着子建回头就走。子建嚷道： 我跟洪喜哥哥..... 话没说完，人已经被寄萍扯走了。 有啥了不起的呀。 洪喜生气地在后面盯着她。

故事二(10)

这时的洪喜娘正坐在院里簸粮食，大福出门一直不见回来，这使得洪喜娘心神不定的。门一响，洪喜娘赶快抬头，见是寄萍领着子建回来了，洪喜也跟在后面回来，自言自语道， 我还当是.....唉，咋还不回来呢？这都一个

多月了。

寄萍也不说话，把子建领到院里的水沟那儿，掀开一块石板给子建洗手。洪喜哼了一声： 还用说？人家是有钱人，把俺爹留那里当贵客呢。 别胡说 。转头向寄萍问道， 寄萍，你说的地方对吗？ 对呀。我家就在书

院街，街上就我们一家姓夏，没错的。 天哪，这是找哪去了？我眼皮老跳，不会出啥事吧？天哪，这兵慌马乱的，别路上遇上土匪。洪喜娘十分担心 要我爹有个三长两短，叫她赔。 洪喜说道。寄萍仇视地看他一眼，不再说话

。洪喜娘一人在旁边发着愁。

晚上一家人正在吃饭，谁也不说话，气氛很沉闷。因为丈夫久去未归，洪喜娘也没心思去听书了。突然，外面有动静，洪喜娘叫了一声： 老天爷，总算回来了。 赶快迎出去。

洪喜娘走出来却看到一个影子柱着棍摸索着进来了，失望地出了口气停下。这时寄萍和子建也跟出来，停在那里。来人不是大福，而是能掐会算的郭瞎子。郭瞎子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衣襟褴褛，两眼茫然地抬着，只有一点

视力，是个睁眼瞎。 郭瞎子，哪阵风又把你吹回来了？俺还当你在外面发了大财哩。 洪喜娘笑问道。郭瞎子面前一片模糊，问道， 到家了吧？我摸对了吧？ 没到家。这哪是你的家？ 郭瞎子笑着： 嫂

子，我听出来了，是你

，别人没有象你这样说话的。嫂子，你成天拿我当外人。要没有我，你那年能一出门就拾了一块钱吗？ 洪喜娘哼道， 就因为那一块钱，你就在俺家住下了。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哟。 尽管这么说，她还是回身吩咐洪喜去磨房里

拾掇一下，换了点儿新草让郭瞎子住下。洪喜看样子倒很喜欢这个瞎子，高高兴兴地迎上去： 瞎叔，在外面又碰上啥新鲜事儿了？ 新鲜事儿？那可多了。我为啥不愿意回来？就是因为在外面见识多埃 一边说着，一边跟在洪喜

后面走。

洪喜娘突然想起什么，说道： 瞎子，你跟我来。他爹出去一个多月了，还没回来，这到底是咋的啦。 说着，引着瞎子去了馍馍房。郭瞎子在馍馍房坐下，洪喜娘坐他对面，很虔诚地看着他。郭瞎子掐着自己的手指算着，嘴

里念念有词： 放心吧，大哥没事。明天，最晚后天就回来了。 洪喜娘高兴地问： 真的？ 郭瞎子很有气势地说： 你不信我郭瞎子啦？ 不信拉倒，我要睡觉去了。 说着就站起来。洪喜娘赶快扶他往外走，一边走一边不放心地又

追问着： 真的明后天就能回来了？明天，还是后天呢？ 再多问一句就不灵了。 洪喜娘赶快停下了，自己嘀咕着： 这该死的瞎子。算了，不问了，听书去。

天色已黑，寄萍一如既往地搂着子建站在门口，呆呆地向大福离去的方向张望。子建担心地问道， 姐姐，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寄萍生气地瞪了子建一眼喝道： 别胡说。 心里想着，爹一定会回来接我们的，一定会的。

就着这样，在晚风的吹拂下，一双娇小的身影闪动着期盼的眼睛慢慢地隐逸在浓浓的夜色中。

故事三(1)

离瞎子算准了洪大福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洪喜娘也越来越心神不定。正蹲在院里涮着笼屉的她，边涮着边竖着耳朵听。门外突然一声响，她也顾不上笼屉，丢下就往门外跑，心里想着一定是大福回来了，一边跑一边嘀咕：

这瞎子还真是个半仙？ 把门一开，结果看到的是瞎子。洪喜娘心里一沉，又不死心地往外面伸伸头，后面没人了。瞎子脸上一块淤青，瘸着向屋里走去，洪喜娘一心挂着洪大福，没在乎瞎子咋了，质问道： 瞎子，一天过去了，他爹

咋没人影哩？ 你慌啥？今天还没过完哩，不是还有明天吗？ 瞎子哑着嗓子说道。洪喜娘只好失望地跟在瞎子后面回到院子里，这几天眼皮老是跳，加重了洪喜娘心中的不安。她拿起笼屉低着头愁眉不展的。看到洪喜娘的样子，瞎

子说道： 娘们家就是沉不住气，听你的书去吧。唉，洪喜他娘，有剩下的馍馍吗？ 洪喜娘忙不迭地： 有，有。我给你拿。 说着去了馍馍房。

瞎子挪着脚蹭到了磨房门口摸索着坐下来，嘟囔道： 济南这地方，好不了。什么张督办啊？活活一帮土匪，算了命，不给钱，还打人。 洪喜娘正拿了一个馍馍出来，塞给他接话道： 你给张督办的人算卦了？ 啊。他以

为我看不见呢，其实我早摸着他的枪杆子了。我原告以为碰上了有钱的哩，谁知道，倒挨了两枪托子。 听到这，洪喜娘眉开眼笑地问道： 活该。你咋就没算准这两枪托哩？ 瞎子神秘地说道： 不过，他也没占便宜。你知道不，我

告他命里大富大贵，其实呢，他有血光之灾，就在眼前了，我没告诉他。 一边说着，一边得意地笑了。

听了瞎子的话，洪喜娘咧嘴一笑转身回了屋，收拾了一阵子心里还是心里还是空落落的，气哼一声， 不管了，听书 ，转身收拾妥当，出门去了。

夜渐渐深了，洪家的馒头铺也亮起了灯，听完书回来的洪喜娘正坐在床上脱衣服，一边脱一边还自己嘀咕着： 唉，你说说也真是的，人家皇上看不上你一家，你一家还这么忠干什么？一门寡妇还出征，你是这图什么呀？ 突

然听到院里有动静，一机灵停下了。 谁啊？ 洪喜娘问道 我。 听出是洪喜的声音，洪喜娘失望地骂了句： 该回来的不回来，不该回来的倒回来了。叫你出去送个馍馍，死到半夜才回来。别插门，你爹今天就回来了。 结果，洪

喜娘等了一夜，睡了醒醒了睡，洪大福并没有回来。

洪大福一去多日不回使寄萍也十分挂心，不同的是洪喜娘更挂念大福的安危，而小寄萍挂着爹爹什么时候能来接她和弟弟。按瞎子的说法，今天是大福回来的日子，寄萍搂着子建，又在那里等。可是小巷子里的人来来去去，就

是看不到没有大福的影子。

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一天就要过去了，可洪大福依旧没信儿。小饭桌摆在院子中间，桌上只有几碗糊涂和一盘咸菜，洪喜娘呆呆地冲着外面坐在门槛上，寄萍和子建坐在西间的门槛上。这时洪喜端了一筐馍馍从

外面进来，对子建说道： 吃饭了。 听到这话寄萍和子建起身坐到饭桌前。子建刚要伸手要拿馍馍，寄萍看洪喜娘坐在那里没动，悄悄拉了一把弟弟。洪喜看到寄萍这一动作，明白了过来，冲着洪喜娘道： 娘，吃饭了。 洪喜娘听

到后，突然窜了起来，冲着洪喜没好气地骂起来： 吃！吃！吃！就知道吃！这是造了啥孽哟，好好地就拱进来两张嘴。 洪喜难堪地看

了寄萍一眼，寄萍听出了她在骂谁，小脸涨得通红。洪喜赶快劝到：娘，赶快吃饭吧。 你吃

你的，管我干啥？哼，小心点儿，别一口噎死了。天哪，没良心的，人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就知道吃。 洪喜娘边骂着边转身朝门外坐下。寄萍恼怒地抓起两个馍馍，分给弟弟一个，自己大口吃起来。正吃着，瞎子回来了。洪喜娘赶

快站起来问瞎子， 瞎子，你吃俺的，住在俺家里，你不能坑俺啊。两天过去了，人呢？ 瞎子不慌不忙地说道： 你慌啥呢？两天还没过完呢，过了子时他还不回来你再找我。 洪喜娘不放心地又问了一遍： 你说他今天夜里能回来

？

故事三(2)

当然啦。有馍馍吗？他娘的，今天又碰上了张督办的兵。 洪喜娘瞅了瞎子一眼道： 天天碰上他的兵，你倒真走运。洪喜，给你瞎叔个馍。瞎子，他要回不来，我可找你要人埃

晚饭后，各自都收拾停当，大家遍都回屋躺下了。子建洪喜在各自的屋里已经睡熟了，寄萍却大睁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洪喜娘也没睡，在床上烦躁的翻着。在洪喜家磨房瞎子很舒服地躺在草上，呼呼大睡。这时外

面，悠悠地传来打更人的喊声： 平安无事喽。 瞎子一下子坐起来： 糟了，子时了。不行，得溜。 说着，摸索着自己的衣裳往身上套。打更人的声音传进来，洪喜娘也一下子坐了起来， 子时了。天哪，他到底出啥事了？不行，

我得找这个缺德的瞎子去。 说着也披衣下床。

吱呀一声堂屋门开了，洪喜娘从里面出来，突然吓了一跳－－月光下，瞎子正息息索索地穿过院子，急急忙忙地往门口走。见状洪喜娘急忙追过去，在大门口一把扯住了他： 你这个瞎子，胡说八道坑了俺的馍馍吃了就想跑啊

？人呢？俺的人呢？你把俺的人交出来１瞎子挣扎还要去开门，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寄萍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趴着窗户往外看。只见洪喜娘和瞎子在院子里纠缠不休。 你还我的人！你把我的人交出来１洪喜娘觉得自己被骗了，

甚至觉得洪大福回不来都是瞎子的错，一时怒火中烧。瞎子见状吓得直冒冷汗，也算急中生智喊了一声： 他就回来了！ 这一声把洪喜娘喊得一愣： 什么？ 你慌什么？子时的更还没敲完呀。 瞎子忙稳住洪喜娘。这时巷子里果

然又传来一声打更人的喊声： 平安无事哟。 洪喜娘手下不由得一松，瞎子趁机赶紧往外逃。边跑边解释道， 我去迎迎大福大哥，他就

回来了。 洪喜娘赶快抓住他： 你这个瞎子，你还我的人！你把我的人还我 1 瞎子挣扎着往

门口方向走，总算抓住了门，一开，外面的人影把两人都吓了一跳。只见那人影晃了晃，一头倒在了地下，吐出一句话： 总算.....总算到家啦。 洪喜娘脑袋呆了一下，然后惊呼出声： 洪喜！快出来！

大福被洪喜娘洪喜七脚八手地抬到了床上。他衣襟褴褛，满面风霜，哪还有个人样。洪喜娘端了一盆热水放在床沿上，给他擦着脸。瞎子、洪喜都围在一旁，寄萍站在东间门口看着。 天哪，怎么变成这样子了？真的路上遭了

劫了？天哪，外财不发命穷人，忘了少给人家要几个了。 洪喜娘又喜又悲，此时的瞎子一扫刚才的狼狈，得意地说道： 叫你别慌，叫你别慌。哼，女人就是成不了事。 洪喜娘又喜又愧地看他一眼说： 谁叫你是半仙呢？瞎子，以

后你就是在俺家吃一辈子住一辈子，俺也不嫌了。

大福躺在床上，慢慢的换过了气，伸手扯了扯洪喜娘，说道， 馍馍，馍馍。给我拿个馍馍来。 洪喜娘大悟： 我忘了。天，多久没吃饭了？洪喜..... 一回头，还没说完，就见站在门口的寄萍已经跑了。瞎子冲寄萍喊道

： 也给我捎个来。 转身又对洪喜娘说道， 洪喜他娘，晚上你才给了我一个馍馍。你以为算卦动动嘴就行吗？那是要废心的。废心最耗人了。以后每顿得给我俩馍馍，不然你有事就再别找我了。 洪喜娘现在把瞎子视为上仙，赶紧

应下来： 中，你都算得这么准才行。

说话间，寄萍已经拿了几个馍馍回来了，揍到床前，把馍馍递到大福跟前。大福看到了她，目光突然又转开了，无声地叹了一声。寄萍小心地问道： 伯伯，你找到我家了吗？ 找到了。 寄萍惊喜道： 啊？那我爹爹什么

时候来接我们？ 洪喜娘刚刚只担心大福，早把这茬忘了，这一提醒想了起来，也问道。大福看了看寄萍，叹了一声说道： 寄萍，你爹爹不会来接你了。 寄萍和洪喜娘同时叫了一声，一旁的洪喜却长出了一口气。寄萍着急道， 不

可能。你见到我爹了吗？ 大福却说： 寄萍，你咋不给俺说实话呢？你家早就从苏州搬到上海去了。你咋没告诉俺呢？ 寄萍听话赶紧说道， 不是。爹爹要带我和弟弟去北京，才把我们从苏州接走的。可我有个阿姨还住在那里啊。

故事三(3)

大福说： 你阿姨也不在了。房子也卖给别人了。 寄萍彻底愣住了。洪喜娘一拍大腿着急道： 啊？合着白跑一趟啊？他家的人呢？一个也找不着了？ 大福摇摇头。洪喜却兴冲冲地掰了一小块馍馍塞到大福嘴里： 爹，饿了吧？

吃。

寄萍低着头，眼睛里含着泪一转身回了西屋。洪喜娘呆呆地看她离去，两手一合，哭起来， 天哪，这是造了什么孽哟。买孩子花了十一块大洋，为找她家又花了十块，人还是半死不活回来的。这二十多块大洋就这么扔到水里

啦？连个响也听不见了？ ， 快别哭了，快想想这俩孩子怎么办吧。 大福说道，洪喜娘很凶地喊道： 怎么办怎么办？你也好意思张开你那臭嘴！还不是你办的好事？你吃饱了撑的买俩孩子回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 知道寄萍

不会走了，洪喜十分兴奋，又掰了一块馍馍塞到爹嘴里： 爹，吃。

子建还呼呼大睡着，全不知道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寄萍却睡不着了。她坐在床上，听着东间里洪喜娘的哭骂，呆呆地看着外面的黑夜，又低头看看身边熟睡的弟弟。

东屋里，洪喜已经靠墙根睡着了，大福和洪喜娘无语地躺在床上，谁也不说话。大福一心想要把两个孩子留下，淳朴的他不想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而洪喜娘却不这么想，她觉得既然孩子还不回去，就卖了，养在家里可是两张

嘴埃再算算在这两个孩子身上花的钱，洪喜娘心就疼得滴血，肠子都快悔绿了，千不该万不该听大福的话。洪喜娘说道： 我把两个孩子再卖了去。 大福： 你想缺德啊？那是两个孩子埃 洪喜娘不说话了。大福说道： 我路上

想了，咱家就洪喜一根独苗，是单了点儿。就算咱又添了俩孩子不行吗？你看子建那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说不定将来有大出息呢。还有寄萍，眉清目秀的。我看咱洪喜喜欢这闺女..... 洪喜娘诧异地说道： 喜欢？洪喜和这

闺女和有仇似的。 大福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你就不懂了。这孩子喜欢这闺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咱养着这闺女，这会儿当闺女，养大了给洪喜当媳妇，不是很好吗？都七八岁了，也能搭把手干活了。你不成天说馍馍房里缺人手吗

？还想雇伙计。咱哪能雇得起伙计啊？ 洪大福想着说着全然不知道寄萍正赤着脚站在那里，偷听里面的谈话。听到这些话寄萍惊呆了。她悄悄地回了西间。大福和洪喜娘没觉察，还在打着他们的如意算盘。寄萍回到屋里躺在了床上，

睁大眼睛，想到大福两口子说的话心里一阵酸苦，眼泪随着眼角一滴滴流下来。这时子建在睡梦中动了动，寄萍转头看了看子建，倔强的抹了抹眼泪，心里定下了主意。

这天是山水沟集，集上很热闹，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群人在围着老李听他说书，全是男人。洪喜娘在人群里四处看着，她今天要找到郭瞎子，昨个听了大福的话不能说不心动，她得要郭瞎子好好算算这两个孩子命咋样，寄萍跟

洪喜命相配不配。这时的郭瞎子蹲在路边，正在给人算卦，唾沫星子乱溅，正说得起劲。蹲在他面前，是个满脸虔诚的老太太。瞎子掐指有模有样的说着： 算命的，只算好的，坏的谁敢说？我也不想说。可虽然看不见，我也知道您老

人家是个心善之人，我又实在不忍心。菩萨说什么来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刚才我说的，你信就信，不信赶快走。今天这卦，我也不要钱，你赶快回去吧。 那老太太眼看已经乱了方寸，抓住瞎子的手： 大哥，我信，我咋不

信？谁不知道你是半仙啊？你说吧，怎么射过这血光之灾？ 神情严肃地掐着手指头，突然瞎子兴奋地说： 老话说什么来着？好人自有天照应，还真能躲。我也看不见，千佛山那个齐烟九点的牌坊旁边，有棵歪脖子树，你回家赶快找

上十块大洋，包起来，趁着人看不见，埋到那歪脖子树下面去。一定要今天就埋上。 老太太问道： 啊？埋大洋干什么？ 破财消灾啊。 老太太牙疼似的问道： 十块？ 你放心，还能回来。你把钱在那儿埋一个晚上，老天爷

看到你的诚心，就帮你免灾了。你怕什么？又没别人看见，明天过了午时－－记住，一定要过午时啊－－你再去拿回来，不就完了？ 老太太很信服地点头。

故事三(4)

正在这时，洪喜娘东张西望地找过来了，一看到瞎子，直冲他这边走过来。瞎子还在忙着嘱咐老太太一定按他说的办，突然两个兵挎着枪过来了，一指瞎子，一个对另一个说： 就是他。别说，这瞎子算得还怪灵。说我要发财

，回去的路上就碰上那个迎亲的，拦住就是一个大红包。 另一个听了朝瞎子走过来，不料瞎子早就支着耳朵在听，这时突然机灵地跳起来，哧溜一下就跑了，两个兵还没醒过来，瞎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要追，那个咧嘴大笑起

来： 哈哈，看起来你命里没有啊。

瞎子跑了一阵子，洪喜娘在后面追着喊道， 瞎子，瞎子，你跑啥呀？ 瞎子停下问道： 那个当兵的没追过来吧？ 洪喜娘回头看看： 哪有当兵的？说你瞎吧，你跑得倒快。老天爷咋也不睁眼，还叫你看见这一点儿。 瞎

子这才安顿下来： 我可叫这些爷惹怕了。有事吗？ 洪喜娘拉他找个石头坐下，很神秘地说： 瞎子，有件事求求你。你给我算算，俺买来的这俩孩子命咋样，和俺一家合不合。 瞎子点头应着，转手跟洪喜娘要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

，洪喜娘上哪弄去，问道： 你不是半仙吗？你算算，算算。 瞎子趁机对洪喜娘说： 可要这么算，你就不能一天只给我一个馍了，你还得给碗菜。 说着煞有介事地掐着手指头，洪喜娘虔诚地看着。过了一会儿，瞎子大叫一声：

哎呀，要说这俩孩子，可真是大富大贵之命。不过可是硬了点儿，怕你是服不了。 洪喜娘一听吓了一跳，这两个孩子不能留。

洪喜家馍馍房里，洪喜卖力地拉着风箱，锅上的笼里摆上了生馍馍，大福把笼头盖上。大福想起这两个孩子得在这住下来，心里想着寄萍的脾气，得跟她好好说说，想着在围裙上擦擦手，去了西屋。

寄萍姐弟俩都在西屋。寄萍坐在床上，想着事情，子建伏在床边玩一个弹子球。寄萍突然对子建说： 子建，我给你说件事。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子建想了想问道： 洪喜哥哥也不能说吗？ 寄萍生气地说： 特别不能告诉

他1子建吓了一跳，低头说道： 我知道了。 然后寄萍就把带着子建上北京找爹爹的决定告诉了，子建不解地问道： 不是伯伯帮咱找吗？ 寄萍把脸一别说道： 他们不会帮咱找的，他们还想卖了咱。 子建害怕起来。寄萍还想

再说，大福一脚进来了，寄萍赶快停下，装做无事的样子。

子建看到大福进来，像不认识一样看着他，刚刚姐姐的话吓着了子建，他害怕地往寄萍身边靠了靠。大福看到了子建的样子，觉得奇怪，伸手要摸他的脑袋，子建吓得哆嗦了一下，赶快躲开了。寄萍怕弟弟把刚刚说的事泄露了

，赶快用脚踢弟弟一下，大福也没在意对寄萍说， 寄萍，我和你说件事，你爹爹，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了。既然来到俺家，总是咱上辈子有缘分。找不到你爹爹以前，就在大爷家住着好不好？ 听了这话，子建赶快问道： 大爷，

你不会卖..... 寄萍一听忙在下面踢他一脚，子建赶快把话打住。寄萍点头说道： 好。谢谢伯伯了。 大福： 俺家穷，比不上你家。留在俺家，你俩会遭罪。可那样也比没个家强，是不是？ 子建看着他，还想再问什么，寄萍扫了

他一眼制止了他。寄萍顺从的说道： 谢谢伯伯。 大福看寄萍这样听话宽慰道； 咱家穷，养不起两张闲嘴。子建还小，寄萍以后你得帮着家里干活。 寄萍点了点头。大福还要说什么，院门一声响，紧接着传来洪喜娘的声音： 他

爹，当家的，他爹。 大福赶快答应一声出去了。看大福走了出去，子建才转过头疑惑地问着寄萍： 他不卖咱啊。 寄萍瞪了子建一眼说道： 别听他的。

故事三(5)

洪喜娘见大福出来，拉着他把今天瞎子说的话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在洪喜娘看来这可是关乎性命的大事，这两个说什么也不留家里了。大福却根本不以为然： 瞎子的话，你也信。 洪喜娘： 为啥不信呢？你这回能活着回

来，他不就算准了？他连你子时进家都算出来了。 大福问道： 我才不信哩。我在路上要饭的时候，他在哪里？他这么灵，怎么还得在咱家里混吃混喝呢？ 洪喜娘急了： 反正这俩孩子我是不留。你赶快找个人家，只要他拿二十一

块大洋来，我就把俩孩子给他，这些日子吃的喝的就不算了。 你这不是人贩子吗？那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也敢做？ 实在不行就白送， 洪喜娘真的急了， 我豁上二十块大洋不要了也不要他们。你去不去找？你不找，我可自

己找去了。 大福看到洪喜娘的样子知道拦不住她，无奈地说道：找，找，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着。 走了两步，又倒回来： 没找着以前，你可得善待人家孩子。这是积德的事。 洪喜娘答应着。大福在路上走着，可他并不是去

找买主，而是去找郭瞎子，解铃还须系铃人。

千佛山下，瞎子拿着老太太埋在树下的前换了件新衣，一手拿了只烧鸡啃着，另一手里，两块大洋叮当作响。大福远远的看见瞎子叫了他一声，等走近了看到瞎子的装扮不敢相信地打量着瞎子： 又上哪坑了人家的钱了？哪来

的钱买新衣裳？ 大哥啊，你可吓死我。 刚刚大福喊他的那声把他吓了一跳， 你听你说的，你以为我郭瞎子就是穷命啊？我现在算一卦一块大洋你知道不知道？也就是咱弟兄吧，成天白给你家算卦也不要钱。 大福不接他的话，

就质问他跟洪喜娘胡说八道的事。 你咋给我家里头算的卦？那俩孩子怎么得罪了你，你咋就容不下他们呢？ 瞎子说道： 噢。我知道嫂子不喜欢那俩孩子，不过是顺着她的口说罢了，和那俩孩子有啥关系？ 大福看着他，然后从兜

里摸出俩铜钱来塞他手里： 瞎子，今天晚上回了家..... 对瞎子嘱咐了一通。

大福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只有一碗菜，放在中间，大福温和地给子建挟了一筷子。 这孩子，还怪有规矩。吃吧。一家人，别客气。 洪喜娘白他一眼。这时瞎子回来了，大福招呼他喝糊涂。瞎子摸索着进来，手里还拿着

一个荷叶包： 喝碗也行。吃太油腻，冲冲肠子。洪喜，这是个烧鸡，接过去，你们吃了吧？ 洪喜娘见状高兴地说： 我说什么来着？人家瞎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洪喜，还不谢谢你瞎叔？ 谢瞎叔。 说着洪喜把荷叶包接过来，

打开放在桌上。果然是一只烧鸡。洪喜先掰下一条腿，递给子建。子建要接，被寄萍一把扯住。洪喜娘生气地看她一眼，打了洪喜一巴掌： 你贱啊？ 洪喜也恼怒地看寄萍一眼，狠狠地咬了一口。大福问瞎子： 瞎子，我听说你今天

给这俩孩子算过命。你没见孩子就算命，你这不是坑人吗？ 瞎子： 嗨，我又没长眼，见人不见人有啥两样？人家中医有悬丝诊脉听说过吗？我只要听听声音也行了。 大福： 可你算命的时候，连这孩子的声音也没听过呀。寄萍，

你说说话，让你瞎叔给你算算。 寄萍： 我不说！ 大福： 说说嘛。 寄萍： 我才不说呢！ 来回好几遍，瞎子做出豁然开朗的样子： 等等等等。你再说一句？ 寄萍又来了一句： 我才不说呢！ 这时子建笑起来： 姐姐你

说了。 寄萍这才明白过来，赶快紧紧地闭上了嘴。

瞎子： 大哥，你还真说对了，听声音和不听声音还真不一样。 说着跟洪喜娘挪到了磨房里，洪喜娘赶紧问道： 怎么啦？你说

说。 瞎子假装悔过道： 该死，原先我咋没注意这闺女的声音呢？我白天说她命硬，是不错的

。可听她声音有扬有抑。这样的话有的人，她妨，有的人，她服。 洪喜娘赶快地问： 妨谁？服谁？ 瞎子说道： 她妨她父母。 洪喜娘恍然大悟道： 没错。她娘死了，她爹又没了。

故事三(6)

瞎子一拍大腿： 看看，看看。我可原先不

知道。你看看准不准？ 洪喜娘信服道： 准，太准了。瞎子，你死了算了，我把你当神仙供着。那，她服谁呢？ 她服她男人。 洪喜娘糊涂了： 她男人？ 将来她嫁谁服谁啊。不光服，她还能给她婆家带来大富大贵。天哪，

简直是贵不可言埃对了，我明天回一趟老家你别给我留门子了。我哥哥家还有一个儿子没说媳妇哩。哎，你家买这俩孩子花了多少钱来着？二十块大洋是吧？二十五你们卖不卖？ 洪喜娘赶快说道： 别打算盘了，这俩孩子早就是俺

家的人了。瞎子，赶快歇了吧，我走了。 说着回头就走。瞎子在后面嘱咐道： 记着，她就是妨父母。只要别叫她改口叫娘就行。

家里人还在吃饭。洪喜一根鸡腿就要啃完了，啃得满脸是油。子建很眼馋，寄萍却拿眼斜洪喜，很看不起他。洪喜娘从外面进来，一脸的喜气。大福看她一眼，心里明白，却不动声色。洪喜娘先去摸了摸寄萍和子建的脑袋。寄

萍马上警觉地抬头看她。洪喜娘坐下，先摸筷子给两个孩子分别挟了一筷子菜。洪喜娘说道： 吃菜呀孩子？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别这么见外埃 两个孩子都有些意外洪喜娘的态度，大福暗自得意地看着。

夜已经黑了，屋里的灯灭了，一片寂静。

寄萍却没有睡，晚饭洪喜娘态度的变化让寄萍十分不安，她决定今天晚上就走。从枕下抽出一个小包袱，寄萍压低了声音去推子建：子建，起来，起来，跟姐姐走。 可子建睡得很死，动也不动。寄萍又推，又叫。可是，无

论她如何推如何叫，子建就是不醒。声音把东间里的大福惊醒了，睡意朦胧大福问了句： 寄萍，怎么啦？ 寄萍赶快躺下说道： 没事。 停了一会儿就听东间里鼾声又起，寄萍气愤地看着弟弟。

洪家馍房里洪喜娘正忙着，把几个刚出锅的馍馍装进一个口袋里，刚想叫洪喜送出去，寄萍却主动过来把活接了过去，洪喜娘看寄萍这么懂事很是高兴。寄萍： 我记着了。 提了袋子出门了。洪喜娘告诉了寄萍送到谁家去，

路怎么走，寄萍应了一声就出去了。洪喜娘满意地打量着她的背影，心里满意的很，这闺女又能干，还能给洪喜带来大富大贵。买得值。

寄萍提着馍馍袋，打听着找到了门。是一个杂货铺，老板正在忙活着。把馒头递了过去，说了声 再见。 转身走了两步，又倒回来问道： 叔叔，您知道火车站在哪边吗？ 从剪子巷往北，到估衣市街，再往西，出了围子

墙，到纬二路，下正北。可不近呢。你打听火车站干什么？ 老板问道。寄萍矜持地说： 顺便问问。谢谢您了叔叔。 转头走了。老板看着她的背影明白寄萍的意思，无奈的摇了摇头： 王家算闹着了。

寄萍在街上照着，看到了估衣市街的牌子，但上面有她不认识的字。她左右看着，拉住了一个路人问道： 请问叔叔，这个字念什么？ 估。估衣市街。 寄萍谢过人家，顺着街道走了。

洪喜站在自家院里，身上穿了一身新衣服，打扮得头紧脚紧的，今天他要到汇泉楼拜师学手艺去。洪喜娘还围着他张罗给洪喜梳着头，努力地想把他那不听话翘着的头发梳平了，还吐口唾沫当发油，一边做一边高兴地说着：

人说树大自然直，这话真是不错。以前和他商量多少回，没听过，这回咋一说就答应了呢？洪喜你还是真懂事啦？ 大福笑着： 我和你说什么来着？你还说仇人仇人的。 只有洪喜娘明白他啥意思，也笑着： 要不说是缘分呢。洪喜

啊，汇泉楼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地方，人家孙师傅那也是济南有名的红案师傅，人家能答应收你当徒弟，不知道是多大的面子。

到了那里，眼、嘴和腿都勤着点儿，听明白了没？哼，不学点本事，将来只怕你服不住人家。 子建看

着洪喜的样子，突然拍手笑起来。洪喜娘问道： 小东西，你笑啥呢？ 子建说道： 洪喜哥哥真给我爹拉洋车的阿财哥。

故事三(7)

一句话扫了一家人的兴，洪喜娘白他一眼： 小孩子家不会说话。一边去。 正在这时，寄萍进来了。洪喜娘

问道： 哟，这闺女出去送馍馍，咋一走半天呢？迷路了？ 寄萍简单地应付道： 没。在外面玩了一会儿。 洪喜娘： 过来，过来，看你洪喜哥这一打扮，象个相公不。 寄萍进来时，洪喜就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听娘这么一说，

装做别开了脸，却用眼角瞟着寄萍。寄萍嘴一撇， 象拉洋车的。说着就进去了。听了这话洪喜气愤地往下扯衣服，洪喜娘赶快拦住他： 咦，这闺女，咋说话呢？拉洋车有穿这么好的吗？洪喜，别理她，本事学了是自己的。 正说

着孙师傅进来了，洪喜娘和大福都赶快招呼。洪喜娘陪着笑： 他叔，孩子就交你了。孩子在家里惯坏了的，到了人家汇泉楼，有不到的地方，你叫人家该打打，该骂骂，树不修理不成材啊。 孙师傅道：放心吧。可洪喜去学徒，家

里的馍馍房怎么办？还忙得过来吗？ 洪喜娘： 咋忙不过来？俺俩，还有一个能干活的闺女呢。 孙师傅点了点头，招呼着洪喜走了。洪喜娘跟在后面嘱咐着： 到了那里听话，别使性子埃

晚饭时间，大福一家人围在一起听当了一天伙计的洪喜讲述他的见闻。洪喜说得有滋有味，大福见寄萍躲在屋里不出来冲着西间喊道： 寄萍，寄萍，出来听你哥说话。 寄萍回道， 我有事。 洪喜娘冲西间撇撇嘴，又低声

对洪喜： 别理她。只要有了本事，不怕服不祝 洪喜吃完了，丢下碗就走： 我出去一趟。 洪喜娘说道， 不用说，又上摔跤馆了。他爹，你把碗收拾收拾，杨家将快完了，我得听完它去。 说着也走了。大福嘀咕着收拾碗：

你看看这一家人，娘不象娘，孩子不象孩子。 突然停下来，看看西间，犹豫一下又停下来： 算了，人家是富人家的小姐。 说着又自己收拾起来。

西屋里，子建正准备脱衣睡觉，寄萍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关好门，回头对子建小声地： 别脱衣服了。子建，今天夜里，我一叫你就得起，听见了吗？ 起来干什么？ 子建问道， 咱们得逃走，不然就叫他们卖了。 子建不

相信地看着姐姐， 一定会的 ，寄萍肯定道： 你听我的。姐姐已经找到火车站了。只要咱上了火车，就能去北京找爹爹。找到爹爹，爹爹会送咱们上学的。你不想上学吗？ 寄萍哄着子建，嘱咐他一定不能让大福两口子知道，子建

听话的点头答应。

夜深了，大福两口子已经睡了。寄萍侧耳听听东间里的鼾声，爬起来，从枕下拿出小包袱，轻轻去推睡着的子建。子建不醒，寄萍急了，在他身上掐了一下，子建哎哟一声醒了过来。东间里熟睡的大福模糊地问了句： 咋了？

没啥，我蹬着子建了。 寄萍闷声说道，大福不疑有他，答应一句，又睡了过去。叫醒了子建，姐弟俩静静地等着。听到东屋鼾声平稳，寄萍悄悄爬下床，又把子建接下来。领着子建，姐弟俩提着鞋，无声地出去了。姐弟俩摸出来

，寄萍轻轻打开门，停下来，听了听东间里的鼾声，放下心来悄悄地走了出去，又把门轻轻关上，然后姐弟俩穿上了鞋。

在月光下，姐弟俩越走越远。寄萍领着子建来到了估衣街，自己嘀咕着： 顺着估衣市街往西。 然后便顺着街道走过去。浓黑的夜色里，寄萍迷惑地领着子建走着，然后前后看了看，她认不出路了。她仔细辨认着，不确定地

说： 应该往这吧？走。 然后领着子建转入了另一天黑漆漆的巷子。过了好一会儿，寄萍领着子建转悠着，姐弟俩彻底迷路了。子建

拖着哭音问道： 姐姐，火车站到底在哪里啊？ 寄萍安慰道： 别急，别急，这就找着了。

故事三(8)

走，往

这边走。 子建疑惑道： 可是咱刚从那边来的。 我刚才记错了。 走，再回去。 子建很累了，不再走，对寄萍说道： 姐姐，我的脚疼。 寄萍又着急又生气，恼火地对子建嚷道： 就你娇贵。走！ 子建没有办法哭着，跟上寄

萍的脚步。走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找到去火车站的路，子建已经累坏了。寄萍看着子建无奈地说道： 好吧，就歇一小会儿吧。 她左右看看，看到路边树下有一石凳，领子建过去，自己靠树坐着，又让子建靠在自己身上。 一小会

儿，就一小会儿啊。 子建答应着，往姐姐身上一靠，马上就睡着了。寄萍看了看子建说道： 不许睡，不能睡。咱们得找火车站，上了火车就能找到爹爹了。 一边说着，她的声音也含混了，头搭下来说了过去。

天还没亮，洪喜娘就起来忙活店，她穿上鞋摸索着去开门，却发现门没上拴，觉得很奇怪，但也没在意就开门出去。

这时在离洪家馍店很远的济南火车站一列火车进了站，人流从出站口涌出来。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提着一个皮箱，领了三个年轻的女孩从出站口出来。三个女孩都和中年女人一样化着浓妆，在人群里十分显眼。一个洋车

夫上来兜售生意，被中年女人赶开，带着女孩子们拐了弯。

天蒙蒙亮了，路上还没人走动，寄萍和子建依偎在一起，还沉沉地睡着。寂静的马路上传来清脆的说笑声，那个中年女人领着那三个女孩走在离寄萍姐弟不远的地方。

其中一个女孩问道， 妈妈，这里真比无锡挣得还多吗？ 是啊。这边的人老土的，看见南方人就没了魂。大把的钱就在客人的兜里，就

看你有没有本事了。 中年妇女答道。女孩子们嘻嘻地笑起来，个个都很兴奋。女人带

着她们走，突然一停，她发现了熟睡中的寄萍和子建。中年女人示意其他人别出声，左右看看，便带着带着女孩过来了。

这时的洪喜娘去叫两个孩子起床，发现了寄萍姐弟两跑走了，正着急地到处找。而在马路上中年女人伏下身子，仔细地看着俩孩子，特别注意地看着寄萍。寄萍美丽的小脸看起来令她很满意。中年女人示意身后的女孩别说话，

小心地伸出手去，推了推寄萍。寄萍一个寒战醒了，惊骇地张大眼睛，紧紧地搂住弟弟。一抬头，看到的是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中年女人亲热地冲她笑着。 小姑娘，不要怕。 中年女人说道， 和弟弟为什么睡在这里？爹娘呢？家

在哪里？ 寄萍愣了愣，突然一把抓住了女人的手： 阿姨，您是哪里人？ 中年女人一愣： 苏州人啊。怎么啦？ 寄萍兴奋地说：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您是苏州人了。 中年女人也听出来了： 我也听出来了。小姑娘，你也是苏

州人，对吧？ 寄萍兴奋地连连点头，对刚醒过来的子建： 阿姨也是苏州人。阿姨，我们想回苏州去，您能帮我们回苏州吗？ 子建听到后问道： 姐，不是去北京吗？ 寄萍对弟弟说： 回苏州也行。 转头又问道， 阿姨，我们

想回苏州，您能帮我们吗？我俩在济南和爹爹走散了。阿姨，我爹爹姓夏，我们家住在苏州书院路，您知道书院路吗？ 书院路啊。怎么不知道？离我家老近的。书院路夏家呀，我知道呀，书院路就你一家姓夏吧？ 女人说道， 你

叫什么名字来着？叫.....

寄萍赶忙接话道： 寄萍，我叫寄萍。 对，你看我脑子。寄萍，我记起来了。 女人装模做样地说道， 寄萍，一转眼你长这么大了。你这

么大的时候，阿姨还抱过你。你不记得了？ 寄萍看着她努力地想了想，然后说道

： 记不起来了。 中年女人说： 也难怪。那时候你才多大埃寄萍，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天哪，你爹爹还不急死了。 寄萍已经完全信任她了： 阿姨，我想回苏州，或者去北京，找我爹爹去。阿姨您能帮我们吗？ 中年女人哄骗

道： 当然。寄萍，你不能一个人跑了，多危险啊。这样吧，阿姨来济南来送这几个姐姐上学堂，送下她们，阿姨马上回苏州，你跟上阿姨走。好吗？ 寄萍高兴地点头： 谢谢您了阿姨。您为我们花的钱，我爹爹会加倍还您的。

故事三(9)

然后对子建说， 子建，跟阿姨走。 寄萍跳下来，领着子建，跟上女人走了。子建一落地就叫了一声： 姐姐，脚疼。 寄萍有点不好意思，怪子建给女人添了麻烦，对女人一笑： 阿姨，我弟弟跑了一夜。 不要紧，我背着他。 她吃力地背上子建。可是八岁的寄萍根本就背不动子建，就这样半背半拖，走得十分慢。女人怕路上耽搁的时间太长，惹出事来，转身对一个女孩命令道： 你，背着他。

女孩看了看女人，不情愿地接过子建，背在肩上。寄萍满心希望地跟上他们。这下好了，能找到爹爹了，寄萍心里想。

故事四(1)

寄萍姐弟俩跟着中年女人走了，他们看不到现在的洪大福家已经完全乱套了。洪大福俩口子屋里屋外找了半天，最后跑到街上去挨家挨户地问，可是小姐弟俩是半夜出去的，哪有人看见他们的影子。洪喜娘越打听心越冷，回到

家后坐到门槛上就放声大哭。她觉得心里委屈，这两个娃太丧良心了，好吃好喝的养着他们，到头来抹了嘴一声不响地就跑了。大福唉声叹气，心里也是生气，可是更担心两个娃的安危，这么点的小人儿可别出什么事。洪喜娘心里憋得

要命，扯着嗓子就冲着大福去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要找不回来，你赔我的钱。二十一块大洋，我卖了你这把老骨头也得找回来！大福低着头抽着烟袋子不做声，瞎子在一旁劝道： 算了算了，命里没有，不能强求。 瞎子一出声

洪喜娘想了起来，冲着瞎子问道： 瞎子，你给我算算，他们跑哪去了。 瞎子脸上一抽抽，为难道： 这哪里算得出？他们长着腿呢。 不行。你馍馍白吃的？昨天还给你加了一碗菜。 洪喜娘正着急上火呢，瞪着眼睛嚷道。瞎子

只好装模作样地掐指头： 他们出了门朝北，然后又上西。然后，然后又上南，然后，然后又下正东了。 洪喜娘边听着边转着眼睛仔细琢磨着，等瞎子说完洪喜娘急了： 胡说八道，那不是转了个圈回来了吗？ 瞎子刚想圆谎

，就听洪喜在外面嚷道： 爹，娘，咋了？ 只见洪喜满头大汗的，已经去了饭馆的洪喜显然是听到家里出了这档子事急忙忙地跑了回来。洪喜娘拉住他说道： 洪喜，洪喜，快点儿，寄萍和子建不见了，昨天夜里跑了。快去找他们。

啊？瞎叔你刚才说他们往哪跑了？ 洪喜抱着一丝希望问道，洪喜娘没等瞎子说话就对洪喜说道： 别听他的。这闺女一直想回家，一定

往火车站跑了。赶快。 洪喜一听二话没说就跑了出去了。爹上次回来的时候说找不着寄萍的

家人，心里寻思着她们就在这住下了，知道寄萍讨厌自己，看着寄萍那神气的小模样心里气归气，后来想想还是甜甜的。可以转眼姐弟俩就没了踪影，再说这人生地不熟的出了啥事怎么办，说什么也得找着她们，想着脚底下加快了速度

，一路狂奔起来。

中年女人领着三个女孩和寄萍姐弟在街上走着，这时候各商家都已经开门营业，经过一个卖早点的小吃摊，趴在女孩背上的子建被香味吸引看了过去，折腾了一夜，早饭都没有吃，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子建忍不住地咽了咽

口水，转头对寄萍说： 姐姐，我饿了。 寄萍听见了，但是她认为自己和弟弟现在已经很麻烦别人了，不能再有更多的要求，所以就装作没有听见，心里只希望弟弟再忍一忍。可是子建根本就不明白姐姐的心思，一心想把肚子填饱，

所以放大了声音又说了一遍，这时中年女人听到了，和蔼地说道： 饿了饿了，那就吃饭。放下他。 背着子建的小女孩早就累得出汗，她赶紧把子建放下，子建一下地就赶快坐在小吃摊的小板凳上，生怕姐姐把他拉走，点着别人碗里

的豆腐脑说道： 我要吃这个。 中年女人不想在路上耽搁太久问道： 还喝吗？买根油条垫垫算了。一会儿到了地方再喝。 寄萍也怕弟弟惹中年女人生气到头来误事，赶紧点头说道： 好。 子建却不敢了，扭着身子嚷道： 我要

喝那个嘛，我要喝那个。 寄萍在一边又踢他，又扯他，子建就是闹着要喝。一个女孩笑起来，说道： 妈妈，时间还早，不然咱们一块在这里吃了吧。 中年女人犹豫一下答应了下来，一人点了一碗坐下来吃着。

子建的闹腾引起一个人的注意。那个人是镇上的瓷器商，在王家馍馍铺买过，曾经见过寄萍和子建两姐弟。刚刚他正坐在那里喝豆腐脑，听到子建的哭喊声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看到小姐弟俩愣了一下，但是又吃不准，看了一

会就继续低头吃自己的。很快吃完了，站起来，往桌上放了两个铜子走了。洪喜还一路狂奔着。

瓷器商拉了板车在街上走着，一扫眼看到了在街对面狂奔的洪喜。他突然想到刚刚在早点铺上看到的被那个中年妇女领着的小姐弟俩明白了过来，隔着马路就喊洪喜，洪喜只想着找人，也没听见，一阵风似的跑了过去。

故事四(2)

瓷器老

板看到洪喜这么火烧眉毛地急，心里更加笃定，冲着洪喜喊道： 哎，是不是找孩子啊？ 洪喜听到这话一下子站住了，回头看看是瓷器老板，跑回来问道： 是刘叔埃我家的那两个小孩丢了，您见了吗？ 瓷器老板一听就把刚刚在

小吃摊上看到的告诉了洪喜，洪喜听后也顾不上道谢，转身就往小吃摊的方向跑。跑到后看到小吃摊上还有几个人在吃早饭，可看了一圈并没有寄萍他们的影子。洪喜向正在收拾碗筷的老板问道： 老板，老板，看见两个孩子了没?

老板不想多事，头也不抬地说道： 没。 洪喜一听脚底生风又要跑出去再打听，一个客人突然说了句： 不刚才有俩孩子吃饭吗？ 洪喜一听又跑回来： 叔，叔，真的？是不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们呢？往哪走了？？ 是埃

客人答道，然后一指： 往那边走了。刚走了没多远，你赶快追，能追得上。 洪喜道了一声谢，赶忙跑了出去。

寄萍和子建跟着中年女人来到了江淮书寓。说是江淮书寓，实际上是个妓院，白墙黑瓦，看上去倒真像个雅致的所在。女人领着三个姑娘和寄萍姐弟往门口走去。中年女人领着的那三个姑娘一看到书寓的外观高兴地七嘴八舌地

议论了起来。寄萍一边听她们说着一边抬头看着这座大房子对中年女人说道： 阿姨，这是什么地方？ 学堂。不是说了吗？阿姨来送这三个女孩来上学的。 女人胡诌道。寄萍听这话羡慕地看着三个女孩，三女孩却轻薄地笑起来，

妈妈可真会说。这事儿还用学吗？ 中年女人说道： 那也得好好学。不过要交学费的可是客人哟。 三人听后咯咯地笑起来。就在这时

洪喜从街头方向往这边跑了过来，他已经看到了寄萍他们，他在拼命地往这边跑着，大叫着：

寄萍！子建！寄萍！子建1寄萍一回头，吃了一惊，子建却高兴地叫起来： 哥哥，哥哥来啦。 一边叫着一边要往洪喜那边跑，却被寄萍一把拉祝中年女人也吃了一惊。洪喜跑过来，一把拉住子建一边责怪着一边拉着往回走，寄

萍哪里肯，扑了过去拼了命地和洪喜拉扯着嚷道： 你放开我弟弟。我们再也不回去了。我们要回苏州去。你放开！放开！ 回家，回家。家里正找你们呢。 洪喜忙说道。中年女人见两人纠缠不开，走了过去扯着洪喜问道： 哎，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洪喜怒瞪着中年女人道： 你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带走我妹妹和弟弟？ 寄萍一听急了，赶紧澄清道： 呸！谁是你妹妹和弟弟？我们不认识你。你快走1中年女人听寄萍这么一说有了底气威胁到： 听

见了吗？你赶快走没事，不走，我就要报警了。 真在这时大门开了，一个女人迎出来，一看到中年女人就笑了： 吴妈妈，来了？ 中年女人转身应了一声对那些女孩说： 来，进来吧。 说着又去牵寄萍的手，寄萍领上弟弟就要跟

她走，洪喜一看不好，又扑上去抱住子建嚷道： 不能去！那个地方不能去1寄萍见状扑上来和他撕打。但无论任她怎么扯洪喜就是不松手。寄萍急了，一低头，在洪喜胳膊上咬了一口。洪喜一声惨叫，一下子把手松开了，中年女人

趁机一把扯过子建和寄萍往门里塞。洪喜赶紧又冲上去，中年女人用肥硕的身体左挡右挡把他挡住，洪喜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挤不开，眼看着寄萍就要进门了，在后面大叫一声： 寄萍，不能进，那是个窑子！ 寄萍根本不知道窑子是什

么东西，只觉得要是被洪喜带走就再也见不到爹了，冲洪喜回了句： 不要你管1说着就被人扯进去。中年女人也闪身进去顺便把大门

关上。洪喜扑上去砸门： 寄萍，寄萍，这是个窑子，快出来！出来啊１可是哪里还有人回答他

寄萍领着弟弟跟着那些女人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好奇地张望着。书寓是个院子，里面有一栋栋的房子，每间房子的门都关着，看样子里面的人还没起床。这让寄萍感到有些奇怪，问道： 这么晚了，学堂怎么还不上课啊?

故事四(3)

中

年女人敷衍道： 还不到时候。 她们的对话引起了开门带他们进来的女人的注意，她看了看寄萍，对中年女人问道： 这是你新找的？ 中年女人赶紧咳了一声，使了个眼色不让她问，女人心里明白，也就不再多嘴，便引一行人走了

进来。开门女人说道： 先在这里坐吧，喝点儿水。老板还没起来，我这就去叫他。 寄萍听着，觉得不对，便插上句： 学堂里怎么还有老板呢？ 中年女人道： 不过是他们一个叫法罢了。 寄萍低头想了想，突然想起刚刚洪喜提

醒她窑子什么的好像是很不好的东西，所以又抬起头问道： 阿姨，什么叫窑子？ 中年女人听她这么问吓一跳，赶紧说： 哪有窑子？没什么窑子。 正说着话，突然，一个衣着不整披头散发的女孩进来，对开门女人说道： 妈妈，

这个客人您还管不管啦？缠了我一夜没睡，这儿还不走，还要硬来。 开门女人脸一板呵斥道： 翠香，人家客人是花了大价钱的，人家要怎么玩，你就得陪着怎么玩。还不赶快回去？惹恼了客人，我看你能吃得起不。 女孩听了很不

情愿的嘟着嘴走了，这些话听在寄萍耳朵里让她又惊又疑。中年女人见她这个样子知道她起了疑心赶紧哄她道： 学生不听话。 另三个女孩听了这话吃吃地笑了起来。寄萍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觉察出这儿好像并不是什么学堂，顿

时从头冷到脚，赶紧领着子建站起来，对中年女人说： 阿姨，我们不跟您走了，我们自己走。谢谢您啦。 说着领着子建就往外走。结果女人一闪挡在了她面前说道： 咦，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么容易啊。 寄萍顿时愣在了那

里。

此时洪喜家馍馍房里挤满了来买馍馍的女人们，女人们都在乱纷纷地劝着坐在凳子上掉泪的洪喜娘。就在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劝着却全无主意的时候，洪喜一头撞进来，满脸焦急，洪喜娘一看到他，急忙擦擦泪，问道： 找到

了没？ 洪喜赶紧说道： 娘，坏事了。寄萍和子建叫一个女人领到窑子里去了。 什么？ 洪喜娘惊讶地问道，有人先反应过来问道： 哪个窑子？ 洪喜咬牙道： 江淮书寓。 话刚说完，只听议论声一片，天，进那里去了？

麻烦了。 才多大的女孩子。造孽哟。 看着怪机灵的闺女，咋就叫人领那里去了呢？ 洪喜娘一听这话就呆住了，半天才哭出一声来： 天哪，我不能活了。 洪喜心里着急，赶紧让洪喜娘止住哭，问道： 娘，娘，赶快想

办法救救他们吧。 洪喜娘擦一把泪，恨恨地说道： 救什么救？救什么救！活该！那不是她自己进去的吗？她自己喜欢那地方。算了，算我在她身上花的钱扔到茅房里了。不管了，叫她在那里边呆着吧。正说着，大福从外面回来，

一身的疲倦，看到洪喜问道： 找着了吗？洪喜娘把话接了过去说道： 找着了。看看你买回来的好闺女干的好事吧，跟着人进了窑子了。 大福大惊，洪喜紧接着说道： 我追到纬二路上，他俩跟着一个女人，进了江淮书寓。 大福

一听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下麻烦了。

在江淮书寓的寄萍和子建被关进一间黑屋里，寄萍嚷哑了嗓子，也没人理。子建早就吓哭了。寄萍烦燥地打断弟弟的哭声，四处地看着。小屋子只有一扇小窗户，上面有铁棱，还很高。窗下有张桌子，旁边还有张椅子，寄萍把

椅子搬上桌子，对子建说道 扶着。 说着爬了上去，扒着窗户往外看。她发现他们在一个小阁楼上，从窗户里往外，可以看到书寓外

面，外面静静地根本就看不到人影。寄萍抓住铁棱，出神地想着，想到自己的爹娘，想到洪伯伯，心

里一阵心酸，想到洪喜刚刚奋力拦着自己，自己还咬了他，懊悔与内疚让她的小脸红了起来，想着想着她抬头望了望外面自由的天空久久地都不愿下来。在下面扶着凳子的子建眼巴巴地抬着头问姐姐：能出去吗？ 寄萍没有回答，只

是转过身问他： 子建，你说那个洪喜，还有伯伯，他们会来救咱吗？ 子建肯定地点点头说道： 会的，洪喜哥哥和伯伯还有婶婶一定会来救的。 寄萍一听洪喜娘眼神暗了下来说道： 可婶婶从来就不喜欢咱们，还有那个洪喜。

故事四(4)

子建眼神更加坚定说道： 他们一定会来救的。洪喜哥哥喜欢咱们。 寄萍听了弟弟的话说道： 可是，我不喜欢他。

子建望向姐姐肯定地重复着： 洪喜哥哥一定会来救咱的。 而寄萍不再说话，抓住铁棱向外看着。

聚在洪家的人群已经散去，洪家三口头对头坐在那里，家里的气氛压抑得不得了，大福唉声叹气地发着愁，洪喜娘愤愤的摸着泪，洪喜看到爹娘老是这个样子也不说个办法出来，心里着急一下子站起来嚷道： 我找几个人，把

他们的门砸了去。 洪喜娘惊道： 你找死啊 1 大福也劝道： 你停下！那是什么地方啊？别说你带几个人，带多少人去也不行埃你先坐下。 洪喜哪能坐得下嚷着不行就找警察，大福说道： 你懂什么？人家都说，警察局长在里

面有股呢。

洪喜一听急得更是火烧眉毛，大福站起来说道： 我找殷先生商量商量去。 殷先生全名殷诚茹，是这一带有名的唱鼓艺人，家里除了他再就是一个叫巧凤的丫鬟，别看他身份不高，却是出身大户人家，见过大世面，懂得大道

理。洪喜娘被提醒了问道要不要找找教书的陈先生。大福摇了摇头说道： 还是找殷先生吧。陈先生虽然学问大，可在这事上，殷先生应该更有办法。 一边说着，一边走了。洪喜娘在后面追嚷道： 要不要提点礼？ 大福一听说道：

可是呢。有昨天剩下的馍馍没？你给我装一兜。 带上馒头就往殷诚茹家走去。殷诚茹的家是一个很小的院子，一进院门，就是屋了。院门开着，大福进来的时候，殷诚茹正坐在屋门口晒着太阳打坐，神情很肃穆的样子。巧凤则蹲在

院里洗着衣服大福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一下，陪了笑进来： 殷先生，还没出摊呢？ 巧凤见大福进来招呼道： 哟，王叔来了。师傅，王叔来了。 这闺女的声音很有特点，有点沙哑。殷诚茹张开眼，赶快站起来。四十岁左右的他，穿

着整洁，一看就是个很爱惜自己的人，接话道： 还没呢。干我们这一行的，早出去没用。大福大哥您怎么有空来了？ 大福把手里拿的馍馍袋递上去： 好些日子没见巧凤去拿馍馍，你嫂子一直嘀咕，殷先生是不是嫌咱的馍馍做得不

好，换了人家了？ 殷诚茹笑道： 哪里话？大哥的馍馍都是用趵突泉水做的，又足斤足两，我哪能嫌呢？实因为这些日子听书的人多，我白天回不来，晚上回来又晚，不好上门搅扰了。大哥您这是干什么？ 大福说道： 几个昨天的

剩馍馍，顺便捎给您尝尝。想拿几个新的来，今天没开火。 殷诚茹显得手足无措的样子，忙说道： 这可怎么好？您等着，我给您拿钱。 大福拦着他说道： 殷先生，您这么说就是看不起我了。几个馍馍，您拿着吃。 那哪行？

巧凤，接过来。大哥您等着。 殷诚茹说着要进屋。大福见这样赶紧直说道： 殷先生，实不瞒您，我今天来，有事求殷先生。 殷诚茹这才停下问道： 什么事？ 边问边把大福让进屋里。

屋子里摆设很简单，但也很干净，一切东西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屋里显眼的地方，挂着一把琴。殷诚茹把大福让到椅子上坐，又张罗着要给他倒茶。大福急忙阻止，说道： 殷先生，您别忙。您就是倒了我也喝不下。 殷诚茹

停下问道： 什么事？我能做什么？ 大福忙说道： 殷先生，我家买了两个孩子，您想必听说了。 殷诚茹回道： 我听街坊们说，没在意。大哥怎么想起买孩子来了？ 大福叹口气说道： 哪是买？实是人贩子要卖，那孩子求我，

我看不下去，就买回来，想给他们找爹娘的。谁知道他家里人找不着了，只好暂时留下。可没想到，这俩孩子一心想回苏州老家去，昨天夜里偷着跑了。 殷诚茹听到这儿不禁惊出声，大福接着说道： 他们要跑回苏州去倒也算了，谁

知道半路上又碰上了坏人，把他们带进江淮书寓去了。

故事四(5)

殷诚茹吃了一惊，忙问道： 江淮书寓吗？是女孩？ 大福点头： 大的是个女孩，才八岁。殷先生您说这不是造孽吗？ 天，去了那里，怕是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 大福见

殷诚茹为难赶忙说道 可这孩子是清白人家的孩子，落难到了咱手里。咱不能让人家享福吧，可也不能眼看着人家落到火坑里，您说是不是呢殷先生？ 殷诚茹：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你有什么办法？ 大福陪了笑： 这不来求殷先生

吗？ 殷诚茹： 我不过是个拉琴的，又会有什么办法呢？ 大福吞吞吐吐地： 殷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只要想，总会有办法。 殷诚茹皱了皱眉头说道： 我再想，也想不出啥办法。那个书寓，是有权有势的人开的，进出的也都是有

钱的主。咱们一个穷老百姓，能有啥办法？ 大福看着殷诚茹说道： 殷先生再想想。 殷诚茹被大福问糊涂了，问道： 大哥您什么意思啊？我能有啥办法？ 大福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听说，卢白更是那里的大股东呢，殷先生不能

找找白姑娘吗？ 他话还没完，殷诚茹就脸色豁然一变站起来，铁青着脸说道： 大哥，咱们是街坊，我把你当大哥尊重着，彼此不要伤了和气。我得出门了，你快走吧。 大福赶紧说道： 殷先生，我实在是没了办法呀。只要白姑娘

一句话..... 殷诚茹不耐烦地挥手道： 你快走，快走。 大福恳求着： 殷先生，您就救救这俩孩子吧。 殷诚茹一转身说道： 你不走，我可走了。 说着自己出去。大福只好追出来： 殷先生，我走，我走。慢着！ 殷诚

茹喊下大福顺说抓起他带来的馍馍袋，一下子塞到大福的手里，冷冷地说道： 这个，拿回去。我换了馍馍房了。 大福望着转身离去的殷诚茹，又低下头看着手中的馒头呆在那里。

大福回到了馍馍房，洪喜坐在馍馍房门口，洪喜娘坐在堂屋门口，谁也不说话。院门一响，娘俩一起抬起头来见大福进来问道： 怎么样？ 大福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洪喜忽地一下站起来： 我去..... 大福喝道： 你

站住 1 洪喜说道： 殷先生不帮忙，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们在那里面。 大福训斥洪喜道： 你老老实实留在家里。不，你赶快去汇泉楼吧。你是学徒，哪能旷工？ 洪喜犟道： 他俩还在那里头呢，我哪里也不去。 大福呆

了呆，叹口气： 不管怎样，我先去看看。 洪喜急道： 我也去。 大福瞪着洪喜道： 你老实在家呆着，别再给我闯祸。我一会儿就回来！ 说着走出门去。大福心想既然拜托不到人，还不如自己过来打听打听，说不准就把两个孩

子领回来了，想着来到了江淮书寓。打量着门口的情况，就见一位女孩正在门口送客便拜托她带他见里面的妈妈，女孩拿眼斜了大福一眼很瞧不起地让大福等着，转身就回屋子里去了，留下一阵刺鼻的香气。大福刚转头就见书寓妈妈送

一位客人出来了。大福迎上去陪着笑道： 妈妈，我听说，今天早上，有人把俩孩子带这里面来了。 女人一听顿时警惕起来： 你是谁？ 大福说道： 我是这俩孩子的养父。妈妈，孩子还小啊，怎么能进这种地方？求求您，把孩子

给俺放回来吧。 女人回身便走嗤道： 你说的好听。孩子是俺们买的，你说放就放了？ 大福在后面跟着恳求道： 妈妈买他们花了多少钱？俺拼着命也要还妈妈。求妈妈，这俩孩子是清白人家的孩子，这不是他们呆的地方埃 女

人进了门回过身来怒道： 老东西，别不识相。孩子现在是俺们的了。别说你是养父，你就是他们的亲爹，也是要不回去的。赶快滚！ 说着，一下子把门关上。大福愣了一阵，不死心地围着江淮书寓的围墙转起来。

故事四(6)

转到江淮书寓后墙

，大福一边转一边努力向里张望。突然有个声音冲他叫起来： 伯伯，伯伯。 大福急忙抬头找，终于看到了一间阁楼的小窗里，寄萍的小脸紧贴在上面。大福赶紧走过去心疼地问道： 寄萍，可算找到你啦。在里面挨打了没？受人欺

负没？ 寄萍摇摇头说道： 没挨打，但是不许我们出去了。伯伯，救救我们吧。 大福赶快点头： 孩子，大爷正在想办法。你性子烈，别硬和他们顶，会吃亏的。你先在里面老实呆着，大爷这就想办法救你们出来。 一边说，一边

赶快转身走了。

大福脚下匆匆地来到了劝业场，劝业场和新市场一样，这儿也是一处热闹的所在，有商铺、饭店，更多的是书棚、剧场之类的娱乐设施。大福转头找着，找了找，进了一个书棚。书棚是席搭的，里面有长条凳，此时，殷诚茹正

和一个女艺人在台上，殷诚茹拉琴，女艺人一手击鼓，一手打牙板，唱着梨花大鼓。巧凤站在一旁，入迷地听。大福进来，看到台上正在唱，只好在后面站下。殷诚茹发现了他，脸上现出一丝不悦，继续拉自己的。大福看到殷诚茹这样

，知道自己先前彻底把他得罪了，但只是低了头，并没有走的意思，继续在那里等。殷诚茹几次示意大福离开，大福就是不走，殷诚茹没办法，等女艺人唱完一段，殷诚茹和女艺人低语了几句，女艺人看了一眼大福，点点头。殷诚茹陪

了笑，对台下的客人： 对不住，在下有点儿事儿，今天就到这里了，诸位不妨到别的棚子里消遣吧。对不住对不住，刚才这两段儿，就不收钱了。 客人们纷纷离去，殷诚茹黑着脸走下台来对大福说道： 大福大哥，我不是话没说明

白。 大福突然哭起来： 殷先生，我实在没办法了呀。 殷诚茹被大福这一哭弄得一愣赶忙说道： 你看你这个人好吧，你没办法，朝我哭什么？难道我就有办法了？ 大福蹲在地下，一个大男人哭得呜呜的： 殷先生，你一定以为

我是心疼我买孩子的钱了。不是埃我也不知道，我和这俩孩子有啥缘。你想想我那个家，就算开着个馍馍铺，也就是混个肚子不饿就是了，家里三口人都嫌多，哪还有闲钱买两张嘴回来埃当初一看见这俩孩子，我就放不下了。以后

为了替他们找家，差一点就回不来。我那一个月，是要着饭、走着回来的，好几回觉得自己走不动了，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能死在外面，我家里还有仨孩子哩。你说说我可笑吧？这俩孩子，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就是养着，也是白

养。特别那个女孩子，和俺家人一点儿也不亲，可你说怪了吧？我就是心疼她。清白人家的孩子啊，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落在火坑里不管埃咱要不管，晚上咱能睡得着吗？求您了殷先生，就算您帮不了俺，您见多识广，帮俺想想办

法不行吗？ 巧凤在旁边听着忍不住插上来： 可是王叔，俺师傅也没..... 殷诚茹摆手不让她说，叹了口气说道： 大哥，你也是多事。这年头，自家的事都管不过来，还管别人家的孩子。我自己是没啥办法的，要不，找说武老二

的老李来商量商量？ 听着话大福赶快抹抹泪跟着殷诚茹在劝业场转悠着找老李，正找着突然看到前面老李撩着两条长腿飞快地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老李在殷诚茹面前跑过，匆匆地说了句： 帮帮我。就拐进了旁边一条小巷子。

两个警察追了过来。抓着殷诚茹问道 那个人呢？那个说武老二的呢？ 殷诚茹往对面的巷子一指说道： 进那里面了。 警察一听赶忙往那边跑过去。殷诚茹和大福顺着老李跑的小巷子找过来，就听有人在一旁小声叫，二人一看，老

李躲在屋角的后面。 那俩条子走啦? 老李问道。 走了。 殷诚茹说。老李又左右看了看然后放心地走出来，正了正身上的长衫，得了便宜一样说道： 他还以为他能抓住老子哩。 殷诚茹说道： 老李你说说你真是的，成天说那

荤口，这里面大闺女小媳妇都有，这不是招骂吗? 也怪不得警察抓你。

故事四(7)

老李辩解道： 不说荤口，没人听呢。 殷诚茹哼了一声道： 我看不一定。你试试，试试在别处下下功夫。你看看这梨花大鼓，全是些雅词，听的人也不少嘛。

这时大福在一旁咳了一声，殷诚茹想起来了找老李办事，说道： 对了老李，今天来有事找你帮忙呢。 听这话老李顿时神气起来： 有事啊？啥事？

这事一时说不明白，在街上说也不方便，所以这三个人一块回到了洪喜家。洪家堂屋里老李坐在中间，大家围坐在四周。这一刻的老李象是主角脸上很神气。大福一家七嘴八舌把事情已经说了一遍，老李听后十分胸有成竹：

就这点儿事儿埃这点儿事儿你们不该来找我埃 洪喜娘眼巴巴地： 不找您俺去找谁呢？ 老李说道： 你们不是信郭瞎子吗？你们怎么不找郭瞎子打一卦呢？ 不提还好，一提洪喜娘就骂起来： 别提那天杀的郭瞎子。成天在俺

家吃俺家喝，家里出了事，人头狗头没见他伸一伸，也不知道云游到哪里去了。 老李哼道： 他也就是骗骗你吧。 大福心急地道： 老李兄弟，咱都是为那俩孩子。你说说，你有啥办法没有？ 老李： 你们要啥办法啊？大福大哥

，我得向你道喜埃 大福摸不着头脑问道： 正犯愁呢，喜从何来啊？ 这还用说吗？江淮书寓出入的都是什么人啊？你的闺女进了那里，不就等于在那里边种上了一棵摇钱树吗？哎，这样，你去找那鸨儿，告诉她寄萍是你的闺女

，以后她接了客，你和她五五分成..... 话还没说完，老李就躺地下去了，洪喜骑在他身上，抓住他猛揍。老李大喊救命，三个大人急忙去拉他们，拉了半天，才算把洪喜架起来，洪喜还忙里偷闲用脚踹他一下。老李哼着爬起来说道

： 我的娘哎，洪喜啊，你是练摔跤的，你叔长了啥骨头禁得你揍埃再说我说啥了？这孩子咋就疯了呢？ 殷诚茹不屑地对老李说： 叫我说该揍。叫你来想办法呢，你说的是人话吗？ 老李揉着伤处说： 不过是开个玩笑。 殷诚

茹怒道：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赶快坐下，一块商量个办法。 老李正准备坐，一看到洪喜冒火的眼睛，赶快搬了凳子离开他。大福歉意道： 老李兄弟，孩子小不懂事，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可这事，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老李：

你要说送到别处，我没办法。要说江淮书寓，我只能说，太巧啦，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啦。那书寓里的妈妈和我最熟的。以前我不是在南岗子那里说武老二吗？她那时候还没发呢，成天追着听。 说着就吹开了书寓妈妈多爱听他讲书

，其实是因为喜欢他，想多看他两眼，起初众人还不信，慢慢的大家觉得好像真有戏，大福和洪喜娘更是觉得有了希望问道： 老李兄弟，求你啦，去找找她行不？求她放了俺的两个孩子。 老李吹嘘道： 没问题。她要不答应，我就

再不理她。 大福一家看老李应下了赶紧打发洪喜去兰芳斋买了六包桃酥让老李带上去江淮书寓，老李说道： 先别急着买点心，还有点儿事儿。我和她，已经好长时间不见了，这一见面，又是求她办事的，咱不能叫人家瞧不起是不是

？我那件新长衫，为了买那顶水獭帽子，叫我卖了。我得买件新长衫啊。 大福和洪喜娘互相看看，都舍不得，可又没办法。 那得多少钱呢？ 大福问道，老李说： 不买最好的，也得象点儿样吧？怎么着也得两块大洋。 洪喜娘一

听差点哭出来，刚刚那六包桃酥就让她疼得心里抽抽了，结果又得搭上两块。大福见状赶快把她拉到一旁，小声地说道： 他娘，要舍不得这两块，前面咱为这俩孩子花的钱可算白花了。 洪喜娘埋怨道： 这还有头吗？ 大福赶紧说

道： 你忘了瞎子说的了？你别看瞎子不仁义，可卦算得可准哩。洪喜娘犹豫了片刻，咬咬牙进了东间。这边，殷诚茹也把老李扯到了一旁说道： 老李，这事儿可不是闹玩的。你看大福多老实的一个人，为了这俩孩子，头午在我那

里哭得呜呜的。你要没那金刚钻，可别揽这磁器活。 老李看样子心已经虚了，还打肿脸充胖子： 不信我是吧？殷先生您不信我是吧？您要不信我就走了。 殷诚茹赶快扯住他： 我信我信。你只要敢答应就行。

故事四(8)

正好大福和洪喜娘

回来，洪喜娘犹犹豫豫，把手摊开，手心里放着两块大洋。老李赶快去接，洪喜娘又把手合上了看着老李说道： 老李兄弟，俺起早贪黑挣出两块钱来不容易，你接了俺的钱，你得给俺把事办成了。 老李一迭声地： 没问题，没问题

，你就看我的吧。 说着就出门去了。过了不一会儿便买好了长衫，坐着一辆洋车来到了江淮书寓前。此时的老李，穿一件新长衫，手里拿着他的水獭帽，头发抹得油光发亮，象个有钱人。就是长衫下面穿的鞋露出了破绽，两只鞋都开

了线，张着口。不过老李也有办法，不时用长衫小心地盖着。门口有姑娘守着，一看到洋车过来，立刻迎上来，满面春风地招呼道： 先生来啦。 老李很神气地拿着帽子下来，口气很大地： 来啦。你们妈妈呢，叫你们妈妈出来说话

。 一边说着，一边随两个姑娘进去。老李随两个姑娘往里走，里面的一切他看上去都新奇，嘴里不觉发出了惊叹。这一惊叹，被姑娘听出了破绽。姑娘问道： 先生是头一回来吗？ 老李醒过来，掩饰地说道： 这里，头一回。我都

是去金陵书寓。那里的常客啦。 金陵书寓啊。先生看俺这里和金陵比怎么样？ 姑娘又问，老李说道： 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说着用色迷迷的目光打量着姑娘的腰身。

两个姑娘把老李带到客厅，招待好了茶点就去请妈妈。老李在那儿坐着等，并不时地小心地用长衫盖上鞋，眼睛不时扫过门口来来往往的姑娘和客人，看着那些姑娘个个都漂亮。老李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看着，几乎流出了

口水。这时书寓妈妈走了出来了，老远就热情地招呼着： 哟，这是哪阵风吹来的贵客埃先生怎么称呼啊？ 老李急忙端足了架子： 免贵

姓李。 是李先生埃怪不得一早起来喜鹊就叫呢。原来是有贵客登门。李先生，今天来，

是有事啊，还是叫姑娘？ 老李说道： 没啥事，叫个姑娘玩玩。 书寓妈妈拍手说道： 叫姑娘啊，先生算您有福气。咱才从苏州来了几个姑娘，还都没破过瓜哩。叫来给先生看看？ 老李象老嫖客似的说： 看看看看。会侍候人吗

？告诉你，不会侍候人的，长得再漂亮的我也不要。 瞧先生说的，咱是干什么的？咱不就专教姑娘侍候人的吗？先生等着。 说着走到后门旁，挑起帘子，拍了拍手： 你们几个过来，来贵客了。 老李迫不及待地看着，只见云一

般飘进来几个姑娘，一起围住了他，这个叫着先生，那个冲他发着嗲，还有人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动手动脚。老李兴奋地左搂右抱，忘乎所以。可这一忘情，却把鞋的事忘了，被站在一旁的书寓妈妈发现了。女人顿时生疑冷着声音问道：

先生，挑好了吗？ 老李捏捏这个，摸摸那个说道： 哪个都行，哪个都行。要不，就这个吧。 这个呀。好呀，先生好眼力。十块大洋，先交钱，后开房。 老李说道： 哪有这样的规矩？下馆子吃饭还是吃完了再交呢。 女人

顿时脸色一变： 你到底有钱没钱？ 老李： 你看不起人啊？老子有。 说着把手伸进长衫里，摸呀摸，怎么也拿不出来了。女人看得明白一声冷笑，几个姑娘也撇着嘴散去， 穷种，到这里找事儿来了。来人啊。 两个黑大汉应声

进来。 把他给我打出去 1 两个黑大汉一步步逼近来，老李吓得往后退。 慢着，慢着，我来有事的。 老李赶紧说。 什么事？ 女人问道。老李颤声说道： 你们是不是买了俩孩子？我是为那俩孩子来的。 给我打 1 女人听

这话二话不说的命令道。一黑大汉挥过来一拳头，老李不知道怎么就趴到地下了。另一黑大汉又跟上一脚，老李一下子就滚到了墙角

里。黑大汉又逼近来，老李吓得使劲往后缩，可嘴里一点儿也不闲着： 我给你说妈妈，这俩孩子可是

有来历的，你要不放他们，你这事儿可就惹大了。 女人嚷道： 给我打他的嘴 1 一黑大汉给了老李一耳光，老李嘴里顿时冒了血，可老李的嘴还是不闲着： 你不信？你不信是不是？

故事四(9)

到时候出了事，你可别怪我没告诉你。 女人见

大汉挺了下来训斥道： 怎么停下了？ 另一黑大汉又照他嘴上一下，老李一口血喷得老远。老李捂着嘴继续喊： 我走，我走。我可是告诉你了，到时候后悔别赖我。 一边说，老李一边踉踉跄跄往外走，女人倒起了疑，喊道 停下

。 老李站住，捂着嘴痛苦地呻吟着。 你说说那俩孩子有啥来历？ 老李一愣，显然谎话还没编好。女人哼道： 想坑我是吧？你们两个，还闲着..... 老李急忙叫： 不是，不是，我是不想透底。 不行，今天你非得把底透给

我不可，要不你别想活着出去。那俩孩子到底有啥来历？ 老李眼珠子乱转，突然就编出来了： 这事，我本不想说的，可不说出来，你是不会信的。新来的张督办知道吗？张宗昌的高参知道姓什么吗？ 女人被吓住问道： 什么？

老李： 姓夏。知道姓夏的是谁吗？那就是这俩孩子的爹。 女人啊 了一声。老李见有效果，接着说道： 夏高参这儿还在北京哩，这两天就要来济南了。你说说你真会买，你买谁家的闺女不好，你买张督办高参的闺女。咱也不知

道你长了几个胆。你说你偷着买也好，非买得叫全济南都知道。 女人不信地问道： 你骗我的吧？夏高参的闺女，怎么会在济南？怎么穿得不象富人呢？ 老李装模作样地哼声道：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这闺女的养母，原来在夏高参

家当奶妈，这俩孩子，是她一手奶大的。这几年不是乱吗？夏高参跟着张督办南征北战的，孩子的娘又死了，夏高参带不了俩孩子，这才托她把孩子先带回老家，就是咱济南养着。你听孩子的口音了没？那是咱济南的孩子吗？听说爹爹

要来济南，这俩孩子耐不往，偷偷跑出来想去火车站接爹爹，碰上了人贩子。这好，人贩子拿了钱倒跑了，抓住你了。夏高参马上就到了，我看你怎么办吧？ 女人显然有些信了老李的话，不再说话了，低头思量着。老李抹抹嘴上的血

，扯扯身上的长衫，又捡起滚了老远的水獭帽说道： 事情我都告诉你了，你自己惦量啊。你要觉得我是骗你，你就别理。不坐，走了。 女人把老李叫下，犹豫着想了想，回回头，扫手叫过来一个倚在门口看热闹的女孩子，小声地问

道： 你听他说得象真的吗？ 女孩摇摇头说道： 不知道。但那个俩孩子，倒真不象穷人家的孩子，口音也不是济南人。 女人又想了了阵，抬起头来对老李说道： 这俩孩子，我花了十块大洋买的。我不管是谁的孩子，我不能赔钱

做生意。要想要孩子，拿十二块大洋来。不给钱，就算他张督办来了，我也不交孩子。 老李看事情有门，也不再多说，便出了门冲大福家走去。

到了大福家，大福一家子跟殷诚茹都在。大家把老李围在中间，老李已经把嘴上的血洗去了，但明显能看出来嘴还肿着，但吹得唾沫星子乱溅，黑白颠倒的，吹着书寓妈妈是怎样对他死心踏地一往情深，大福在一旁听得心急，

只想知道两个孩子的事，问书寓妈妈有没有答应放人。 她能不答应吗？我都去了她能不答应吗？ 老李吹嘘道。大福一听高兴地问： 这么说她放咱孩子？什么时候去领啊？ 老李说道： 你别慌。这俩孩子，她是花了二十块大洋买

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她给打了折。她只给咱要十五块。只要咱拿上十五块大洋，她立马放孩子。 洪喜娘还没听完就叫起来： 什么？算了算了，这孩子咱不要了，叫他们在里面呆着吧。 洪喜一听吓得叫道： 娘！ 洪喜娘铁了心

地说道： 叫啥也不行。这还是孩子吗？这成了填不满的穷坑了。大福想劝劝说道： 他娘..... 洪喜娘立马打断他说： 他姥娘也不行。

故事四(10)

这事儿，没得商量。 大福看洪喜娘这样得慢慢劝，转身陪了笑对老李说： 老李兄弟，累

你。殷先生，要不，您和老李兄弟先请回？这事儿，容俺家里商量商量？ 老李还没吹够： 那女人..... 殷诚茹赶紧扯他一下说道： 咱们先走吧。 转身对大福说， 这事儿不小，是得商量商量。不过大哥您也不必太着急。这样

的地方买这么小的孩子，不会让她急着接客的。他们都是买了孩子，教她琴棋书画，把她好好养大，图的是将来有个好价钱。所以，有的是时间。 大福点了点头道了谢便送殷诚茹和老李他们出门，见他们走远赶快回来。洪喜见爹回来

对这俩口说道： 爹，娘，咱咋也得把他们赎回来。实在不行，把我卖了。 洪喜娘生气地说道： 哪里显出你来了？那还不是你媳妇哩。 大福气闷道： 瞧你对孩子说什么。他娘，算算，咱在这俩孩子身上花多少了？ 还用算吗

？你买他们花了十一块，上苏州花了十块，这又给了老李两块。看见的就二十三了。看不见的呢？ 大福说道： 二十三，二十三，可不老少了。可是他娘，咱要不把他们赎回来，这二十三就全扔了。 洪喜娘恨恨道： 扔就扔了吧，

这是命，碰上了也没办法。我看出来了，要不舍了这笔财，这俩孩子没完没了。 大福刚想说，看看洪喜说道： 洪喜，你出去，看看瞎子回来了不。 洪喜不情愿地出去了。大福推心置腹地劝洪喜娘道： 他娘啊，你算算，要是不赎

回来，咱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可全扔了。可赎回来呢？寄萍这都能干活了，家里省了一个帮工钱，子建眼看着也能干了，等于咱白捡了俩帮工。寄萍大了，给洪喜当了媳妇，咱省下了彩礼钱、媒人钱。你算算哪头合算？你算算。 洪喜娘

气哼道： 哼，寄萍那闺女，我早看出来了，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对咱洪喜，从来就没正眼看过一眼，养大了，还不知道跟谁呢。 大福忙劝道： 以前那样，以后不会那样了。她这回跑出去，掉到了火坑里，是咱把她救出来的。人心

都是肉长的，她能不识数吗？ 可咱上哪再弄这十五块大洋呢？ 大福说道： 咱不是在兴源钱庄里还存着四十块吗？ 洪喜娘惊道： 什么？不行，杀了我也不行。熬了一辈子，就那几个钱了。

话虽这样说第二天一大早洪大福便来到了钱庄取钱，可是钱庄的门还没开，大福一个人蹲在那里等了一会。门一直就那么紧闭着，大福忍不住上去敲了敲。开门的是一个小伙计。大福说明要来提钱，钱庄伙计说道： 这位大爷

您是不知道，张督办来了，叫各商号把钱全存到他办的省银行去，咱们这样的小钱庄没生意可做了。 大福吃惊道： 啊？可是我在你们钱庄存着四十块大洋呢。 伙计无奈道： 实话告诉您大爷，钱庄里现在一块大洋也没有，您要是

兑，只能兑张督办发行的军票。您兑吗？ 大福问道： 啊？军票？那顶钱吗？ 伙计说： 张督办说顶。 大福着急道： 啊？那怎么行？我存进去的可是响当当的光洋啊。 伙计摇摇头说： 那就没办法了。要不大爷您再等等。您

存进来光洋俺给您军票，连俺都觉得过意不去。 大福呆了呆地看着钱庄，心里想了一会儿回头去找殷先生。

殷诚茹正在院子里打拳，巧凤在扫着院子。大福推门进来了，脚下还没停步说道： 殷先生，怎么办呢？ 殷诚茹忙问： 又怎么啦？ 大福苦着脸说道： 不瞒殷先生，我还有点家底，是这些年卖馍馍辛辛苦苦攒下的，都在

兴源钱庄存着哩。我寻思着为了这俩孩子，取出来去吧，可谁知道，说张督办发军票，发的钱庄里都没大洋了，要取就只能给军票。

可咱拿军票去，人家江淮书寓认吗？ 殷诚茹摇摇头说道： 断不会认的。张宗昌发的那军票，谁也不

愿意要，大家出手都来不及，谁会收它呢？ 大福急得一屁股蹲下，抱着头： 可愁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呢？ 殷诚茹见大福真为了这俩孩子用心，感动地说： 唉，为了这俩孩子，你把家底都拼上了。这样吧，一会儿我上劝业场的时

候，给这些说书的唱戏的说说。再难的事，合不住人多。大家各人凑个三毛两毛的，也就出来了。我再找老李，叫他也在咱剪子巷里凑凑。都是多年的邻事家了，又是做善事，想必大家也肯帮忙。 大福听了这话眼睛一亮，心下感激地

不得了： 这可叫我说什么好呢？

故事五(1)

殷诚茹好好安慰了洪大福一番，想办法集众人之力把两个孩子赎出来。殷诚茹在劝业场这边吩咐巧凤端着竹筐出去挨着劝业场的棚子转，并教巧凤言语一番，看自己的面子，大伙掏一文钱不嫌少，一块钱不嫌多。巧凤听得明白

答应着走了。另一边老李也是凭着他那张说书的嘴挨家挨户地游说着，大伙忙活了一整天也不知道这钱能不能凑起来。到了晚上一起来到大福家碰头。在昏暗的油灯下，殷诚茹和老李掏出凑了一整天的钱，整的零的，一大堆。全家人眼

睛都盯在上面，生怕漏了一文钱。过了好一阵老李终于把钱点明白了，只见他舒了一口气，说道： 嘿，还多出来了，十五块三。 大福听了这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心里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可怎么报答人家呢？这可怎

么算呢？ 老李很慷慨地拿出一块钱放到桌上说道： 我也捐一块。我只收十四块。对了，还有这三毛。 大福赶快拿起那一块三毛钱又放回去： 老李兄弟，你跑腿受累，怎么能让你再拿呢？ 老李还在让着，边让边说： 我也是为

了孩子嘛..... 大福推住他的手说道： 这一块三毛钱，就算你的车马费。你不是得搭洋车吗？ 老李这才收下。

老李和大福在家整理了一下，便搭上洋车来到了江淮书寓门口。老李和大福下车后便让大福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看看，大福心里犯嘀咕人家能放么，老李一听气势很盛地说道： 他敢不放！ 说完就趾高气扬地过去，连破鞋

也不再遮挡，对站在门口的姑娘喊道： 叫你们妈妈，就说我来了。 然后就向屋里走去，来到了客厅，这时听到信的书寓妈妈也走了过来。老李站在那女人面前，从兜里掏出了钱，把钱数了数交给她，把剩下的装进了自己兜里，说道

： 十二块，一分不少，对了吧？ 女人点了点把钱收下，回头对人叫了句： 来人啊，把孩子给他。

大福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门一开，老李领着寄萍和子建出来了。子建一看到大福，飞跑过来，一下子扑到他身上： 大爷。 大福张开手臂紧紧地抱住他，喃喃地道： 出来就好，出来就好。 寄萍在门口看到大福心里很不

是滋味，知道自己这次闯祸了，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小声地叫了声： 伯伯。 大福恼怒地看她一眼，寄萍知错地低下了头。大福心里生气呵斥道： 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真是气死个人..... 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手。寄萍见

状吓得缩了缩脖子。大福手举在半空里，发了几次狠，但就是落不下来。老李在旁边说道： 这样的孩子，该打。疼也疼的，自然打也打的。不打不长记性。 大福使了使劲，寄萍的脖子也跟着缩了几缩，但大福的手还是落不下来，最

后大福发狠地道： 我饶不了她。 手终于落下来，却是在她小脸上摸了一下心疼地问道： 在里面，没受委屈吧？ 这话寄萍听在耳朵里鼻子一酸，使劲把眼泪憋住，然后摇了摇头。大福说道： 走吧。你婶子在家里等着哩。

此时的洪喜娘正在馍馍房里揉面，寄萍闹出的这一档子事让洪新娘心里憋的慌，有气又没处使，就见她很用力地揉着手里的那块面，发着狠地揉。洪喜进门见娘还在忙活做馒头，催促洪喜娘赶快做饭，寄萍他们就快回来了。洪

喜娘听到这话算是找着出气筒了，一个高就窜起来扯着嗓子嚷道： 什么有功的啊？还叫我侍候？有本事别回来埃洪喜，你还不上汇泉楼在家里干什么？你这活计是好找的吗？赶快走！别叫我看见你。我今天看谁都不顺眼 1 洪喜赶

快躲开说道： 我不去。我明天再去！ 洪喜娘正在气头上操起扫面的扫帚就追过去： 你不去？我看你不去？ 洪喜从馍馍房里跑出来，洪

喜娘嘴里骂着拿着扫帚从馍馍房里追了出来。洪喜刚跑到门口，准备开门往街上跑，结果门一

下开了，只见大福领着寄萍和子建进来了。洪喜和洪喜娘见这俩孩子都愣住了。大福知道洪喜娘这次气得不轻，赶紧笑着对寄萍说：寄萍，你婶子这两天可替你们急坏了。

故事五(2)

赶快叫埃 寄萍性子倔再加上心里跟洪喜娘本就不对付，怎

么肯，只见她低头不说话，子建倒清脆地叫了声婶子。洪喜娘却没答应，怨恨地看了寄萍一眼，一转头回了馍馍房。大福弯下身子，小声地对寄萍： 你婶子生你的气哩。你婶子为你的事可没少操心。快，去叫她一声啊。 寄萍还是不

肯动。大福在后面推着她，寄萍就是不动。

这一大一小两个人正僵持着，只见殷诚茹推门走了进来说道： 老李说，孩子领回来了？就这俩吗？ 大福见是殷先生笑着说道： 就这俩。你看看，也叫您跟着操心。 殷诚茹点头道：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眼光扫到寄

萍，殷诚茹停了下来，上下注意地打量着她，女娃身上那麽一股子灵气吸引了他的目光。大福说道： 你看洪喜他娘这个脾气。孩子不回来，急得她饭都吃不下。孩子回来了，她倒发开了脾气。我正劝寄萍去给她认个错哩。 殷诚茹连

连点头说道： 应该的，应该的。 大福又去推寄萍，小声地： 听话孩子，你婶子可为你操了心了。去认个错吧。 寄萍被他推着慢慢向馍馍房走去。殷诚茹却继续站在那儿打量着她。还没走到馍馍房跟前，洪喜娘的骂声就传出来了

： 你还回来干什么？那里不好吗？你咋不在那里呆着呢？好好的人家不呆，非上窑子里闯，你骨头贱是咋的？有本事你别回来呀，有本事你别叫俺救你呀，有本事你找你那阔爹来救你呀。 寄萍心里也委屈的紧，听到洪喜娘的骂声，

脸一阵红一阵白，咬着嘴唇忍耐着。大福在后面继续往前推她：你婶子就这样的人，刀子嘴豆腐心。快，去叫她，向她认个错啊。 寄萍被大福推进来，洪喜娘坐在灶前抹泪，还在厉声骂着。大福对寄萍说道： 去，去呀。 洪喜娘

把脸一别说道： 别，我情受不了。人家是什么人啊？人家是金枝玉叶，人家是小姐。可小姐怎么进了窑子了？你不是看上那里了吗？你别出来呀。 寄萍被骂得脸上挂不住，勉强站在那儿忍着。谁知道大福又在后面推她一把，寄萍盯

着洪喜娘，气冲冲地就过来了，嚷道： 你放心吧，你今天为我们俩花的钱，将来我爹会一百倍还你！ 说完，回头就跑出去了。大福和洪喜娘都愣住，半晌，洪喜娘两手一拍，放声大哭： 天哪，还有没有良心啊。倾家荡产就换了这

埃我不活了，我不能活了。 大福急忙劝道： 唉，她不是小吗？她不是不懂事吗？别和个孩子一般见识。

子建和洪喜已经在院子里玩开了，寄萍走到子建跟前，拉起子建说道： 走，回屋去。 殷诚茹一直呆在院子里，馍馍房的言语他都听得清清楚楚，自寄萍从屋里里走出来，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她，此时轻轻摇了摇头： 这孩

子，欠调教呢。

晚饭时间，洪家支上了小桌，大福和洪喜娘已经在桌旁坐下，子建坐在他们中间，洪喜正往桌上端饭。除了馍馍和粥，今天引人注目的是有一盆炖肉。大福温声向西间叫： 寄萍，吃饭了。 没人应声。大福又叫了一声： 寄

萍。 还是没人应声。洪喜娘又忍不住了： 是长志气，不吃俺家的饭了，还是在窑子里吃了几天好的，看不上家里的饭了？有本事你别吃。 大福赶快地劝阻道： 你看你这张嘴。 洪喜娘紧跟着顶道： 嘴怎么着？嘴长到我身上，

还不让我说怎么着？ 大福的声音放大了： 你悄悄的吧！ 说着叹了一声起身进了西间。洪喜娘在后面瞥了大福一眼道： 真孝顺。

大福进了西屋见寄萍趴在床沿上，摆弄自己的手指，扯了她一下，温和地说道： 寄萍，别和你婶子一般见识，她就是张嘴。走，跟

大爷出去吃饭去。你婶子为了迎你们回来，特地炖的红烧肉。 他一扯，寄萍就猛一甩，把他

的手甩开了。大福惊道： 这闺女，这是干什么？不饿啦？走，听话。 寄萍又把身子一甩。洪喜娘的声音又响起来： 这才真是，大米干饭喂出狼来了。你倒说说看，自从你来了，对俺家有什么好，你凭啥端着小姐架子?

故事五(3)

你要有本事

，你永远都别吃俺家的饭。 大福朝外面： 你就歇歇吧。 又对寄萍： 走，吃饭去吧。一天忙忙乱乱的，也没好好吃上顿饭。 洪喜娘：不吃，人家不吃。人家是什么人啊？你家这是什么饭啊？在人家眼里，这还不是猪狗食啊。

洪喜的声音： 娘 1 大福无奈地： 现在不想吃？ 寄萍点点头。大福： 那就一会儿吃吧。 说着摇着头出去了。大福走出来坐在洪喜娘的对面安慰道： 她受了几天惊吓，还没缓过劲来，不想吃就不吃吧。 洪喜娘一下子爆发

了： 不吃，不吃明天一早起来也得给我干活。你以为你还是大小姐呢？你到了这里就是粗使丫头，你得给我当牛做马去！ 大福皱眉道： 他娘，你说什么呢？ 洪喜娘反驳说： 我说什么了？你不许我说你把我嘴缝起来啊。什么世

道啊？一个不明不白的孩子进了门，我的家就不许我说话了。天哪，我这是造了哪辈子的孽哟。 她越说越憋屈，大声哭了起来。子建在一旁懂事地看着他，大福重重地叹口气，也没吃饭的胃口把筷子放了下。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洪喜娘早早起来收拾店铺，先去推在草堆上睡觉的洪喜。洪喜娘： 洪喜，洪喜，快起来，今天可得上汇泉楼了，再不去人家不要你了。 洪喜答应着就爬起来，一边往身上套衣服一边嘱咐娘： 娘，今天你别对她

发脾气了。她是以前没受过这个。 洪喜娘听了反问道： 咦，你娘就受过这个吗？家里家外有一个敢对你娘这样的吗？洪喜，你爹宠着她，你可不许再向着她，你得向着娘，帮着娘一块把她治过来。要不，咱家的日子以后没法过。

洪喜张大眼睛问道： 你想怎么治她啊？ 这个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 洪喜想了想，不放心地劝道： 娘，你不是拿她当闺女吗？你得疼她。 洪喜娘不耐烦地说道： 快走你的吧。没见你这么心疼过娘。 洪喜跑到院子里揭起

院里一块石板，在下面的泉水里洗了把脸，搓了搓手，摔了一把脸上的水就走了。

寄萍和子建还在床上睡着，洪喜娘一撩帘子走了进来，看到寄萍还在睡，声音冰冷地说道： 寄萍，别睡啦，起来拉风箱。 寄萍头窝在被子里根本就没反应。洪喜娘提高嗓门说道： 别装听不见。别睡啦，赶快起来。咱家不

能养个吃闲饭的。 寄萍在被子里听得一清二楚，心里窝着气，犟着不出声。大福听着声音披着衣裳从东间里出来说道： 我去，我去。 洪喜娘嚷道： 你去什么？案子上不得两个人么？以前都是洪喜拉风箱，洪喜走了，这活谁干？

大福说： 她才回来，再叫她歇一天吧。 洪喜娘白了他一眼道： 你咋这么孝顺她哩？不行！我不是说了吗？不吃饭也得干活。寄萍，起来！ 活还没完，寄萍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冲着她大喊一声喊： 我不干！不干！就是不干

！我不吃你们家的饭！我弟弟吃的你们的饭，将来我爹爹一百倍还给你 1 洪喜娘被寄萍惊得目瞪口呆，还没反应过来，寄萍又一下子躺倒，拉过被子埋上了头。子建被惊醒了，想爬起来，也被寄萍拉祝 洪喜娘半天才反应过来，只是

机械地嘟囔着： 这、这、这.....你这是买家来个什么东西啊？天底下有这样的孩子吗？ 寄萍伸出头来： 你才是东西哩！ 大福走过来了，训斥道： 寄萍！ 又赶快去拉洪喜娘： 别和个小孩子一般见识。走走走，咱俩去干，

就让她再缓一天吧。 洪喜娘不肯走，指着寄萍骂着： 小妮子你活活气死我。我告诉你，你不干活，别想吃饭！饿死你饿死你饿死你 1

寄萍在被子里嚷道： 不吃就不吃1

今天早上一顿闹腾，洪喜娘心里憋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后来被大福拉了出来，心里的气更胜。只见两口子都沉着脸，谁也不说话在锅上锅下忙碌着，一个揉馍馍，一个往笼里摆，忙里偷闲还得拉上几下风箱。而西间里，寄萍

和子建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着，根本不理会外面忙碌的两个人。转眼到中午了，夫妻俩正在强做欢颜送一个买馍馍的离去。

故事五(4)

人家一走，两人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大福吃力地捶着自己的腰： 唉，老了。 洪喜娘说道： 操闲心操的。

大福说： 趁着没人儿，赶快吃饭吧。 说着去拿馍馍往外走。洪喜娘在后面嚷道： 我给你说，不许给那个死妮子吃。 大福应声道： 我不给。不是还有子建吗？ 其实洪喜娘看见了，他拿了仨馍馍，但她别开了脸，装没看见。

寄萍还在床上躺着，子建趴在床边玩。大福走了进来说道： 子建，吃饭了。 一边呶呶嘴，示意子建叫寄萍。子建去推寄萍： 姐姐姐姐，吃饭了。 寄萍把头一蒙： 不吃！ 大福伤心地看她一眼，又看看外面，压低了声

音劝她： 寄萍，别这样，你婶子就这么个人，嘴上厉害。哪能和自家的肚子过不去呢？乖，起来吃饭。新出笼的馍馍，可香哩。 寄萍理也没理。大福不劝了，呆呆地坐在床边，伤心地看着她。子建不懂事，抱着馍馍吃自己的。洪喜

娘从外面端了个咸菜碗进来，一看这架式，明白了，冷笑一声，道： 你这么孝顺，她该听你的啊。 大福恳求地： 你就别说了。 洪喜娘： 怎么，因为她回来，还不叫我活了？她以为她是谁啊？ 大福突然神情很难受，慢慢地弯

下腰，很痛苦的样子： 他娘，他娘，他娘..... 洪喜娘吓了一跳忙问道： 你咋啦？ 大福吃力地站起来： 没事儿。我心口一阵堵得慌。 洪喜娘顾不上寄萍了，去扶大福： 赶快，上床躺躺。子建，咸菜碗，接过去。 扶着大

福去了东间。子建也惊慌地跟过去。寄萍忽地爬起来，担心地向外望，突然，子建端了咸菜碗又回来了，寄萍赶快老样子躺下。子建把咸菜碗和馍馍一起端到床边来，推推寄萍： 姐姐，吃饭吧。 寄萍还是不动。

正在这时，殷诚茹进了院门，站在院子嚷道： 大哥，嫂子，在家不？ 洪喜娘赶快从东间迎出来： 殷先生来啦。吃了不？子建，赶快去给殷先生拿几个馍馍去。殷诚茹笑着阻止道： 我吃了来的。大哥呢？ 大福已经扶着

门框从东间出来了： 在呢。殷先生吃了？ 殷诚茹看大福的样子不太好问道： 不舒坦？ 大福： 没事儿。殷先生您坐。有事吗殷先生？ 殷诚茹有话不好开口的样子： 没事儿。今天我没出工，顺便来看看这俩孩子。咋光子建啊

？那女孩呢？ 大福没说话，洪喜娘已经说开了： 别提人家那小姐..... 大福急忙阻止： 他娘。 洪喜娘： 还不让说啊？ 殷诚茹见不对劲问道怎么回事，大福叹口气说： 没啥事。孩子小，不懂事，和他婶子赌气不吃饭哩。

殷诚茹惊讶地往西间里伸了伸头，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寄萍。殷诚茹说道： 和嫂子赌气？这孩子可太.....大哥，她被你家救了，你也把她当自家的孩子，是孩子，就得管啊。 大福说道： 管，咋不管哩？孩子不是还小吗？再说以前

享福享惯了，咋一到了咱这穷家里，不习惯，也是难怪。 殷诚茹又伸头看了看床上的寄萍，小声地： 大哥，嫂子，有件事，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 大福： 你说，你说。 三个大人到屋里，把屋门关上。 殷诚茹说道： 我看那个

女孩子，是块唱鼓书的料子。长相好，听声音也不错。我这把琴，侍候了好几个唱鼓书的了，还没见一个能比她好的。我早就想找个女徒弟。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叫她跟我学唱鼓书怎么样？也给家里省一张嘴。 洪喜娘一下子就动了心

： 那敢情好，殷先生也不是外人。就是这闺女脾气犟，怕惹殷先生生气。 殷诚茹忙说： 我不怕。我不是她爹娘，我是她师傅。师傅还有不管徒弟的？你们不敢管，我来替你们管。 洪喜娘看看大福问道： 他爹你说哩？这闺女太

倔，放到家里惹我生气，不如交给殷先生，也叫殷先生调教调教她。 大福犹豫一阵，陪了笑道： 殷先生，谢谢您还想着这孩子。这事儿，让俺再商量商量行不？ 洪喜娘奇怪道： 咦，还有啥商量的？

故事五(5)

咱俩都在这里，你还要和谁商

量？ 大福在下面踢她一下，继续对殷诚茹： 俺商量商量再给你个回话，行不？ 殷诚茹看出些什么，笑着起身道： 也好。那我走了。 洪喜娘赶快起身送，大福跟在后面。

殷诚茹一走，洪喜娘就扯着大福回了东间，并且把门关上，问道： 你啥意思啊？还商量什么？ 大福一点没犹豫，很坚决地说道： 这事儿，不行，咱不能送这姑娘去学鼓书。 洪喜娘问道： 咦，唱鼓书咋啦？你看人家殷

先生过得不也挺好吗？ 大福说道： 再好也是唱鼓书的，下九流，没人看得起。他娘，寄萍咋说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落难到了咱手里，咱不能让她去干这个。 洪喜娘说道： 噢，原来在你心里，她高人一等哩。 她不高人一等

，可也不能去干下九流。这事儿，你别管了，晚上我去回殷先生。

殷诚茹从外面回来，他的丫鬟巧凤跟在后面身后跟着巧凤，师徒俩正边走边说着话。巧凤一直想要跟殷诚茹学唱戏，可是殷诚茹知道巧凤不是学戏的料，这个行业如果混不出个名堂就把人毁了。巧凤正要说服殷诚茹，突然就见

一个人影从靠着的墙根处起来，是大福。大福迎上去说道： 殷先生回来了？不说今天不出工了吗？ 殷诚茹笑着说： 是大哥埃想想在家也没事，就又去了。等好久了吧？赶快，进屋说话。 大福客气地说： 不了，就在这里说就

行。殷先生，那事，谢谢您了。可我和他娘商量了一下，不想让孩子来了。家里离不开。洪喜去学手艺了，我和他娘在案上，得靠她在家里拉风箱哩。 殷诚茹叹了口气说道： 那孩子，拉风箱可惜了。 大福忙接话道： 可俺留下她

，不就图家里干活有个帮手吗？殷先生早歇着吧，我回去了。 殷诚茹站在那里看着他走，突然冲大福叫了一声： 大哥。 大福回头。殷诚茹笑着说： 大哥是看不起这一行吧？ 大福一听这话顿时狼狈起来： 哪里啊？实在是家里

离不开。 殷诚茹凄凉地一笑，摆手让他走了。巧凤在一旁看着，心里明白插上来问道： 师傅，您要收他家那个女孩做徒弟？ 殷诚茹不想谈这个话题，声音干干的说道： 赶快做饭吧。 巧凤急道： 师傅俺侍候你这好几年，你不

收俺去收一个外人？ 殷诚茹转过脸，耐心地劝着： 巧凤，我不收你，是不想害你。干这一行要是唱不出来，连口饭都混不上。别说了，赶快回家做饭。 巧凤听着殷诚茹的话低下头去。

大福回到家已经是晚饭的时间，洪喜娘和子建坐在饭桌前，子建正在吃饭，洪喜娘坐在那里发呆。大福从外面进来，对洪喜娘如释重负地说道： 说了。殷先生是个聪明人。我还没说完哩，他就懂了。 洪喜娘听大福说着也不

说话。大福看看西间问道： 还不出来？ 洪喜娘依旧不知声。大福叹了一声说道： 怎么这么倔。 拿了个馍馍欲进去。洪喜娘这回声不大，却很坚决地说道： 你停下 1 大福看她一眼。洪喜娘接着说： 我花了钱，出了力，不是

找气受的，不是找个姑奶奶在家供养的。 大福犹豫一下，果然回来了。

晚饭寄萍依旧没吃，大福和洪喜娘吃过饭收拾好了都上了床。洪喜娘脸往里躺着，大福坐在那里抽烟，气氛很是沉闷。外面门一声想洪喜回来了，子建听到声音从西间跑了出来，洪喜小声地问子建： 你姐今天吃饭了没？ 子

建摇了摇头。洪喜神秘地对子建说： 你跟我过来，过来。 说着领着子建去了西间。

寄萍还在床上躺着，洪喜进来，看看寄萍问道： 还不吃饭啊？ 寄萍一声也不吭。洪喜也不计较，从怀里拿出一个透了油的纸包来说道： 起来，有好吃的。客人剩下的，我偷偷藏起来了。 寄萍动也没动。洪喜把纸包打开

摊在床上，是一只吃剩下的烧鸡。洪喜又说道： 你看，还有一只腿哩。你吃了吧。 寄萍还是不动。洪喜很尴尬，看看在一旁眼馋的子建，拿起那根鸡腿递给子建： 她不吃，你吃。 子建接过来含着口水盯着鸡腿说道： 谢谢洪喜

哥哥。 低下头要咬，可是还没送到嘴里，寄萍突然爬起来，一把从子建手里抢过鸡腿，一下子扔到地下，严厉地呵斥道： 不许吃脏东西！ 洪喜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她，还没等说话寄萍已经又躺下了。

故事五(6)

子建嘴瘪了瘪，没敢哭，洪

喜气愤地把烧鸡胡乱包起来，拿起来走了出去。

接下来的两天，寄萍仍然怄着气不肯吃饭，大福心疼，洪喜娘却是气得七窍生烟，这妮子还真是大小姐，玩着这一出给谁看呢，把你从人贩子那儿救来，还吃好喝的喂着你，你不知道感恩乱跑出去闯祸，回来甩脸子给谁看呢，你还

有功了，洪喜娘越想越气。大福心想本来也是觉得寄萍有些过分了，可是再这样饿下去要出事的，心下不忍，端起一碗稀饭欲进去。洪喜娘厉声地道： 不许去 1 大福苦着脸说道： 他娘，三天了呀，别饿出事来。 洪喜娘憋得委屈

一下子哭起来： 出事就出事，饿死拉倒！天哪，这是哪辈子造了孽啊，买了个姑奶奶骑在脖子上拉屎。 大福唉声叹气道： 你看你，你看你，这都说到哪里去了？ 洪喜娘一抹泪说道： 别以为我好欺负，不吃饭，也睡着我家的床

呢。不吃饭，也得起来干活 1 话还没完，寄萍披头散发地从屋里冲出来了。大福吓了一跳，赶快拦，嚷道： 哎，哎，三天没吃饭，你上哪？ 没拦住，寄萍已经冲出去了。大福赶快追出去。

寄萍从屋里冲出来直接跑到磨房里去了，抱起磨棍就去推磨。大福拦着说道： 哎，哎，三天没吃饭了..... 话还没说完，只见寄萍的身子往磨棍上一趴，就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下。大福赶快冲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只见寄萍

小脸蜡白蜡白的，吓得大福声音都变了： 他娘，快来啊 1

众人忙活了好一阵把寄萍挪到屋里，又是拿水又是拿吃的，终于寄萍慢慢睁开了眼。大福低着头坐在一旁。寄萍的嘴角上，还带着没擦干净的米汁。寄萍动了一下，大福回过身来看着她，也不说话，慢慢的，眼角里浮出了泪，

声音哽咽地说： 闺女，你不该这样对俺啊，你这样做，对不起俺埃 寄萍垂下了眼睛。屋子里一片寂静，大福叹一声，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他那被生活压弯的单薄的身子已经显出了老态，他转头对寄萍说： 自己把剩下的米汁喝完

吧。三天没吃饭，不能吃硬的。 寄萍抬起头来，看到大福已经快出门了。寄萍突然叫道： 大爷。 这是她头一回不叫伯伯而是叫大爷，大福转过脸来看着寄萍，寄萍惭愧地说道： 大爷，我错了。 大福不说话，看着她，这个女娃

啊，可是上辈子欠了他的，是舍不得打舍不得骂，天生的倔脾气，从不轻易低头认错服软。大福看着寄萍被饿瘦的小脸，慢慢地伸出手来，充满慈爱地在她脸上摸了摸说道： 这闺女，总是上辈子欠你的。

一家人总算能一个不拉地在饭桌上吃饭了，寄萍也大口吃着，但总是和洪喜娘互相躲着目光。寄萍很快吃完，放下碗走了，洪喜娘恨恨地看着她不懂事的样子。洪喜娘冲大福说道： 他爹，把那个咸菜坛子拉过来。 大福问道

： 你要咸菜坛子干什么？那里面的咸菜早吃完了。 洪喜娘不耐烦道： 叫你拉过来你就拉过来。我有用。 大福拉过来原来放在桌下的咸菜坛子，洪喜娘站起来，去门后竖着的口袋里拿了一颗豆过来，丢进了咸菜坛里。大福见她这

么做不解地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记个数。她不是说将来她爹能一百倍还咱吗？ 西间里的寄萍听到了这句话，咬着嘴唇。大福唉声叹气道： 你呀，你这个人呀。

事情总算平息了，寄萍也仿佛接受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定下了心，只要家里有活她就接手去干。小小年纪的她知道大福的苦衷，也了解了寄人篱下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位置。馍馍房、磨坊里经常会看到寄萍小小的身影在忙碌，

这些活她从来不让弟弟插手，她觉得弟弟不能做这些活，不能沾手，她心疼弟弟，但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弟弟应该做更有用的事

这一日寄萍又坐那里拉风箱，大福从外面走了进来。

故事五(7)

大福过去接手对寄萍说： 来，我拉吧。 寄萍摇了摇头说道： 不，我拉。 大福不由分说接过来说： 你婶子这个书迷去听书了，我替替你。 寄萍不再争，搬张小板凳

坐他身旁，低头不说话。大福疼爱地低头看看她： 这孩子，成天绷着个小脸儿，才多大孩子埃 寄萍突然抬起头来问道： 大爷，您能帮我们去北京找找我爹吗？ 找到了我爹，家里为我们花的这些钱才能还回来呀。 大福看着她说

道： 这孩子，你当俺就为了那几个钱吗？ 可是孩子，你爹在北京哪里，你知道吗？ 寄萍摇了摇头： 我只听我爹说他要去北京什么部任职，可到底去哪里，我没注意。 大福安慰道： 就是啊。北京那么大地方，你大爷就是去了北

京，又上哪里去找呢？ 你放心，前几天，我去了趟新市场，我琢磨着，你说你和子建是和你爹在新市场失散的，你爹要回来找你，肯定要到新市场去问。你猜怎么着？ 你爹还真差人回去过。 寄萍高兴地问道： 啊？ 什么时候啊？

说是有俩月了。我算着，就是我去苏州那时候的事。打听不到，那人又走了。我已经和那里的人交待了，只要你爹再差人来，就会到咱家来找你们的。 寄萍高兴地说道： 谢谢您了大爷。 大福接着说： 你和子建能到咱家来，总是

咱们上辈子有缘分。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了，在这里安心地住着，等你爹来找你们，啊？ 寄萍乖乖地点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大爷。

可从大福跟寄萍说了这些话，寄萍的心就没安稳过，她觉得爹爹就在不远的地方到处打听着找他们呢，所以她一直注意着从外面来的人。一天一个客人来买馍馍，寄萍接待着，看着这人眼生，寄萍便一边给人家拾馍馍，一边小心地：

叔，您从哪里来？ 客人笑着说道： 我就咱这巷子里的呀。 寄萍问道： 我咋没见过您呢？ 客人笑了，说： 你才来了几天啊。你弟弟哩？ 寄萍一听泄气了。在她身后的大福听到了她的话，懂得了她的意思，等客人走了，对寄

萍说： 寄萍，新市场离咱们这里远得很，那边的人买馍馍走不到这里。 寄萍失望地低下了头。大福看着她叹了口气： 这样吧，改天，大爷领你去一趟新市常 寄萍惊喜地抬起头来问道： 真的？ 大福说道 做到，这日得了空闲

便领着寄萍去了新市场，走到了当日被人挤散的地方，寄萍顿时活跃起来，说道： 对，对，是这儿。我当时就和子建在这里站着，看那个什么督办骑着马过来，我爹爹就在马路那边。突然人群就乱了。 大福怜悯地看着她说道： 走

吧，咱进去问问。 寄萍一蹦一跳地跟他进去。在一杂货店门口站定，大福向老板当听到： 打那以后再没人回来打听过？ 老板摇了摇头说道： 没。就来过那一次。也许人家死了心。 大福指了指寄萍说： 你看看，这就是那孩子

。老板，要是他家里的人再来打听，你可记着告诉他啊。 老板看着寄萍点头道： 可怜的孩子。好啊。 大福转头对寄萍说： 你看，没来吧？咱先回去吧。 寄萍不死心地找着，找到了庆愉茶园： 大爷，当时我爹爹就在那里喝茶

来着，咱再上那里打听打听？ 大福领着她走了进去。曾经接待过夏希尊的茶房看着寄萍说道： 这就是那个孩子吧？好象还有印象哩。 那位先生是差个人回来打听过，没打听到，就走了。 大福对寄萍说： 上次来，这位先生就这么

回我的。 寄萍眼巴巴地问道： 叔叔，我爹爹派来的人说我爹现在在哪里了吗？ 没有。 茶房摇了摇头。寄萍失望地低下了头。大福陪了笑道： 谢您了。要是夏先生再差人来，可当紧记着孩子在我家呢。 茶房点头道： 记着

了。 大福拉着寄萍说道： 走吧。 寄萍恋恋不舍地跟了大福走出了茶馆。大福低头看寄萍失望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对她说： 孩子，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别再急了，好好地在家里住着吧。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爹的。

故事五(8)

寄萍失望地抬起

头，看着面前的城市。心里那一点点的希望又没了，寄萍只觉得眼睛酸得发胀，浑身冷的要命。

从新市场回来后，寄萍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这日她去给人送馍馍，和提着琴的殷诚茹碰上了。殷诚茹很有兴趣地看着寄萍，等她近了，便叫住了她。殷诚茹说道： 哎，这姑娘，你是叫寄萍吧？ 寄萍停下，戒备地看着她。

殷诚茹笑了： 这姑娘，别这样看着我。你能从江淮书寓里出来，我还出过力呢。寄萍，我问你件事。 寄萍问道： 什么？ 殷诚茹从套里取出琴，担在身上拉了两下： 好听不？ 寄萍不回答，只看着他。殷诚茹接着问道： 愿意

跟我来学唱大鼓不？大鼓书，可好听呢。哪天，你上劝业场，上我棚子里听听去。 寄萍还是不说话。殷诚茹劝道： 你不是不想干王家那些粗活吗？学了大鼓，就能养活自己，不用再干那些活了。 寄萍突然干脆地说道： 我不学！

说完就跑了。殷诚茹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跟在殷诚茹身后的巧凤一直在看着，眼里充满着不解与嫉恨。

自从张宗昌进驻济南以来，济南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把钱庄里响当当的银元换成军票搞得商家们百姓们焦头烂额不说，手下的士兵也是霸道横行，百姓们叫苦不迭。大福家的馍馍房也不能幸免，寄萍回来的时候刚好见到大福

哀声叹气地从外面进来，刚刚两个兵刚抢光了他的馍馍。大福见寄萍回来问道： 回来了？给现钱了没？ 寄萍把几张纸币交到大福手里。大福问： 怎么，又是军票？不是交待你不要军票吗？ 寄萍说： 都是军票。他家说不要军票

就没有钱了。 大福叹口气，想装起来，突然发现不对问道： 不够啊。 寄萍回道： 我用了。 大福问： 买什么了？ 寄萍把一直藏在身后的手伸出来，是一个本子，一只铅笔。大福愣愣地看着： 你买这干什么？ 寄萍说：

我有用。 也不多说回身跑了。大福在后面愣愣地看着她心里只说坏了。

寄萍从馍馍房出来看子建蹲在那里玩弹子球，便把子建叫了过来，接着把他牵到石板那儿，掀开块石板，把他的手按进去给他洗着。大福从馍馍房出来从后面看着他们。把手洗干净寄萍便扯着子建走到西屋，把他按在那里，然

后把本子和笔放到他面前，说： 从今天开始，姐姐教你识字。 子建问： 不是应该在学堂里识字吗？ 寄萍说： 以后，你会上学堂的，但在没上以前，姐姐教你。你看，姐姐已经写了三个字，这个念人，这个念羊，这个念走。

子建说道： 这三个我都认识，以前爹爹教过我了。 那姐姐就再写三个。 说着伏下身去写。大福跟着姐弟俩来到西屋一直在门口忧虑地看着。

时间慢慢地走着，日头慢慢地落了山，时候已经不早了，子建已经困得哈欠连天，寄萍还按着他伏在床沿上写字。子建央求道： 行了吧？ 寄萍仔细检查着说： 不行，叫你一个抄五遍，你才抄了三遍。一抬头，发现子建

趴在床上睡了。寄萍推着子建道： 子建 1 子建没动。寄萍二话没说，上去就扯他耳朵，子建被扯得大叫，被迫抬起头来，大哭起来： 干什么呀？人家困了。 寄萍说道： 写字，你得写字。你忘了，爹爹过去怎么说的了？爹爹叫

咱好好上学，长大了才能有出息。 可是咱不能上学啊。 寄萍说道： 以后会上的。可是现在你要好好学习。赶快写。 子建哭着，只好又趴下写。

东间里大福和洪喜娘都上了床，听到西间里的动静，大福叹气道： 唉，这闺女的心真大。 洪喜娘不屑道： 可这事，由不得她。 这时门一声响，洪喜回来了。子建还趴在那里写字，一听到洪喜的声音，一下子把笔丢开了

嚷道： 洪喜哥哥，洪喜哥哥。 洪喜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个小茶杯，神秘地对子建说： 子建，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子建好奇地问道： 什么？ 说着趴上去一看，茶杯里一尾摇头摆尾金鱼。子建高兴地嚷道： 给我，给我

。

故事五(9)

还没接过来，就被寄萍一把把他扯回来了： 字还没写完呢。 子建求救地向洪喜： 洪喜哥哥。 洪喜说道： 写那干什么？叫他玩会儿吧。我在汇泉楼的池子里捞的。 寄萍一脸鄙夷道： 你懂什么。 洪喜一下子被她堵了个

结实。

这天有集，大福赶着驴车领着寄萍到集上去买粮食。大福一边赶一边唠叨着： 唉，这军票，前天还值九毛三，昨天就变成八毛九了。今天咱多买点粮食，放在家里放心。 寄萍却没有答话。大福转脸看寄萍发现她的目光正直

勾勾地往一个方向看呢。大福顺着她的目光一看，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正结队走着。大福脸一变，赶了一鞭毛驴说道： 寄萍，快走。寄萍低下头，追了几步跟上了大福。

到了集上，集上人多，路窄，大福一边小心地赶着车，一边沿途问着价，寄萍在后面跟着。突然，只听哎哟一声，大福赶快转脸，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抬着一只脚在那里跳，看样子是被驴车轧着了。大福赶快陪笑过去问道

： 轧着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吧？ 话还没完，那人放下脚，一耳光打上来，打得大福一个踉跄， 你瞎了眼了你！哪里不好走你轧在老子的脚上 1 大福捂着脸，还在陪着笑： 对不起对不起。 那人又一把揪住了大福的褂

子前襟： 说个对不起就行了？老子的脚轧坏了，你看怎么办吧？拿钱来！ 大福赶快捂住自己的口袋，还在连声道对不起。那人上去就去掏他的口袋，大福拼命捂着，二人纠缠在一起。那人一时掏不出钱来，对着大福连打加踢，大福

只保护着钱，任他打。被那人吓得愣了一阵的寄萍突然象头小兽一样冲着那人扑了过去，抓住他就又踢又咬，边打边嚷道： 干什么？

欺负人！你欺负人 1 那人没提防，倒叫寄萍一下子扑到了地下，又羞又怒地爬起来，放开大福，冲

着寄萍过去了，骂骂咧咧道 他奶奶的，哪里冒出你来了。 一边说，一边试图抓住寄萍打，没想到，寄萍毫不畏惧，四肢并用和他打着，那人没想到寄萍这么厉害，一时制服不了她，显得十分狼狈。周围人一起替寄萍喝采。大福赶快

去拉寄萍： 寄萍，寄萍，可不敢..... 寄萍不听，继续和他打。那人好不容易抽出身来，一拳把她打在地下。大福赶快去扶，寄萍象按了弹簧一样已经跳了起来，又扑上去。在寄萍的气势面前，那人怕了，一边后退，一边发出威胁

： 哼，你不知道大爷是谁，你小心着吧。 寄萍嚷道： 怕你！怕你！怕你 1 只见那人不甘心地跑了。旁边的人纷纷为寄萍喝采，大福叹着气，替她拍打着衣服，赶快赶着驴车，领着寄萍走了。

逛了好一阵子粮食都买齐了，大福一路上显得很高兴，对寄萍说道： 寄萍，咱今天闯祸了。可是，也出了气。你大爷一辈子活得憋屈，可今天出气了。 寄萍说： 人活着，总不能叫人欺负啊。大爷你放心，有我呢。 大福

听得心里温暖，停了车，捧了她的小脸，看着她，慈爱地说： 闺女，你不是我买的，你就是我亲生的。你就是我亲生的闺女。 话还没说完，寄萍突然跪下了，给他叩了个头，叫了一声爹。大福高兴地连连答应着，要扶她起来。寄萍

说道： 爹，求您件事。 大福看着她，明白了，别开脸说道： 闺女，别说了，爹没办法。爹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要是还在你亲爹跟前，你能上学，能有出息。可爹不行，爹没能耐，爹能喂饱这一家几张嘴就不错了。 寄萍摇头道

： 爹，不是我。 那是..... 寄萍接着说： 爹，求您，送子建去上学吧。子建还小，他干不了什么活。我问过街上的小学生了，上小学，

花不了多少钱的。求您了爹，我不上学，我在家里拼命干活，把子建的也干出来。求您，

送子建上学去吧。 寄萍，你起来。 大福说着去拉寄萍，寄萍求道： 爹，求您答应吧。 大福为难地说： 寄萍，你的心思我怎么不知道？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你爹哪能供得起一个学生？

故事五(10)

要是原先，可能还行，可这一年来，

钱不当钱，东西光长价，家里这个馍馍店都快开不下去了.....爹，求您了。 寄萍不死心道。大福看寄萍的样子知道姑娘心里早就下定了决心，看样子今天要是不答应是不会起来了，说道： 唉，可怜你小小年纪，离开了亲爹娘

，还知道想着弟弟。你起来，爹回家和你婶子好好商量商量。 听了这话寄萍并没有起来，而是说道： 你要和她商量，她一定不愿意。 大福无奈道： 可那也得商量埃这个家，也不是爹一个人的。 寄萍失望地站了起来了。大福

不忍看她失望，想了想说道： 寄萍，回到家，你也改口叫你婶子娘，行不？ 寄萍不说话，很不情愿。 你叫她娘，她高兴，这事儿才好商量啊。 寄萍犹豫一下说道： 好吧。

回到了家，大福和洪喜娘从驴车上卸粮食，一边干活，大福一边和洪喜娘讲集上发生的事情，洪喜娘听得很高兴，问道 真的啊？这闺女把那个人打跑了？ 我还骗你不成？唉，这么小孩子，硬硬地把个大男人打跑了。要不

是寄萍，我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洪喜娘高兴地看了站在一旁牵着驴的寄萍说道： 没白养她。 干完活，大福站在那里帮洪喜娘抽打着身上的灰土，边对寄萍使个了眼色： 寄萍你过来。 寄萍走了过来。大福说道道： 在集

上咱怎么说的来着？ 寄萍嘴动着，却迟迟地喊不出来。大福催促道： 不是说好了吗？ 寄萍嘴一张，眼看就喊出来了。洪喜娘看着奇怪问道： 说什么了？你爷俩在背后捣的什么鬼啊？ 大福笑起来说： 寄萍给我叩了头，改口叫

爹了。寄萍，叫娘埃 寄萍嘴一张，洪喜娘一听慌着一下子把她的嘴捂上了： 别叫 1 大福奇怪地问： 为什么？ 洪喜娘只说： 别叫！我

当不起。 寄萍看洪喜娘这样又羞又气，一转头，跑回屋了。大福责怪道： 你这是干什

么？你看你伤了孩子的心了。 洪喜娘瞅了大福一眼说道： 你懂什么？你忘了瞎子怎么算的了？这孩子命硬，妨爹娘。你以后，也别叫她叫你爹了。 大福怪道： 瞎子的话，就你信。 洪喜娘坚持道： 我信，我当然信。以后别叫

她叫了。 大福不信道： 你信你的，我不信。我喜欢她叫我爹。她一叫，我心里舒坦。

故事六(1)

夜里，大福跟洪喜娘商量让子建上学的事，洪喜娘乍听之下差点没从床上蹦起来，在她心里这根本就是没谱的事。任大福怎么劝就是不行，当她洪喜娘是菩萨啊。大福也知道这事一时也急不得，也就不再劝，心里却不闲着，看

样子这事还得找瞎子帮忙埃

第二天有山会，大福沿着摊位找着瞎子，找了一阵只见瞎子正蹲在人群里，抓住一个老头的手给人家算命。看样子算得令人满意，老头给了他几块铜板走了，瞎子小心地把铜板藏进腰里。大福走过去说道： 瞎子，又跑这里来

坑人了？ 瞎子吓一跳，张着两只半瞎的眼使劲瞅着，看清楚是洪大福才放下心来，两人唠了几句，大福便转到正经事上了，说道： 今天有件事得你帮帮忙。 瞎子问道： 什么？ 大福趴到他耳朵上耳语着。瞎子听着连连点头说道

： 大哥，你看看，我不坑你，你还找我去坑。不过大哥，你拿定主意了吗？供个学生不容易。 大福叹一声说道： 也是没办法的事。能供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我先走了，你记着，晚上回去啊。 瞎子答应着，大福转身便走了。

瞎子继续在那里蹲着。突然，几个兵抬着一抬轿子走过来了，轿子帘垂着，轿帘外面，却晾着两只穿绣花鞋的大脚。一边走一边还吆喝着： 起开，起开。 旁边的人都赶快躲，瞎子看不见，急忙手一扑，抓住了一个，着急地

问道： 怎么啦？ 被抓的那个人说道： 快走吧，张督办家的老太太来了。 瞎子惊问道： 啊？张督办家的老太太？准吗？ 咋不准？没看见那两只大脚吗？他娘就叫张大脚。 听这话瞎子赶快站起来跑，结果眼瞎看不到方向，

向轿子方向跑起来，脚底下一绊，一头扑倒在轿子跟前。护轿子的一个兵吓了一跳，一枪托打在他身上： 他娘的，眼瞎啊。 瞎子赶快挣扎着爬起来，轿子里的人听到了声音把轿帘打开了，一个五大三粗、一看就是劳动人民出身、但

穿得五采缤纷的老太太向外看着，说道： 你们打他做甚？不过是摔了一跤。 瞎子听出是老妇人的声音，眼睛一转。爬到半路上，突然改换了姿式，趴在地下就叩了个头，说道 我不是摔了跤，我是给贵人贺喜来了。 老太太正要放

下轿帘，听到这话又停下了，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贺喜？ 瞎子：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是个贵人。贵人又有喜事了，我来贺喜。 老太太一听来了兴趣： 噢，我一个老妈子，哪有什么喜事？ 瞎子说道： 母以子贵。您老

人家的公子有大喜，算不算您的喜事？ 老太太仔细看着瞎子问他的出身，瞎子说道： 小人姓郭，生下来眼瞎。没名，也不知道爹娘，从小在崂山太清宫长大的。 老太太问道： 太清宫的李玄成你可认识？ 瞎子赶快又扑倒在地下

，面带敬仰之情说道： 哎哟，老太太，你问的是我师傅啊。师傅名为师傅，实为亲爹。是师傅在太清宫的后墙外看见了我，把我养大。要没有师傅，哪有我哟。 老太太扑哧笑起来： 这个瞎子，倒会说话。 吩咐左右： 把他带走

吧。

就这样瞎子莫名其妙地被抬上了另一顶轿子，由十来个士兵护卫着，进了珍珠泉。晃悠了好一阵晃进了张府，瞎子换上了一身绸子长衫和老太太面对面坐着聊着天。瞎子胡扯巴列地扯着自己的出身，老太太被瞎子唬得一溜一溜

的，到最后看瞎子的眼神都不对了，目光里搀着点神圣。瞎子刚想更进一步把自己吹成神仙转世门一下开了，一身马褂的张宗昌走了

进来了，进门就一个大礼，跪在地下，刚要叫娘，老太太却伸出一根指头，及时地阻止了他，对瞎子问

道： 瞎子，进来一个人。你不是会算吗？你算算他是谁？ 瞎子抬抬脸，要从椅子上站起来，突然一下子跌翻在地下： 我的娘哎，吓死我了。 老太太和张宗昌都被他这一举动弄得一怔。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老太太，求您老人

家，放我走吧。 瞎子满脸哀求状。老太太疑问道： 你怎么啦？他是谁？ 瞎子答道： 我不知道是谁，我只看见这人头上一团紫气。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你不是瞎么？ 瞎子解释道： 我是瞎，可我眼前就是一团紫气。

故事六(2)

天哪

，这样的事儿我还没遇上过。老太太，求您了，赶快放我走吧。 他是谁？ 刚进门的张宗昌还一脑门子雾水呢。老太太兴奋地说： 我在千佛山上碰上的，是个瞎子，崂山太清宫李道士养大的。 张宗昌听后明白了过来，再一寻思

瞎子说的话便饶有兴趣地向瞎子转过脸来问道： 你说俺头上一团紫气？ 瞎子心里跟明镜似的，顺着说了下去，编的天花乱坠，骗得张宗昌甚是高兴，立马甩了个参议给瞎子做，瞎子可算是咸鱼翻身了。

傍晚，大福和洪喜娘正忙着卖馍馍。大福一边忙着一边往外看，寻思瞎子怎么还不回来，还指望他办事呢。他的这一举动引得洪喜娘好奇，问他干嘛呢，大福忙糊弄着。这时，突然街上有孩子跑进来，一脸惊讶的样子嚷道：

瞎子回来了，瞎子回来了。 大福赶快地问道： 啊？瞎子回来了？在哪里？ 洪喜娘听了没动，哼了一声道： 这没良心的东西。回来做什么？进门我打断他的狗腿 1 可是门外的动静让二人突然发现哪儿不对，外面闹闹嚷嚷的，似

乎很热闹。洪喜娘心下奇怪向门口走去想要出去看看。还没等她走到门口，几个兵抬了一抬轿子过来把洪喜娘吓一跳。只见轿子放了下来，一个士兵对着轿子里说道： 郭参议，是这儿吗？ 里面的声音问道： 馍馍铺？ 洪喜娘惊得

一下子扶住了墙，她听出来了，那是瞎子的声音。士兵说道： 郭参议，是。下轿吧。 不下了。你叫王大福过来，不，叫他老婆过来吧。 士兵传话道： 王大福的老婆，过来，我们郭参议有话和你说。 洪喜娘还愣着，大福赶快

拉她一把说道： 没听见？瞎子叫你哩。 洪喜娘直哆嗦，大福见状便扶着洪喜娘走到轿跟前，洪喜娘小心地往前一探头，吓得又叫了一

声娘，里面端坐的、穿着绸子马褂的、戴着洋墨镜的、柱着文明棍的，果然是瞎子。洪喜娘战战兢

兢地说道： 瞎.....瞎.....郭先生，您老这是..... 瞎子煞有介事地叹了一声说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这不，张督办非留我在省政府，当了个小小的参议。你靠前点儿，靠前点儿。 洪喜娘赶快靠过去。瞎子抓起她一只

手，往她手里塞了几个大洋，小声地说道： 别叫人家看见。刚当上，还没拿到饷，这是老太太赏的。 洪喜娘赶快把大洋塞到袖筒里。我以前给你说过什么来着？你这是三间破屋，那是卧龙岗埃洪喜他娘，就此别过。 一拍轿门

： 起轿吧。 洪喜娘往后退一步，看着士兵们抬起轿子，浩浩荡荡地走了。洪喜娘老架子不动咕囔道： 他爹，掐我一把，掐我一把。这是真的吗？瞎子当省里的大官了？ 大福扶她往回走应和道： 可不真的吗？ 在街的对面，殷

诚茹提着琴，看到了这一切，摇摇头，叹息一声： 一个骗人的瞎子，成了参议了。 转身消失在街角。

晚间大福和洪喜娘头对头，洪喜娘把藏在袖子里的大洋拿出来，一共两块。洪喜娘泄气地道： 这瞎子，成天吃咱喝咱，才给两块。 又长出一口气： 他爹，以后，咱也算朝里有人了。 大福却苦着脸： 托他一阵子，白托

了。 洪喜娘听这话问道： 你托他啥了？ 大福赶快摇头道： 没啥，没啥。

拜托瞎子的事没什么指望了，心里明白没了瞎子洪喜娘是啥都听不进去。第二天大福便去西间跟寄萍说明白。进屋看到子建正伏在那里写字，大福更是一脸愧色。跟寄萍说了子建上学的事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寄萍却什么话也

没有说。她心里明白，大福说不动洪喜娘子建上学的事就不能成，看样子指望大福是不行了。忙乎了一天临近傍晚，寄萍心里也定

下了主意。她一路打听着往教书先生陈先生家走去。

此时陈先生的家中几个二十岁至三十岁的知识青年挤在屋里正在开会，主持会的就是陈先生，他们正在声讨张宗昌的胡作非为。

故事六(3)

而东屋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正伏在灯下写毛笔字，一位品貌端庄的女人坐在一旁做着针线看着他

。男孩叫知远，是陈先生的儿子，而在一旁的女人是知远的娘。只听陈先生说道： 张宗昌主鲁以来，胡作非为，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这正是我们发动群众发展组织的大好时机.....。 正说得群情激奋的时候突然听到大门上的敲门

声，屋内的人马上警觉起来，知远娘冲外问了一声 谁氨，门外一个稚嫩的声音答道： 我。 知远娘听声音是个孩子，便对屋内的众人点了点头让他们安心，便转身来到屋外打开门，只见寄萍小小的身子站在门外，知远娘奇怪，问

道： 你是谁？ 寄萍说： 馍馍铺的王大福是我爹。 知远娘心下了然，怜爱地摸了摸寄萍的脸问道： 你有什么事？ 寄萍说： 我来找陈先生。 知远娘惊讶地问： 你找陈先生？你找陈先生有事吗？ 寄萍问道： 我能见见陈

先生吗？ 知远娘知道丈夫正在筹划重要的事，现在实在是不好打扰，为难地说： 今天怕是不行。陈先生白天上课累，晚上还要备课..... 话还没完，只听堂屋门开了，接着那几个青年从屋里走了出来，陈先生也随着出来。陈先生

问道： 谁啊？ 知远娘笑道： 你看，这么个小人儿找你。陈先生看着寄萍温和地一笑问道： 有事吗？请进吧。 又对离去的同伴嘱咐道： 天黑，路上小心埃 说着往屋内走去，关上了院门。

到堂屋陈先生和知远娘都对面前的小姑娘充满了好奇，站在那里打量着寄萍，而寄萍则是张大了眼睛，看着站在面前的陈先生，认真的看着，眼睛一眨不眨，似乎在看他是不是值得信任。陈先生看到寄萍的样子笑出声来，这个

女孩才多大的年纪这样提防人。他微微笑问道： 小姑娘你找我有什么事么？ 堂屋的声音引起了东屋里正在学习的知远的注意，他回了一下头，看到了寄萍，充满好奇的眼睛就一直盯着她，继续看着。寄萍动了动嘴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最后一咬牙下定了决心，把自己心里话一股劲说了出来。寄萍心里装的都是让弟弟上学的事，她知道陈先生是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师，只要陈先生答应帮忙，弟弟上学就有希望了。陈先生细细听着寄萍的要求，待寄萍说完，陈先生眼中

充满了怜爱，小小年纪就知道为弟弟打算，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埃陈先生点了点头对寄萍说： 我答应你，咱们商量一下。 寄萍听到陈先生这样说亮亮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赶快问道： 真的陈先生？您答应了？ 陈先生说道： 我答

应了。我虽然不教小学，可我在小学里有朋友，有同学。我能帮上这个忙。这事，明天我就去办。 寄萍感激地不知如何是好赶快一个深躬说道： 谢谢您了陈先生。陈先生，将来找到了我爹爹，我会告诉他，让他感谢您的。 陈先生

摆了摆手，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人的恩惠，接受教育应该是每一个孩子的权利。陈先生只是奇怪寄萍为弟弟争取上学的机会，自己为什么不去。寄萍听到陈先生的疑问连连摇头，神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她知道大福家里的情况是供不起两

个学生的，只要弟弟能上学她就满足了。陈先生听了这话，正待要劝寄萍，不料知远娘在身后轻轻扯了他一下，叹了一声说道： 也是啊。大福是个厚道人，日子过得不容易。谁家突然多出两张嘴也不是件小事。你就别让他再为难了。

陈先生心里明白，说道： 一家人辛辛苦苦，竟不能供两个孩子上学。好吧，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办你弟弟的事，办成了，我会去告诉你，好吗？ 寄萍激动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连连道谢： 好。谢谢您了陈先生。我走了。 陈

先生微微颔首，看她离去。

东屋的知远这半天一直回着头看着寄萍，寄萍说的话他也一清二楚地听了进去，看着寄萍离去的身影，知远想了想起身追了出去。在胡同口叫住了寄萍，知远自我介绍了一番，寄萍刚刚在陈先生家也看到了知远，并不怀疑。

故事六(4)

两

个孩子互相熟识了后便聊了起来，知远意思很明白，刚刚听到寄萍的话心里对这个瘦瘦的女孩既佩服又怜惜，所以他决定要帮寄萍念书，他要做寄萍的小老师。寄萍乍听知远的决定一时不敢相信，连忙问清楚。知远慢声说道： 我爹爹

总告诉我，一个人要知道帮助别人。你要不能上，我来教你吧。我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告诉你。 寄萍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说道： 我得干活。 知远笑道： 你不能总干活啊。不干活的时候，你就学习。学习是件很快乐的事。

不，我婶子会不高兴的。 知远劝道： 你不会耽误干活埃实在不行，你的活我也帮你干，干完活，我们一起学。 听了这话寄萍犹豫起来，这个建议强烈地把她打动了。知远看寄萍不反对接着问道： 咱们在哪里？你到我家来好吗

？ 听到知远安排着，寄萍突然不安起来，急促地说道： 不，我不来，我不学了。谢谢你，再见。 说着，一转身跑了。知远在后面看着她嚷道： 那我就去找你。 可是寄萍并没有回话，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知远呆站了一会，眼中有一丝失望，可随即这一点失望被坚持代替。知远转身回到了房内，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陈先生听了知远的想法很是高兴，但是又担心小小的知远可能会坚持不下去，便教育道： 知远，一个

人一旦答应一件事，就要做到底，否则就别做。帮助一个人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想过吗？ 知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想过了。你们在外面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屋里想。我想我可以做到。 陈先生赞许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支

持道： 那就做吧。 知远见爹爹同意，高兴地说道： 爹爹，我说想帮您做事，您说我太小，让我做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不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呢？ 是。善不因小而不为，一个人培养自己的品格，就应该从这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做起。 知远兴奋地冲父亲一笑： 我去写字了，今天规定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陈先生伸手搂着儿子往东间走： 今天这女孩的事情，你看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让他们健康成长。可我们这

个奇怪的社会，一些人骑在别人作威作福，而又有那么多孩子小小年纪就被迫谋生。和他们相比，你是幸运的。但你应该有志向，长大了，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 知远认真地听着父亲的话，眼中的迷惑转瞬即逝，父亲的话给他指出

了方向，坚定了他的信心，只见他把小脑袋点了又点。

第二天，陈先生忙完事便向大福家走去。此时的大福家正为一天的生意忙碌着。洪喜娘接待着顾客，大福做着馒头，寄萍坐在小凳子上用力地拉着巨大的风箱。她一心想着昨儿个陈先生答应她的事，盼着陈先生赶快来，每进来

一个人，就赶快扭头去看人家，结果心不在焉，大福让她加煤她都没有听见。心里正忐忑不安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问道： 忙着呢？ 听到这声音寄萍豁然抬头，看见陈先生抬脚走了进来，看到陈先生寄萍顿时兴奋不安起来，直直地

看着他。大福和洪喜娘见是陈先生赶紧一起上去招呼，问陈先生今儿个要多少馍馍，陈先生看了一眼寄萍笑道： 我不是来买馍馍的。 洪喜娘顺着他的目光也看了寄萍一眼，心里明白了起来，不过也不动声色，笑问陈先生来到底问了

什么事。陈先生直说道是为了两个孩子上学来的，并说明已经向校方介绍了两个孩子的情况，学校同意免费收他们。三个人慢慢地听

陈先生把话说完，一时竟无话可说，屋子安静地让寄萍有些喘不过气来，她只是低着头，用力拉着风箱

。洪喜娘盯着寄萍向陈先生问道： 这闺女去找您啦？ 陈先生点头道： 是。她是求我帮她弟弟，但我觉得两个孩子都应该上学。 洪喜娘只觉得一股气直冲脑门，说道： 天哪..... 还没说完，站在旁边的大福深知洪喜娘的脾气

赶快拦她： 他娘，陈先生也是好意。 又陪了笑对陈先生： 陈先生，俺不是不想让孩子上。这俩孩子，原先是富人家的孩子，流落到咱家里，受了委屈了。

故事六(5)

可俺实在是供不起埃 陈先生道：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学校里同意免费

。 大福苦着脸道： 可家里的活怎么办？您也不是不知道，这成天不是捐就是税。今天一早一开门，又派了三块大洋的什么捐。什么捐来着？ 陈先生笑说： 讨赤特捐。 对，就是这名字。这张督办，什么怪名字都能想出来。交

军票还不行，非要大洋不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他发的军票，他都不要，非要俺交大洋。我正和他娘商量着，家里养的驴看这样也得卖了。家里五张嘴，个个都得吃饭啊，家里的活，谁干？ 陈先生叹口气： 你说的也是实情。

我们的薪水，也有两个月没发了。这样吧，这姑娘能帮家里干活了，那就让她先别上，那个男孩子，就让他去上吧。 大福看看洪喜娘，洪喜娘低着头，用力揉着面，看样子一肚子的气已经快忍不住了。大福赶快陪了笑： 陈先生，让

俺商量商量行不？ 陈先生： 行。寄萍，我和第一小学的谭校长说好了，你弟弟若能上，你去找他就行了。 寄萍低着头答应一声，陈先生告辞，大福殷勤地把他送出去。

陈先生刚一出门，洪喜娘就抓起一块面，啪的一声摔在了案板上，嚷道： 憋死我了！快憋死我了！ 大福回来，赶快去劝她： 你干什么？人家陈先生还没走远呢。 洪喜娘说道： 我不怕。我怕什么？我做了什么亏心事还

要怕这个怕那个？寄萍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姐弟俩怎么有的今天？你们怎么从江淮书寓里出来的？你们吃的谁的喝的谁的？俺没指望你报答，可你也不能出去败坏俺们埃你有什么事不能和家里商量偷偷跑出去找陈先生呢？你不是丢

俺的人吗？ 大福赶快把她往院里推： 好了好了，少说几句吧，不怕客人进来笑话？ 我不怕。我的脸早叫她丢完了。这会儿街坊们还不知道咋说我哩。 转头冲寄萍嚷道 寄萍你要是觉得在俺家受了委屈你就走，你别在这里和个

受气的小媳妇似的。 寄萍好像早就准备好被洪喜娘骂，无论她怎么骂，寄萍只低着头狠命地拉风箱不接茬。大福把她推到了堂屋里，好不容易安抚了洪喜娘，关上了门，走了回来，坐在门槛上不说话，寄萍也不说话，只有风箱声。过

了好一阵只听大福说道： 别拉了，水快干了。 寄萍停下，低着头。两人都沉默着。突然寄萍对大福说： 对不起。 大福叹了口气说道： 别说了。你婶子，就是爱面子。 寄萍咬了咬嘴唇问道： 能上子建上学吗？ 大福恳求地

： 你让你婶子缓缓这口气，行么？ 寄萍听了这话低下了头不再言语。

到了晚上，西间里子建照常伏在那里写字，而寄萍呆呆地坐在一旁，听着从东间里传出来的洪喜娘的吵闹声。洪喜娘骂大福心总是护着寄萍，自己委屈得不行，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那个小妮子了。大福任由洪喜娘骂着，时常飘出

轻言慢语地劝说声。子建写着字听着东间的动静问姐姐发生了什么事，寄萍让子建只管好好写字，其他不要管。子建不放心地说道： 可是娘连晚饭都没吃 寄萍说道： 不管。 想了想，又低头问子建： 子建，要是姐姐走，你敢不

敢跟着姐姐再走？ 子建害怕地道： 啊？又要上哪去呀？ 寄萍说道： 不知道。找个能让你上学的地方去。

洪喜娘坐在床上继续气愤地嚷，这时洪喜回来了，今天他又痛快地把别人摔了一跤，进门就跟爹娘炫耀。大福等着洪喜责问他是去学手艺还是去学摔跤，洪喜正要辩驳，看到娘脸色不对问道咋了，洪喜娘咬着牙把寄萍骂了一通

，洪喜还是没弄明白咋回事，大福便把寄萍去找陈先生要送子建上学的事说了一遍。洪喜听后觉得这根本就不算个事，能让子建免费上学是好事，自己没上根本是因为自己不是上学的材料，再转眼看洪喜娘火冒三丈的样子，只觉得莫名

其妙，顺口说道： 娘，你就是成天没事儿找事儿。

故事六(6)

说完便走了出去。洪喜娘听了洪喜的话被他堵得一愣，两手一拍哭起来： 天哪，这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吗？ 洪喜不理会洪喜娘的哭叫，掀开西屋的帘子走了进来，寄萍看他一眼

没说话。洪喜也看了她一眼，然后对子建说： 子建，没事儿，你去上学吧。哥哥来供你。 东间里，洪喜娘听到洪喜的话的哭声越发地响了。

夜深了，子建已经躺下，寄萍却还坐在那里发呆。东间里，洪喜娘已经停止了哭闹，只听到大福的劝说声。寄萍推了子建一把说道： 子建，子建，要是他们不让你上学，咱们就走。 子建皱眉道： 我不走。我喜欢洪喜哥哥

。 寄萍： 不行，要不能上学，你就得跟我走 1 子建嘟着嘴，不敢说了。寄萍对子建说道： 睡吧。 子建转过身去睡了，寄萍依旧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她看着窗外的黑暗，小声地： 只要不答应，一定走 1

天蒙蒙亮的时候，大福和洪喜娘已经忙碌开了。一会儿寄萍也醒了走了进来，一屁股就坐在了灶旁去拉风箱。一时冷场，三人各忙各的，谁也不说话。寄萍偷偷看着洪喜娘的脸，那脸绷得紧紧的。等早上忙过了，寄萍见洪喜娘

还没有开口，心里想子建上学的事看样子是不成了，心里恨得紧，转身进了西间，见子建已经起来了正要劝子建跟自己走，就见被大福劝进屋的洪喜娘进了东间。寄萍吓了一跳，听了听东屋没什么动静接着扯子建让他和自己走，谁知子

建根本就不听。在子建心里现在的大福和洪喜娘就是自己的爹娘，任寄萍怎么否认劝说就是不听。寄萍气得伸手刚要打子建就听洪喜娘在东屋叫子建过去，子建答应着就过去了，寄萍急忙跟在后面。

东间里洪喜娘坐在床边，子建走了过来，寄萍在后面跟着，走到门口停住，警惕地看着洪喜娘。子建走到洪喜娘身边问道： 娘，有

事？ 洪喜娘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小脸儿： 还是子建，是娘的乖

儿子。 寄萍一脸不屑，别开了脸。洪喜娘说道： 哪，子建，给你这个。 寄萍一转脸，惊讶地张大了眼睛，洪喜娘的手里，拿着一个用碎布手缝的布书包。子建疑惑的问道： 娘，这是什么？ 书包埃子建要上学，不用书包吗

？娘昨天夜里给你缝的。 子建接过来，惊喜地问道： 娘，我能去上学啦？ 洪喜娘点头道： 拿着，去上吧。 子建拿着书包回头看着寄萍说道： 姐姐你看，你还说娘不让我上。 洪喜娘听这话看了寄萍一眼： 哼，在你姐眼里

，你娘还不是世上头号大坏蛋吗？ 寄萍愣愣地看着那书包，突然去拉子建： 子建，快过来。赶快洗洗脸啊，姐姐送你上学去。 子建被她拉出去了。洪喜娘脸上露出一丝凄楚的微笑说道： 看见了吧？疼别人的孩子，就这下场，连

句话也没有。

寄萍领着背了书包的子建在上学的路上走着，姐弟俩都很高兴。寄萍一路上嘱咐着子建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了出息，爹爹见了才会高兴，子建一路上点着头。到了学校门口一位老师领着子建走了进去，寄萍一动不动地看着

弟弟离去的方向，许久她眼里的水分似乎多了些。她狠狠地抹了一把，继续站在那里看。

自从子建上了学，寄萍在家更是卖力地干活，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可是大福家的日子却一日比一日难过，逼不得已把家里的驴卖了。寄萍见大福发愁的样子，对大福说道： 不要紧爹，我来推磨。 寄萍说到做到，这天正

在推着磨，大福心疼她累着要来搭把手，正忙着，就听门上传来敲门声。大福问道： 谁啊？ 说着便过去打开门，见来人奇怪地问道：

你找谁啊？ 门口站着是知远，只听知远问道： 大叔，这儿是王寄萍的家吗？ 寄萍一下子听

出了那是谁，停下了过去，见知远背着书包站在门外。寄萍愣住问道： 你.....你真来了？ 知远笑道： 是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不去我家，我就来了。 寄萍为难道： 可是我.....我得推磨。 那我帮你推，推完了，我再

教你。

故事六(7)

寄萍抬脸看看大福，大福则奇怪地看着他们。知远见大福疑惑的表情便有礼貌地说： 大叔，陈老师是我爹。我答应过寄萍，要教她识字的。 大福一听愣祝寄萍问道： 爹，我把磨推完跟他学行吗？ 大福反应过来赶快说

： 行，行。唉，你别推了，就这么一点儿了。你们就去学吧。 两个孩子听了这话一起去了闲下来的馍馍房，大福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洪喜娘从堂屋里出来问道： 谁啊？ 正好看见寄萍和知远的背影进了馍馍房。大福示意她

别嚷，说道 陈先生家的孩子，来教寄萍识字的。 洪喜娘皱眉道： 啊？又是寄萍招来的？ 大福摇了摇头说道： 不知道。也许是寄萍为子建的事去陈先生家去的时候两人说好的吧。 洪喜娘听着大福的话多疑地看着馍馍房。

寄萍和知远收拾好了馍馍房，趴在案板上。知远从带来的书包里拿出两本课本和两个本子以及一只笔放到寄萍面前，两个孩子便学了起来。洪喜娘和大福趴在门上，透过门缝往里张望着。大福小声地说： 走吧，走吧，让孩子

们看见不好。 洪喜娘跟他往回走，闷闷不乐地说： 他爹，这孩子可是准备给咱洪喜当媳妇的。 大福道： 你听听，他们还小呢。 洪喜娘哼道： 可他们总会长大的。

两个孩子学到很晚，知远布置了作业给寄萍，嘱咐了一些话，便回去了。寄萍走出来送知远，站在门口，看着知远离去，很恋恋不舍的样子。洪喜娘走到堂屋门口说道： 寄萍，赶快回来，那点儿面还没磨完呢。 寄萍答应着

，刚要关门，突然看到洪喜出现了，只见他拦住了知远。洪喜嘻皮笑脸地问知远： 小先生，上哪去呢？ 寄萍马上警惕地停下看着他

们。知远躲着他： 不要你管。 洪喜挑逗道： 我就想管，就想管。过来，过来，让我摸摸你的小

白脸。嘻，和小闺女似的。 知远胀红了脸，左躲右躲着。他越躲，洪喜越来劲，眼看就要抓住知远了。寄萍像颗炮弹一样冲了过去，一下子把他撞出去老远。洪喜吓了一跳，好不容易站稳了，张口就骂： 哪个龟孙子..... 紧接着

他一愣，发现横眉立眼站在那里的居然是寄萍。寄萍嚷道： 不许你碰他，知道吗？不许碰 1 洪喜不明所以地看看她，又看看知远，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寄萍转身对知远说： 你走吧。 知远低声地说： 谢谢你。 低头匆匆走了。

洪喜仍然愣着： 你.....他..... 寄萍鄙夷地看他一眼，哼了一声，回头回去，进了院子，只剩他一个站在那里。洪喜愣了半天，垂头丧气地进了屋。

接下来的几天知远每天都来帮助寄萍学习，可是洪喜娘的脸色越来越差，经常在屋里拾拾掇掇，弄得这里响，那里响，弄得寄萍有些尴尬，转头去看知远，知远却象没知觉。坚持了几天，寄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她知道洪喜娘

是甩给她看的。有一天洪喜娘一通闹走后，寄萍对知远说： 知远，以后，你不用管我了，也别来了。 知远正认真地教着，听寄萍这话一愣，问道 为什么？ 寄萍说道： 你刚才没听见吗？你来，她不高兴。 知远更加不解： 我

来找你，和她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怕你难受。知远，你就别管了。 知远口气很坚定说道： 不，我答应过我爹，要帮你，就帮到底。我爹说过，一个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 寄萍听到这话一脸崇拜地看着知远。

这天寄萍来找知远，她抱着书本在路上走着，一路走一路低声背着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突然身后一个声音叫住了她。

寄萍回头，见叫她的是殷诚茹，他手里提一把琴，看样子刚散了场子回来。寄萍立刻没

了笑容，警惕地看着他。殷诚茹赶上来问道： 这么晚了，这是上哪去？ 寄萍简单地回道： 有事。 殷诚茹忽略寄萍的冷淡，很耐心地说道： 闺女，你是个唱大鼓的好料子。来跟我学唱大鼓，比你在家里推磨拉风箱强。 寄萍赶

紧摇摇头，撒腿跑了。

故事六(8)

咦，这闺女..... 殷诚茹很失望地在后面看着。

寄萍推门走进知远家，一进门就大声地嚷道： 师母！ 在知远家她一摆在洪喜娘家的阴沉，一身轻松。不过她看到院子里的情景愣了一下：院子里有两辆自行车，陈先生和知远正围着自行车在那里打气。知远娘听到了她的喊

声，从屋里迎出来。知远娘笑道： 寄萍来了？ 寄萍好奇地问： 这是干什么？ 知远接话道： 寄萍，明天是星期天，我爹说带我去郊游。你去不去？ 寄萍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摇摇头。陈先生见状问道： 为什么不去？古人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认识大自然，也是很好的学习嘛。寄萍皱眉道： 可是，我得在家里干活。 知远说道： 就一天，怕什么？ 寄萍为难地停下不说话。知远娘理解道： 她不好给家里说。 不要紧，叫我爹去说。爹

，你去帮寄萍说。 陈先生为难道： 这不好吧？ 知远缠着他： 怕什么？你不说人都有劳动的权利，也有休息的权利吗？寄萍就算是他家的帮工，也得歇一天埃 寄萍也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点头道： 好吧，你们先

学习吧，我一会儿正好要出门，顺路去大福那儿说说看。 寄萍高兴地说： 陈先生，也带上子建，行吗？ 陈先生笑着说： 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行。

陈先生果不食言，当晚就去大福家把事情说了，大福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下来。送走陈先生后，大福家的状况可想而知，洪喜娘又是一脸的怒气，心里还有极大的不安，别到最后替别人养了儿媳妇。大福明白洪喜娘的心思，

只觉得心里烦得厉害。

早晨陈先生和知远把穿得干干净净的子建和寄萍接走了。几个青年已经推了自行车在树下等着，这一行人推了那两辆自行车出来。青年们一看到他们就欢呼起来。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陈先生他们赶快过去会合，大家一见

面就亲热地互相拍手，很朝气蓬勃的样子。寄萍羡慕地看着他们。陈先生说道： 我们出发吧。从这儿到柳埠可不近呢。知远，你带着寄萍，子建，来，到我这儿来。 子建兴奋地跑过去，陈先生把他抱到前把上坐下，他上了车，知远

娘坐在后座上。青年们也两人一辆车，走了。知远上了车，招呼寄萍： 来，跳上来呀。 寄萍羞怯地看着，不敢跳。知远停下，看着她： 你怎么啦？赶快上来呀。叫他们把我们拉下了。 寄萍为难道： 人家笑话。 知远皱眉道：

你怎么这么封建埃赶快上来，要不我可不管你了。 说着自己又上了车。寄萍左右看看，跑了几步，跳上了车。车摇晃了一下，寄萍赶快抓住了知远。自行车队浩浩荡荡出发了。